



第十四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一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五日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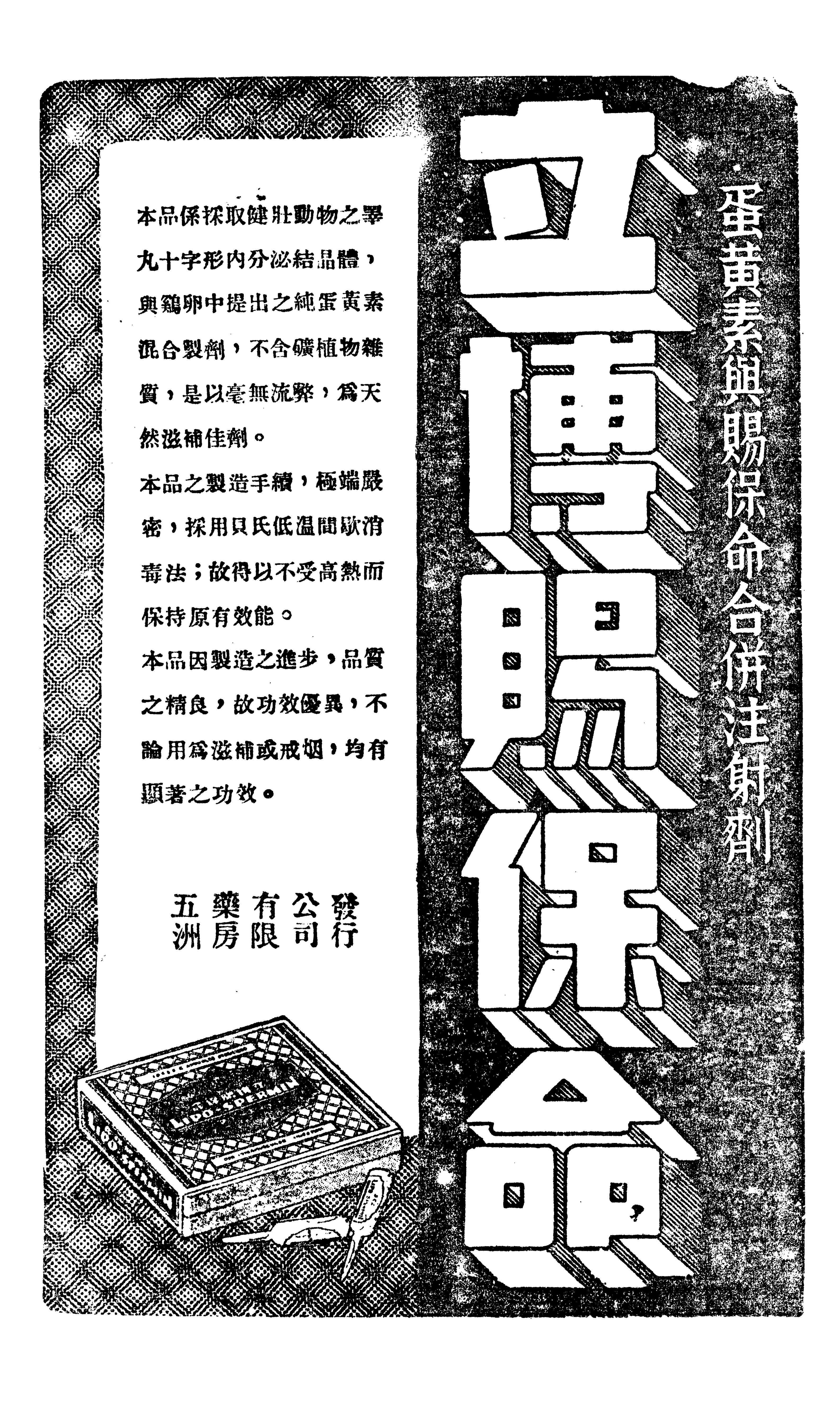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貨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3次 特別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快車 膳車各等	5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快車 各等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特快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貨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特別快車 膳車各等	24次 快車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快車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貨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快車 各等
5·45	6·45	8·00	9·30	13·00	16·00	18·00	20·00	21·00				開	北平前門	到	9·25	11·33	13·55	15·50	17·35	18·28	21·52	23·00	1·10			
6·04	7·35			13·16			20·41					開	永定門	開				15·20	17·17		21·37		0·45			
6·20	9·01	8·26	9·54	13·31		18·25	21·50	21·25				開	豐台	開	9·02		13·31	14·38	17·03	18·00	21·24	22·35	0·05			
6·44	10·18			13·49			23·00	21·44				開	黃村	開	8·44			12·47	16·36				22·52			
7·39	12·58	9·20		14·37			0·30	22·25				開	郎坊	開	8·05			10·48	15·40		20·27	21·36	20·40			
8·03	13·47			14·53			1·09	22·43				開	落垡	開	7·43			9·37	15·20				19·40			
8·33	15·30			15·20			2·10	23·05				開	楊村	開	7·21			8·32	14·50		19·52		18·30			
9·11	16·58	10·24	11·41	15·47	18·00	20·16	3·44	23·31				開	天津總站	開	6·56	9·35	11·40	6·26	14·14	16·10	19·25	20·39	17·20			
9·20	17·15	10·32	11·51	15·55	18·08	20·25	4·00	23·40				到	天津東站	開	6·45	9·25	11·30	5·55	14·00	16·00	19·15	20·30	16·20			
9·30	停	11·05	12·05	16·05	停	20·50		23·55	6·35			開	天津東站	到	6·30		11·00		13·46	15·48	19·00	20·00		11·45		
10·33		開	13·04	17·10		開		1·00	8·43			開	塘沽	開	5·30		由		12·43	14·55	18·00	由		10·07		
11·41		往	14·00	18·13		往		2·06	12·10			開	蘆台	開	4·26		上		11·38	14·00	16·48	浦		7·41		
12·29		浦		19·00		上		2·57	14·17			開	胥各莊	開	3·30		海		10·45		15·56	口		5·55		
12·42		口	14·55	19·13		海		3·11	14·40			到	唐山	開	3·15		開		10·30	13·05	15·42	開		4·50		
12·47			15·00	19·18				3·15	停	6·30	7·30	開	唐山	到	3·05		來		10·25	13·01	15·37	來			21·50	20·30
13·01			15·11	19·29				3·30		7·10	7·45	開	開平	開	2·51				10·12	12·51	15·27				21·28	20·17
13·34			15·35	19·54				4·03		8·30	8·14	開	古冶	開	2·28				9·45	12·34	15·10				20·30	19·51
14·26			16·07	20·28				4·53		10·05	9·07	開	灤縣	開	1·31				8·45	11·55	14·27				17·43	18·58
15·28			16·49	21·18				5·59		12·44	10·10	開	昌黎	開	0·31				7·40	11·14	13·42				15·00	17·56
15·51				21·37				6·24		13·28	10·34	開	留守營	開	0·01				7·12		13·19				13·30	17·28
16·11			17·22	21·55				6·47		14·15	10·54	開	北戴河	開	23·42				6·54	10·43	13·05				12·34	17·11
16·38			17·42	22·17				7·16		15·18	11·23	開	秦皇島	開	23·09				6·25	10·20	12·40				11·25	16·42
17·00			18·00	22·35				7·40		15·55	11·45	到	山海關	開	22·40				6·00	10·00	12·20				10·20	16·15
								8·20				開	山海關	到	22·00											
								16·40				到	遼寧總站	開	13·35											

北戴河海濱支路

89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90次	92次	94次	96次
7·00	11·00	13·10	17·30	開	北戴河	到	6·35	10·30	12·50	16·55
7·20	11·20	13·30	17·5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10·10	12·30	16·35

通縣支路

81次	83次	85次	87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2次	84次	86次	88次
6·30	10·00	14·05	19·00	開	北平前門	到	8·30	12·45	16·45	21·40
6·37	10·08	14·13	19·08	到	東便門	開	8·24	12·37	16·37	21·32
6·40	10·10	14·15	19·10	開	東便門	到	8·21	12·35	16·35	21·30
6·57	10·29	14·34	19·29	到	雙橋	開	8·03	12·16	16·16	21·11
6·59	10·31	14·36	19·31	開	雙橋	到	8·01	12·14	16·14	21·09
7·12	10·45	14·50	19·45	到	通縣南	開	7·48	12·00	16·00	20·55
7·14	10·53	14·58	19·53	開	通縣南	到	7·46	11·52	15·52	20·52
7·20	11·00	15·05	20·00	到	通縣東	開	7·40	11·45	15·45	20·45


立博賜保命
蛋黃素與賜保命合併注射劑
本品係採取健壯動物之睪丸十字形内分泌結晶體，與鷄卵中提出之純蛋黃素混合製劑，不含礦植物雜質，是以毫無流弊，爲天然滋補佳劑。
本品之製造手續，極端嚴密，採用貝氏低溫間歇消毒法；故得以不受高熱而保持原有效能。
本品因製造之進步，品質之精良，故功效優異，不論用爲滋補或戒烟，均有顯著之功效。
五洲藥房有限公司發行
LIPO-SPERMIN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六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二月一日出版

插圖

書評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天津法租界
工廠—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贈品券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上海愛多亞路
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由　省　縣　寄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SHANGHAI
10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50 CIGARETTES



國內時事

↑李志剛（○）由西安飛京下機時攝

↓中央執監委員會歡宴汪精衛

↓黃紹竑（右第二人）就鄂省主席職

↓紹興各界紀念越王勾踐朱家驊（×）致詞情形

↑湯恩伯（左）抵太原謁閻

↑紅格爾圖民衆訓練情形



日本政潮

因議會與軍部發生強烈衝突，致引起軒然的政潮。陸軍重要首領宇垣一成已於二十五日清晨入宮，拜組閣大命。詳情請閱本期鑄成先生撰述之專篇。

元老西園寺

日本議會全景

奉命組閣之宇垣一成

前首相廣田

猛烈攻擊前閣的政友會議員濱田國松

態度堅強的陸相寺內

廣田內閣全體閣員

曾任調人之海相永野



陝局將和平解決

本星期爲陝局重要關鍵，以險惡始，以緩和終。

事實經過，另載一欄，這裏只說明大勢：（第一）中央始終不願用兵，其眞意只求避免割據赤化，其要點只要楊虎城等不赤化，中央軍入西安。（第二）蔣先生十九日有一二千餘字長信給楊，非常懇切，此信到後，楊等漸表轉圜。（第三）[illegible]三起協商張楊部隊退兵實際問題，二十四日米春霖[illegible]到潼關[illegible]協商圓滿，據二十六日的消息，可以說和平解決已有[illegible]了。

[illegible]如果實現，一般國民，將稱讚政府政策之適當，同時也要稱讚西安將領之顧全大局。

[illegible]自然困難的事還很多，不過既能免了大規模的軍事犧牲，一切善後問題，當然可以逐漸解決了。

三中全會前之政局

三中全會眼看快到了，但因陝局未定的關係，近時還說不到政局的形勢如何。

若陝局和平解決，那麼三中全會，定有一番重要討論，因爲要靠此會，結束陝變以來的問題，並開拓今後的政治針路。

不過一切大概是依軌漸進，不會有劇烈變遷。政府人員，也未必有大的更動，對外方針，更是既定的，決無變化，因爲無可變化。

汪精衛先生歸國後，頗有人特別注目，其實汪先生全爲赴國家急難而歸來，他與蔣先生，可以說是本來完全一致。試看他到京多日，纔去奉化看蔣，可知道沒有特別需要協商之事。而中政會得汪主持，中樞陣容，比從前比較充實了。

一般國民所欲知道的問題之一，就是三中全會能否對國民大會問題作一種修正的解決，關於此點，我們還毫無所聞。

日本閣潮

日本因陸軍反政黨，演成內閣辭職，宇垣組閣，陸軍又表反對，在本欄齊稿時，宇垣傾向失敗之成分，竟然居多。

日本陸海軍，有「非現役大將中將不能做陸海軍大臣」之消極的武器，可以制組閣的死命。海軍向不走極端，而陸軍此番，非常強硬，如宇垣竟失敗，日本政治同變遷很看嚴重。因爲再沒有這樣能提挈各方的首領，軍部與議會的關係

，演到如何地步，將不可知。

日本是否更法西斯化是最值注目的一大問題。（知非）

德法關係

國聯行政院會雖於本週開會，但無甚重要討論，目前歐局的重心，却在列強關係張弛的一點。這是各國徘徊於和戰歧途的一種心理的反映。

新年以來，首有英義協定的簽字，繼以因摩洛哥情勢而引起的德法關係緊張，又繼以德義談話，本週德法關係更顯呈好轉，從這一幕一幕的續演，很可以窺見歐局的趨勢。本週可注意的事件，有英外長艾頓十九日在議會發表的演詞，繼以法總理里昂伯倫的反應。德要人高林訪義使命結束，預料月底希忒拉亦將作重大宣言。這些宣言的意義，一方是在表示各自的立場，一方在呼籲對方諒解，樂觀的看法，可見國際和平之門，尙未下鍵。

但是我們把各國的立場分析一下，就發現英法的政策，是以集體安全做基礎，仍思運用國聯的機構，以達到和平縮軍的目的。而德義則主張縱橫式的外交，對西歐的安全，不憚確保，但須屏蘇俄於圈外。這種立場，如果沒有變更，相信對於歐局的解決，是不能有甚麼進步的。里昂伯倫宣言的態度很眞摯，我們希望希忒拉能在半路迎合上去。德義的誠意如何，從他們今後對於西局的行動，便可以得着一個正確的測驗。

蘇聯又一黨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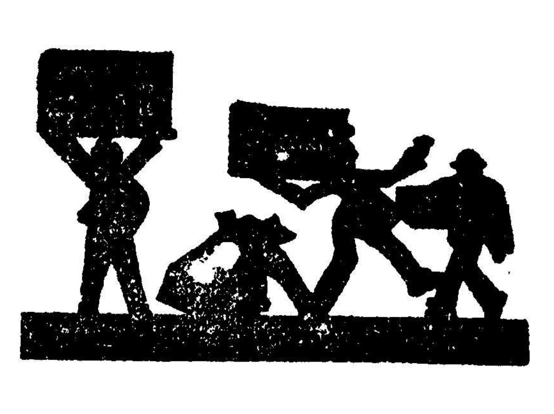
繼齊諾維夫案後，本週蘇聯又開審拉狄克等十七人的黨案。這兩案據稱全是由於托洛斯基派的陰謀而起，世人對於這種黨獄，不能不發生懷疑，尤其鑒於在新憲製成之後，連續發生這類事件，不可謂非不幸。

此次拉狄克案與上次有一點相異，在齊案審訊中，當局力避免牽涉外國，而此次則將勾結敵國計畫特別提出，在德日協定成立後，此點愈足引人注意。

羅斯福聯任就職

美總統羅斯福氏本週舉行聯任就職典禮，相信他在聯任期內，定能有更偉大的政績與成就。現在美國正埋頭於新政的推進和國防的鞏固，世人對她在國際外交方面，本不存甚多的期待。據美國新出版的書籍(註)說美國對於遠東，現在是採取的一種「剪刀政策」，國務部只知彙集各地報紙的輿論，去決定它的政策，而不能領導輿論。我們看美國一向對於遠東問題，是太隔膜了，這種「剪刀政策」的說法，未始無因。至少的限度，她對於遠東事情，應該有一番眞切的體認才好。（素）

(註) Asia Answers by Ralph Townsend,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1936 •全書內容甚荒謬。



日本之軒然政潮

鑄成

日本本屆議會，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舉行開幕式後，循例休息；至本年一月二十一日重開，第一日即因貴衆兩院之猛烈向政府攻擊，致激起政潮，由首相廣田奏明日皇，勅令休會，軍部方面，擬將議會解散，以政黨出身之閣員加以反對，海相永野亦主張調解，致內閣意見分歧，廣田內閣，逐不得不出於總辭職之一途。翌日，日皇於徵詢元老西園寺之意見後，降組閣大命於宇垣一成。至寫稿時止，宇垣內閣，因軍部方面表示反對，不允推薦新陸軍大臣，尚無組成之希望。這是一週來日本政潮的大體輪廓。

廣田內閣於去年三月間成立，迄今甫十閱月；在成立之始，即以「協和萬邦」的外交問題爲標榜，以挽救日本近年的孤立外交環境自負，但期年以來，對華對俄交涉，處處失着，德日協定的成立，日俄漁業協定之延未簽字，使日本的外交，更處於孤立狀態。而三十億四千萬之龐大預算案，電力國營案，延長義務教育期間案等等，在軍部與政黨財閥間，廣田內閣早已失去緩衝調處的作用，所以廣田內閣的必倒，早成爲時間問題，即使這次議會沒有什麼大風潮，在大預算案通過以後，軍部亦必以「庶政一新」澈底改組內閣機構的口號，將其推翻，因爲在軍部的眼光中，廣田早已失去其「貓脚爪」之作用也。

現在我們所當注意的，是這次政潮以後的日本政治動向。從五一五事件以後，日本走上憲政和法西斯的歧途，而這次政潮，將成一顯然之轉向，軍部勢力之更將强化，與憲政之愈趨沒落，大概亦將成無法避免的事實，數年來日本軍事方面的意外順利，軍人思想，早已飛揚勃發，衝破明治以來一切憲政思想之藩籬，而成爲支配政治的惟一勢力。在一軍國主義國家走上法西斯的國際情勢下，日本自更不能例外。因爲皇室勢力爲萬世一系，神聖不可侵犯，所以幾年來不能不走紆迴曲折的路，五一五事件是第一步，以「舉國一致」齊藤內閣，打倒政黨政治。二二六事件是第二步，以廣田之官僚內閣爲打破外交難關和製造龐大預算的引渡。在軍部看來，這步驟已經是很忍耐很迴緩的了。

今後的問題，可注意的在海陸軍的態度是否能完全一致？大預算通過後，軍部是否即能滿足？六年調軍計劃是否將趨於縮短？以及政黨沒落以後的反動勢力是否能樹立一個對抗形勢？國民生計的壓下，一般國民是否將激起一種反抗？這是今後一年所可注視的問題，從這一點上着眼，那末這次政潮，祇是繼往開來的一個子目而已，現在把一週來的演變，分述如下：

議會重開曇花一現

日本第七十次議會於二十一日重開，在日本內外非常時之時際，政府與政黨在新建議場中開始討論。是日貴族院於上午十時開會，由首相廣田最先登壇演說，闡明政府施政方針，其次外相有田演說外交方針，兩大臣演說既畢，研究會代表渡邊千冬對於政府發出第一質問。衆議院於下午一時開會，廣田有田演說後，藏相馬場演說財政方針，其次民政黨代表櫻內幸雄爲質問軍先鋒，對於政府內政外交一般問題，加以痛烈批判，當時會場空氣甚爲緊張，對立形勢顯明。會後廣田即入宮覲見。日皇准廣田首相之奏請，深夜下諭停止議會會議兩日，希望在此兩日中各政黨能改變反對政府之態度。廣田於覲見日皇時，奏報一般政局之詳情，並特別述及貴族院與衆院對待政府之不友好的空氣，而請延會兩日，以促議員反省。未幾，即下延會之諭旨，衆院經過歷史中罕覯之紛擾後，而於下午六時二十分延會。翌日內閣開緊急會議，軍部主張將議會解散，因黨出身之閣員不同意，海相永野亦主慎重，於是內閣乃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而議會之重開與否，尙待新閣產生後方能判定也。茲將議會第一日情形，詳誌如下：

△廣田講演施政方針　貴族院大會於是日上午十時十六分開會，劈頭由首相廣田演說施政方針，其大要如下：綜觀帝國內外之情勢，其在國內有思想，國防，產業，經濟，財政，敎育共許多之問題橫陳於前，其在國外，世界現情，混沌莫明；圍繞帝國之國際政局，益加微妙。而各種之對外問題，有益複雜化之勢，故帝國之前途，不可不覺悟有許多之難關橫陳於前也。欲排除此等難關，期國運之伸張，對外須向世界宣揚帝國崇高之使命，使其有正當之認識；對內須謀各種設施經營之澈底，舉庶政一新之實，藉以充實國力；而其根本則在於明徵有光輝之國體觀念，使內外各種之方策均與之融和無間，且振作國民精神，以日本皇室爲中心，以國民一致團結不屈不撓之決意，致其辞勵之誠，此即政府翊贊振興邦家之正義之基調所在也。帝國之外交方針，依上述之帝國之使命，始終一貫，絕無變更。政府根據上述根本方針，益强化與「滿洲國」之特殊不可分之關係，又從確保爲東亞安定勢力之地位及維持東亞永久和平之大局的見地，深信中日國交有調整之必要。故努力謀舉善隣協和之實。其次擬陳述現內閣即昭和十二年度預算有關所欲實現之重要政策，根據去春在第六十九帝國議會所陳述之方針，其後銳意致力於政策之具體化，結果政府決定充實國防等七項之具體的政策，爲實行之故，將提出必要之預算案及法律案於本屆議會。在上屆議會亦曾言之，一般庶政應改善設施之事甚多，惟鑑於目下內外之情勢及財政之現狀，故集中於無論如何非實現不可之最緊要之事項，試分述之：

第一，充實國防：帝國無進而競爭軍備之意，固無論矣。然充實國防，乃所以應付國際情勢之轉變，事前防止戰爭之慘禍；達成帝國之使命，期國運之隆昌也。第二，敎育之刷新改善。第三，中央地方之稅制整備。第四，國民生活之安定。第五，產業之振興及貿易之伸張：國際通商，仍被各種障碍所制限，日本貿易之前途，不可遽作樂觀。故政府强化貿易統制，調和對手國之產業與日本產業，矯正交易上之各弊，以謀日本貿易之圓滿發展，同時爲開拓海外銷路，擁護或開發內地產業之海外市場，亦以積極的努力行之。第六，對「滿」重要國策之確立：獎勵移民滿洲，即所以强化兩國之不可分關係，而使「滿洲國」得有健全之發展也。援助「滿洲國」之經濟發展者，即謀實現日「滿」經濟提携之捷徑也；故樹立多數移民計劃，講助長對滿政策之方策。第七，行政機構之整備改善：欲將隨時代推移而複雜化之行政圓滿遂行，福國利民，則行政機構之整備改善，乃爲必要。政府目下正在銳意研究之中，一俟得有成案，即使之實現，行政機構固須整備改善，同時關於議院制度及選舉制度，亦擬提出改正法律案於本屆議會。欲謀憲政之發達，平素使國民對於憲政及自治有深甚之理解及責任觀念，乃爲必要，故擬更致力於此。總之，在無論如何之事情之下，苟其政治有違背日本憲法政治之本質時，則斷不能容許，蓋於此萬邦

無比之國體下之立憲皇猷，國民應努力翊贊之也」云。

〈有田報告外交情形　外相有田在議會演說，其全文如下：本日得在本院關於帝國外交之方針及其現況有陳述其概略之機會，此余所引為光榮者也。帝國之國是，曾於去年五月之特別議會言之。蓋仍在於確保東亞安定，以貢獻世界和平，同時確立國際正義，以增進人類福祉也。邇來為實現之故，銳意努力，未嘗稍懈。綜觀目下之世界情勢，國際政局仍欠安定，尤其因第三國際之活動，有益趨險惡之勢。當此之時，我國與德國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訂立對於第三國際之協定，斯誠有意義之舉也。本協定以共同防衛與日本國體背馳且違反人類本然之共產主義的活動為本旨，共產運動曩亦曾侵入日本，帝國政府常努力彈壓，此為各位所知悉者。而前年夏在莫斯科所舉行之第七屆第三國際大會，竟公然決議宣言置其活動之主要目標於日本及德國等，同時採用所謂結成人民戰線之新戰術，其在歐洲已有二三國採用此戰術而成功者，尤其西班牙因此惹起內亂，至今同胞相殘，不知伊於胡底。其在東亞阻害中日關係，同時謀以巧妙之方法，赤化中國，即日本及「滿洲國」第三國際策動之徵候，亦漸次顯著。故帝國政府對於第三國際巧妙的執拗的活動，不得不講較諸從來更嚴重之防衛措置，藉以擁護國體，而為安定東亞之資。帝國政府當由國內機關査察防衛，期無遺憾，固無論矣。然第三國際之組織為國際的，於全世界有多數之支部相互保持極密接之聯絡，於本部指導之下，巧妙利用各國特殊之情況，故對其防衛措置亦自然不得不進至國際的協力，此所以此次與德國訂立防共協定，交換情報，考究必要之措置也。

此次之協定，以協同防衛第三國際為目的，於此目的之範圍以內，無論對於何國，將進而與之訂立協定；而在此目的之範圍以外者，絕無拘束帝國政府之事，固不待言。對於本協定之性質，似有抱誤解或危懼之念者，然本協定係基於擁護國體及安定東亞之必要而訂立者，蓋基於萬邦協和之精神而行，與各國之親善方針絕無何等變更。

上屆議會時，亦曾言之：帝國政府將益謀日「滿」兩國民之融和，使兩國善鄰不可分之關係益加強固。因此之故，於撤廢在「滿洲國」之治外法權，調整乃至移讓南滿洲鐵路附屬地行政權之方針之下，其第一階段已於去年六月十日與「滿洲國」訂立撤廢治外法權一部及調整滿鐵附屬地行政權之條約，又日「滿」經濟關係，亦益增緊密之度，此殊堪慶賀者也。

帝國政府前鑑於調整中日國交之重要，提倡對華三原則，期於此方針之下，達調整之目的，不料去年八月發生成都事件，其後復接續發生北海其他不祥事件，常對此事件加以熟考，故此等事件本身之解決，固為必要；但若不同時除去其根本原因，則無從防止其再發，無從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及帝國權益，即中日國交之親善融和，亦不能期待。自九月初旬，亘三個月餘，雙方代表在南京迭次折衝結果，成都北海兩事件本身於十二月三十日已告解決。剛纔言之交涉，雖未收到所期之效果，目下尚在停頓之中，然深信至目下止之交涉，於向將來展開之階段有重大之意義；日本對於中國之根本方針，在於中日提携，在於共存共榮，此固無待言者，因此深信從新努力更從事調整，乃兩國政府之義務，亦兩國國民之希望也，西安事變之際，帝國政府以公明正大之態度及重大之關心，靜觀事態之推移，幸未釀成大事，而得收拾，此殊堪為鄰邦之慶賀者也。此事件之當初，張學良氏有標榜容共抗日之經緯，故此事件之始末如何從東亞大局觀之，有重大之影響，因此帝國政府對於事件之趨勢，注視不怠。

帝國對於蘇聯之方針，在於確立維持正常關係，固無論矣；帝國政府以解決日蘇間之各懸案為增進兩國善鄰關係之道。故由此見地，於去年中關於修正漁業條約；確定「滿」蘇國境及處理紛爭問題等，進行交涉，同時關於北庫頁油田試掘延長問題；援助日本當業者代表與蘇聯政府當局之交涉。石油問題，去年十月，日本當業者代表與蘇聯政府當局間成立試掘期限延長五年之契約。又新漁業協定，經一年有半商議之結果，至去年十一月中旬，已確定案文。正將簽字之際，蘇聯政府忽稱國內手續未完，要求延期簽字；其後迄未允簽字，日本以北洋漁業權之本質及其行使規定之漁業條約，不容中斷，再三喚起蘇聯之注意，折衝之結果，於去臘二十八日訂立暫時協定，使本年之出漁得暢行無阻。至關於協定之簽字交涉，自然繼續進行，期其解決。又「滿」蘇國境確定及紛爭處理委員會之設置，認為於防止日「滿」蘇三國間之紛爭有多大之貢獻，於調整三國間之國交，所益非淺。故由此見地，由日本進而提倡之，對於此事之原則的問題，除一二點外，意見業已一致，帝國政府極希望本問題得從速解決也。帝國政府既如此致力謀與蘇聯確立和平關係，乃蘇聯方面不僅於蘇「滿」國

境維持不均衡之軍備，甚至稱日本之行動爲侵略的，此余所引爲遺憾者也。深信蘇聯方面須諒解帝國之和平的意圖，反省自己從來之態度，解決兩國間之各問題，始可期日蘇關係之正常化也。

對於英國，帝國政府强化日英兩國傳統的關係之方針，迄未少變。立於兩國之大局的見地，英國對於日本之立場，日本對於英國之立場，予以充分同情之考慮兩國之利害關係，自然有調整之道，可無疑也。帝國政府爲此目的之故，將益努力不懈。與美國之關係，最近益趨良好，此蓋一面由於帝國之既定方針，在於日美兩國確保太平洋之和平，一面由於美國方面漸次理解東亞之事態所致，此友好關係今後當更使之增進。世界三大海軍國之日英美間，其海軍軍縮條約，於去年末失効，帝國政府之不威脅不侵略之方針，依然不變。又日本無進而競爭建艦之意，亦不待言。且帝國政府對于海軍軍縮之熱意，從來遇有機會即表明之，關係各國間，早訂公正妥當之軍縮條約，于增進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此事至今猶爲帝國政府所衷心希望者也。

前次帝國政府將廢止駐亞比西尼亞帝國公使舘改設領事舘之旨，通告義大利政府；同時義政府亦言明對於帝國在亞之通商上其他之利益保護，與以好意的考慮；目下基此趣旨，進行商議，訂立協定。此不外帝國政府即於現實之事態，且考慮與義國之親善關係，而採適當之措置而已。帝國政府希望與南洋方面，保持密接之經濟關係，惟對此希望，有種種中傷或誤解者；然帝國政府絕未藏有何等侵略的意圖，惟希望藉增進和平友好關係，以期通商之發展，資源之開發而已。

日本之通商貿易，雖各外國採用各種之限制。然去年達未曾有之高額，此足表示日本經濟及產業之非常活潑，又此等制限，其性質非專恃外交交涉不能打開者，故帝國政府於外交最善之努力。玆舉其顯著者言之，帝國政府爲對抗澳洲之防遏日貨，曩對澳洲不得不發動通商擁護法，其後開始通商交涉，折衝數月之後，至去年末卒達到圓滿之諒解，而恢復正常關係。對於荷領印度，去年中藉帝國政府及荷領政府之斡旋，成立荷印方面所主張爲通商交涉前提之彼我海運業者間之協定。至是，兩國間始得開始通商商議，目下尚在繼續折衝，已有相當進展。又與英領印度之通商交涉，亦大有進步。除此等外交交涉之外，帝國政府於舊市場之維持發展，於世界各地新市場之開拓，均傾全力付之，以期日本貿易之活躍。

於去春特別議會，曾言爲國際貿易障碍之措置，其範圍傾向擴大。此事對於如日本不得不於海外確保原料國之供給及製品之銷路，以維持國民經濟的生存之國，非常重大；其後足認爲此等障碍措置和緩證據之事態，雖似稍稍發生，然遂行此事之各種限制，依然存續。余深信此時所最必要者，各國最少爲實現通商之自由起見，須適用如剛果盛地條約之公正的條約之精神於其殖民地市場，余認爲此最近原料資源分配問題之考究實現於和緩世界焦急氣氛；貢獻和平，同爲有効適切之方法也。

最後對於文化事業，尚有一言。一國之文化，係其國民性之表現諒解之，即所以根本的認識其國，然後始能確立國際正義，實現眞正之國際協力，尤其如日本有最古之特殊的文化之國，向海外大事宣揚，足使世界洞悉日本之活動精神。深信此爲必要之舉，故政府由此見地，益努力於本事業。

以上爲政府之外交方針及最近外交經過之大要。於此複雜機微之目下之內外情勢之下，對於帝國所遭遇之許多困難，須無間朝野愼重應付，以期毫無遺誤，此固無待言者。對於國策之遂行，深信不可不舉國一致，以十分之注意行之，此余衷心期望諸君協力不置者也。

△馬場財政演說要點　藏相馬場之演說要旨如左：昭和十二年度預算，較去年度增加相當數量。而今後尚須加入國策關係之臨時經費。是以債劵之膨脹，暫時繼續，當屬難免。此次對於上項情形企圖增稅以及其他增加收入，故今後數年間發行之公債總額，大致止於十二年度之總額程度。此後公債數量，預料當可漸次減少。今乘此機會，略將政府之財政經濟政策加以述明。政府爲期待產業貿易得到健全發展，並減輕國民全體在金融上之負担起見，自內閣成立以來，觀察金融界之實況，實施低利政策，而政府方面仍繼續期望低利漸次進行。又自去年五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其總額達到二十一億餘圓之五分利國庫債劵借用三分半利之國庫債劵，但政府方面對於公債暫時仍欲維持現在之利息水準，剩餘之五分利及四分半利之公債計二十九億餘圓，亦擬在適當時機實行借換低利。去年對外貿易之總額，內外進出口合計達五十七億二千五百餘萬元，表示日本貿易市場之新紀錄，固可認爲順暢。然此種趨勢，亦未可久恃，值此國際經濟情形複

雜之際，為繼續維持圓價安定起見，則有待於運用外國匯兌者不少。政府於去年底根據外國匯兌管理法，實行更正省令，復鑑於最近輸入增加等類之傾向，故講求臨時應急措置。政府今後當留意平時資本之國際移動，應其情勢，為防止資本逃避及匯兌行情之動搖起見，講求萬全之方策；同時在運用匯兌之實際管理時，不使給與產業與貿易上之障碍，擬切實加以注意云。

△貴族院方面之質問　貴族院大會，於是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首相外相演說完畢後，入於質問第一陣。由渡邊千冬子登壇，先提出外交問題，以現內閣之外交有流於一方的外交，聲明的外交，獨善的外交，之傾向不得不引為遺憾為前提。次言：「廣田首相曾聲明對華三原則，然具體的暗昧不明，一國之外交方針，不根本確立，僅隨其所欲行之，自然不能期其成功。最近對華外交失敗之原因，亦即在此。故希望迅速明示我國對於中國所欲之限度，確立對華根本方針。次觀對蘇關係，去年拒絕簽字於日蘇漁業條約，此事殊為遺憾。日德防共協定之訂立，若將其單獨考慮之，固可肯定；然訂立此種協定之際，應努力使第三者勿生誤解。關於此點，外相之處置得無疏漏乎？」次論鋒一轉，謂「日本之憲政政治，乃議會政治，而非力之政治。然近時竟有謳歌力之政治說獨裁政治者，殊為遺憾。試觀歐洲，其獨裁政治不與日本國體相容，其事至顯；蓋獨裁政治者，乃有特殊事情之國，窮餘之極，萬策已盡，始出此者。」次復指摘德國，土耳其，義大利等國發生獨裁政治之原因，力言戴萬世一系之天皇之日本國體，與獨裁政治不能相容之理由。旋轉至義務教育問題。最後質問藏相馬場，謂聞馬場藏相於編成十二年度預算之際，對於各省之要求，採未曾有之寬大之審定。如係事實，則有政治道德之問題云。言畢下壇，午後零時半散會。

△衆議院中詞鋒舌劍　衆議院會議自午後一時十二分搖鈴開議，議場及傍聽席上，已呈滿員之盛況。議長富田於各項報告後，在二時十分宣告開會。首相，外相，藏相各有演說，藏相說至預算案時，議員高呼「須知廉恥」。於是議場為之騷然，空氣頓呈險惡。二時四十分財政演說告畢，即進至質問第一陣。民政黨之櫻內幸雄登台，而向廣田首相述曰：現內閣之最大使命，輒在肅軍與一新庶政之實行，但其實績無足觀者，誠為遺憾云。其次由政友會濱田國松登台，關於現內閣之運用憲政與日本政黨在憲法上之地位，有所闡明，並謂軍民一致之新體制，不適於憲法精神，且於觀念上係根本錯誤；說明軍人干政之弊害。又謂日本工業生產力，自滿洲事變以來，增加二倍，而軍事豫算則增加三倍，故物價昂貴，威脅國民生活；以及預算不消化，乃為當然之歸結。擁有預算審議權之衆議院，在培養國民經濟力所謂廣義國防本義上，應不屈於任何威壓，愼重審議，在政治良心之下，對於預算及增稅案，當處以適當措置，以副國民之要求。至於目下無路可走之外交問題，大致有左列各件：一，對華外交已頻於全部停頓之狀態。二，對蘇漁業條約陷於未能批准之勢。三，日德防共協定對於國內外釀成多數誤解。對華外交僵持之眞相，由政府為謀國民外交之維持起見，首應對國民詳細說明一切。日蘇漁業條約不能批准之原因，當為日德協定餘波所磨擦，此係公認之事實；蓋國際條約之締結，乃為大權之發動，應於批准以前，求得樞密之認可，否則即為一種侮辱國家之行為，即國威之失墜。在日本特殊國體與憲政責任之常道上，對於未能批准之結果，現內閣應負全責，此事在弼重任與國民思想上影響甚巨，應請政府以嚴肅之意義給與明白之答辯云。

濱田最後以激烈之口腔絕叫曰：「請放棄軍之優越感」。於是降台。

廣田首相答：「目下之時局，頗有非難軍部之推進力强烈認為係法西斯之辦法者；但現在尊重政黨，並希其協助。」

寺內陸相答：「對日本政治動向，若謂有特殊傾向，當屬幻想。濱田君之議論中，似乎責備一部分軍人，頗堪遺憾，實為違背軍民一致之趣旨。」

有田外相答：「日華交涉並未至僵局。日華親善係歷年之目的，尚未完全實現，在悠悠歷史中，取其極少一部分，而謂為失敗，恐非正當之論調。日德協定有種種異議，實出於不得已，日英關係與往來同盟時代之關係，並無任何變化。漁業條約尚未調印，不應為口實者而以之為口實，此乃蘇俄之非法，全不應負有任何責任。」

濱田再登台，謂陸相對彼所質有侮辱皇軍之語，再提質問，要求即答。陸相謂不過促其注意，濱田則請查明速記錄，並謂倘查有此項侮軍之言論，即當場自刎以謝，若無其詞，應請陸相負責。言訖面色蒼白，議場頗

呈悽慘氣象，陸相答以容後查明。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又櫻內所提出質問中之一點，認廣田有田之對華外交政策，自始即鑄成大錯，而尤以南京談判開始時。有田宣稱：此種談判爲中日關係好轉或更惡化之歧路。此種宣傳策略，櫻內認爲其政策錯誤，爲任何國外長所未有者。濱田提出之質問，集中於監察內政，尤其對妨害國會政治一點。衆議院各元老均有至嚴厲之抨擊。濱田對去年關東軍司令植田之宣言，主張「滿洲國」不應採取如日本所有之國會政治及陸軍省人員反對國會制等等，亦抨擊不遺餘力，全場聞之，歡聲雷動。

軍部要求解散會議

議會被迫停會後，內閣即連夜開緊急會議；當時軍部即提議將議會解散；而政友民政兩大黨對政府停開議會兩日之舉，極爲激動，分別集會，決定强硬態度，即訓令各省該黨出身之閣僚，對解散議會之議，勿表同意。閣議席上，陸相寺內，文相平生，藏相馬場，拓相永田等主張解散議會最烈，農相島田，商相小川等均反對此議。軍部所以堅持解散議會之理由，大致可如下述：現有之政黨，不宜與之共同實施「庶政一新」之任務，極端明顯，故政府絕對不應與現有之政黨妥協。政黨苟不變更彼等態度，則舍解散議會外，當無別途可循。政黨雖以庶政一新爲口實，但事實上仍企圖以自由主義之見地，維持現狀。關於此點，無論自內外情勢而論，直等於退出及放棄整個大陸政策，此點實難獲得人民之允准；無論現有政黨人數如何衆多，彼等頗不能代表全國人民，故軍部方面斷定解散議會，極屬重要也云。綜觀軍部解散議會之理由，吾人即能明瞭解散議會意見之根據及將來日本政治之趨勢。軍部及政黨間之正面衝突若是之急促，故結果如何，極難預卜。同時所謂「打破現狀」之意見，亦極重要。政府在衆議院中旣無與黨，而貴族院中多數議員又多反對政府，（如議會再開第一日各黨所提出質問情形，即可証明）。故就一般觀察，認爲內閣絕對無獲勝之希望，解散之舉，亦感困難，並認爲創造新閣之運動，現頗活躍。企圖攫取此解現有政黨之可能的機會，此種運動若告成功，政府以强有力之擁護爲後盾，或能集合若干擁護者，此種希望，雖非完全無稽，但亦尠有實現之可能。蓋組織新黨，旣非易事，而獲得多數贊同，大感困難；縱能獲得若干擁護者，亦屬無裨於事。

△內閣空氣極爲激越　東京二十二日同盟社電，軍部與政黨之對立，以政友會代表濱田國松在議會劈頭之質問爲動機，俄然尖銳化。昨日議會散後，在議院內舉行臨時閣議時，陸相寺內以强硬態度主張解散議會，然經諸閣員交換意見之結果，決定停會兩日，（其間有星期日故事實上停三日）俾議會得反省機會。而政府方面擬在此期間請由政黨出身之閣員極力進行打開難局之工作，如政黨軟化或政黨之間發生分析作用，則無問題。不然政黨不變其態度，仍然維持其强硬態度，則其與軍部之對立，益愈惡化，政府除實行總辭職之外，無別方法，亦未可知。又電：政府于二十一日衆議院會議散後，在議院內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先由陸相寺內發言：謂觀今日衆議院中之議論，政黨各派兩人入閣，而在政府黨之立場，然竟取反政府的態度。在此情形之下，議會殊難圓滿結束，政府應爲重大決意。陸相並以頗强硬之態度極力主張即時解散議會，促各閣員之決意。前田，島田，賴母木，小川等黨出身閣員一致反對陸相之議會解散論而謂議會中論議，雖有多少反政府的意見，然未達不信任現內閣之地步。因此解散議會之說，實無道理。政府應爲努力使預算案通過議會。于是閣議空氣極爲緊張，陸相寺內堅持自說不讓，並在言外表示其進退問題，而主張解散議會，但其結果決定奏請日皇休會兩日，以求議會反省。又藏相于議會散後，對記者謂：「余由當初憂慮發生如此結果，政府對此採取如何方針，須待明日閣議協議，總之除實行總辭職或解散議會之外，似無對策云。」

△軍部方面强烈聲明　陸軍當局於二十一日深夜非公式發表以下聲明

書，表示其所信：「以本日議會內空氣及言論觀察，既感政黨之現狀其態度仍如從來同樣，不顧自身，專事攻擊他人，軍部與如此政黨共同實行庶政一新，完全不可能，如既存政黨確有成案而反對現正進行中之庶政一新，則猶可寬恕；然彼以高唱庶政一新，而忘却二二六事件以後澎湃發生之革新意識，且無任何成案，藉口庶政一新企圖維持現狀，政黨如此舉動，阻害日本躍進，反招日本退步，不但妨礙日本爲東亞之安定勢力，反使之成爲島國日本。以此狀態能否實行日本民族有爲使命，九千萬國民之批判必可解決此問題。從來以黨利黨略爲戰術不顧國利民福之政黨，現已被置於國民批判之下，而完全拋棄自己存續價值矣。格準於憲法之眞正議會政治實現，而使議會政治正確認識其立場，首先向國體明徵，充實國防，振興產業，安定國民生活等各重要問題之解決邁進；此非既存政黨更生之唯一途徑乎？總之，現下狀勢，爲現狀維持與現狀打破之相剋，現狀打破派之勝利，即爲庶政一新之勝利，既存政黨如不察知此項現狀，則不免招致離合分散之狀態。

△政民兩黨分別開會　政友會於二十二日午後一時起在本部召開緊急幹部會，該黨之長老，顧問，總務，幹事長，政務調查長等人均經出席。以停會問題爲中心，關於黨之態度，一致決議左列各項：

一，吾黨認爲議會劈頭即遭停會，實爲政府壓迫言論之行爲，非法莫此爲甚。

二，吾黨出身之閣僚，鑑於憲政本義，不得同意於解散會議之舉。

該會將上項決議案全體可決後，繼續於午後二時在該黨本部召開議員緊急會議，將上項決議情形毫無異議一律加以承認。是以幹事長當即歷訪該黨出身之閣僚，面交上項決議文件後，並要求根據始終一貫之辦法，而出于行動云。又民政黨對於此次解散議會，爲決定態度計，於二十二日午後一時起在該黨本部召開總務會，幹部人員均經出席。首由遞相賴母木報告政府內部情勢，關于閣內微妙之動向，與遞相本人之進退問題以及本黨關係；毫未述及完全處於絕緣狀態。其次由齋藤隆夫主張應向政府責問者，仍須責問，應檢討者仍須檢討，然後決定態度，乃爲當然之辦法。最後由小泉又次郎述及應採取靜觀態度，不宜輕舉妄動等語，爲同人所贊同。三時召開議員會，將小泉之意見說明，四時散會。

△金融市場所受波動　二十一日以緊張空氣中重開之日議會，因政黨態度意外强硬，現出危險狀態。政府遂奏請休會兩日，財界尤其產業與金融方面所受印象，大體如次：財界對于政黨之態度表示同情，並希望對于龐大預算及關于諸產業之法律案加以澈底的修改；然因政府停會兩日，以致政界之不安狀態深刻化，財界受大衝動，殊難透察前途情形。對于政局之展開，頗爲注意。自三四年以來，乘非常時之機會，陶醉于軍需景氣中獲得巨利之產業資本家，因政府編製三十億元之空前大預算，大爲恐慌。藏相馬場演說，對財政前途雖樂觀，然日本產業經濟界之現狀，實與藏相之演說相反。證明其不堪受容現在財政政策之事實，而破局的惡性通貨膨脹現象，被認爲軍需景氣已達險境之表徵；于是財界決然採取全般的反政府態度，而此影響波及政黨之强硬態度，使其愈向反政府之方向。但議會突然休會兩日，政局不安，財界對此似無確乎信念與準備對策，金融界從來對于政府强化獨裁之政治，與其輕視經濟界實狀之政策表示反對，同時對于政黨態度頗爲關心，而期望抨擊現內閣之施政。然政局忽然惡化，以致受極大衝動後雖極力圖迴避政局之不安，然證劵市場及商品市場不免受相當影響。又東京二十二日同盟社電：解散議會後之政局，其歸趨若何，頗難逆覩。股票界現雖注視其前途，但以物價昂貴而以重價購進者，現已陸續拋出。故主力股票爲新東忽由百五十圓以上之地步跌落四十九圓一角，由一兩日前之高價六十三圓六角慘跌至十四圓之譜，鐘紡股票亦大落十圓內外，其餘各股票繼續跌至三圓或五圓，因政局前途難料，人心極爲搖動，尤以傳聞陸相有辭職說，更助長出售方面之氣息，財界均將不安。此項形勢，頗爲濃厚。

解散不成內閣總辭

日陸軍及政黨間之衝突，首釀成內閣解散議會之決定。

嗣因黨出身之閣員表示異議，乃有海相永野出面之妥協運動，終則內閣出於總辭。此似為日本政治上合於邏輯之順序。當二十二日閣議決定解散議會之原則時，已留有調停之餘地，企圖最後二十四小時內確知政黨是否完全決意倒閣；設政黨無此決心，則向軍部要求妥協。因此海相永野於二十二日晚着手調停。政黨既接受調停，在理自可化險為夷，惟軍部堅持解散議會，且謂政黨以自由主義之見解，評議國策，于日本前途及發展上大有妨礙，且舍解散議會外，別無使政黨反省之道。反之，閣員自始即不欲解散議會，尤以政黨現已接受妥協條件；解散更無根據，緊急閣議舉行前，關於主張及反對解散議會意見之爭辯，已頗劇烈，故閣議結果，遂有總辭職之決定。內閣散會後，廣田首相即入宮覲見日皇，捧呈辭表，當即邀裁可，惟在新閣未成立前，仍由廣田內閣維持現狀。

△海相永野調解經過　日政府在二十二日之緊急閣議，決定二十三日再開臨時閣議，檢討寺內陸相之議會解散說，因此民政黨方面自二十二日晚開始猛烈之迴避解散運動，即商相小川最先會見鐵相前田，後於晚十時四十分訪問海相永野於其大森相宅，說明政黨決非自願攻擊軍部；在今日時局，確有軍民合作之必要。現因時局嚴重，解散議會等事，應力避免。小川於是懇請海相積極盡力收拾時局，永野即允調停。於深夜十二時五分與小川同赴牛込區，訪問民政黨總裁町田，交換意見之結果。鑒於非常時局，決定拋棄感情問題，軍民一致應付國家全盤問題。永野旋於上午一時訪問政友會總裁鈴木，並請總務鳩山列席，交換意見之結果，成立諒解。於是政黨方面情形急轉，然陸軍當局之態度，仍然强硬，陸相寺內拒絕海相永野之調停，事態因又轉趨複雜。據當日永野談：現在適值國家非常時局，余深覺國內應舉國一致，對付時局，力避國內紛爭。余因本年為海軍條約消滅之第一年，故得商相小川之努力，以個人資格，調停政爭，會見町田，鈴木，鳩山諸氏，已得諒解。預定今日會見陸相寺內，披瀝信念，力勸為國家盡其善力。

△軍部態度始終强硬　陸軍于二十三日上午八時開首腦部會議，次官梅津，軍務局長磯谷，軍務課長石本，新聞班長秦等出席。以海相永野訪問政民兩黨總裁問題為中心，關于今後陸軍應採之態度方針。協議之結果，得結論如下：即永野雖為調停之故，訪問政民兩黨總裁，然陸軍並未接到何等通告，非陸軍所知。新陸軍決照既定方針，始終主張解散，于二十三日之閣議由陸相再强硬主張之。若永野主張廻避解散，則不得已陸相惟有單獨辭職，政局雖因此陷于混亂狀態，陸軍自然不負其責云。又陸軍方面對于繼任內閣之希望，大致可分為左列各項：「一，繼任內閣對于目下國際情勢之嚴重性，須具有深刻之認識，對外期以發展國力，對內須實現新政，網羅真摯熱誠人物，組織强有力之內閣。

二，新內閣須實行一新庶政，充實國防，安定國民生活，斷行强力國策。以此為重大使命，對于閣員必須網羅于非常時局具有充分認識之人物，同時對于時局認識不同之政黨，倘與之妥協苟合，則絕對排斥之。

三，如與此種政黨謀提携或以此種黨人為閣員，則陸軍對于此次內閣，當難與之協助，屆時對于推荐繼任陸相，亦不得不躊躇者也云。

軍部因於二十三日又以當局談話形式，發表聲明如左：「陸相之所以呈請辭職，業經陸相說明在案，茲將陸軍一貫之抱負述之於下：陸軍所圖之國防國策大方針，即為明徵國體觀念，實行內外積極政策是也。查世界大戰後，思想上發生激烈變化，經濟與國際關係等等亦然。而對處之國政，則不適應於實際，國家陷於窮境，國民生活在極遭逼迫。溯自滿洲事變勃發以來，日本成為東亞之安定勢力，謀保障其和平，以與各國共存共榮，而期民族之生存與發展，故認為實行積極國策，至此而愈有必要。日

本人口問題，與安定國民生活之問題，均除實行此項大國策以外，別無解決之途。倘怠於此項現狀而以爲滿足，則國勢日退益陷於窮境，其理至明；故欲建設躍進之日本，則非僅實行所圖之國防計劃，尤須具現庶政一新政策，以期安定國民生活，此乃日本國策之大綱，自應確認者也。而欲實行之大方針與國策大綱，則發揮日本獨特之憲法心髓，實行公正强力之政治，更爲目下吃緊之要務。但觀夫政界現狀，則缺乏時局認識，徒事黨利，墮落於消極退嬰式之維持現狀，至堪遺憾。在此項現狀之下，即應排斥姑息之妥協手段，斷行根本肅淸政界，以圖暢達民意，當爲刻下政局中樞之要件也云。」

宇垣一成奉命組閣

廣田內閣辭職激准後，日皇即派內府湯淺於二十四日午前十時乘車赴興津，訪問元老西園寺，徵詢對繼任人選之意見。湯淺於當日午後二時抵漁莊，與西園寺會見後，即於七時四十五分回抵東京，晋謁覆命，日皇乃於晚十時降大命於宇垣一成組織新閣。宇垣本在長崗遊憩，奉命後即啓程晋京，覲見日皇。請許以數日之籌議，乃於二十五日晨着手組閣，據一般觀察，宇垣大將任朝鮮總督時，爲其政務總監援助宇垣施政之今井田政德任遞相或拓相，然今井田聲稱不願入閣。外務大臣一職，前駐法大使佐藤尚武與前駐華公使駐德大使小幡西吉呼聲甚高。然尚有一說起用松井石根大將或松岡洋右，以打開外交僵局。據其他一說首相兼任外相，內務大臣大約吉田茂或堀切善次郎就任。結城豐太郎之入閣殆已確實。但爲藏相或商相未能預測，至於軍部大臣因陸軍之强硬態度反對宇垣，其人選甚爲一般所注目；現教育總監杉山元大將，朝鮮軍司令官小磯中將，近衛師團長香月中將，關東軍參謀長板垣中將等，頗可注意。前軍事參議官末次海軍大將就任海相之說最爲有力，司法省內希望林法相留任，政黨方面之入內閣者，有中島久平，鳩山一郎，櫻內幸雄，水井柳太郎。貴族院方面樺山愛輔等。又當組閣之際，爲將來實施省之合併或廢除起見，一人兼任二相或三相亦未可知。前警探局長松本學，北海道官池田淸，機務局長安井誠一郎等可就書記官長，法制局長官，警視總監等職。凡此皆對新閣一般之預測，然因軍部之反對，宇垣內閣組成之希望，仍極微弱也。

△軍部對宇垣仍反對　據東京廿五日中央社電：揆諸今日情勢，軍部對宇垣組閣之反對，仍極强烈。宇垣於完成其緩和種種衝突之初步努力後，始於午後四時往訪寺內，告以本人組閣之原則及將來政策，希望軍部推薦陸相候選人物。聞寺內未作確定之答復。宇垣旋復往訪永野，傳達同樣意向，永野亦未表示意見。盛傳軍部已堅確決定不推荐任何陸相候選人物，設宇垣向軍事領袖作此申請，彼等將以私人資格予以拒絕，此種態度已引起各方之批評，謂軍部違反皇室特權。關於此點，軍部已於今日午後發表聲明，認爲極無絲毫違反皇室特權之意向。並謂軍部之不參加宇垣內閣，係恐有礙軍部之內部管理云。惟若干方面則謂軍部方面雖有濃厚之反對空氣，致造成宇垣終必失敗之印象，但觀於一般情勢，最後妥協之途仍通。而組閣之舉，亦僅需經過相當時間耳。此種觀察，係以下列見解爲根據，即處目前環境之下，極無較宇垣更爲適當之人物，宇垣若告失敗，將招致更形糾紛之情勢；同時才幹老練而經驗豐富之宇垣，現仍鎭靜審愼進

行組閣工作，自必能獲得成功也。極右派組織今日已連合積極攻擊宇垣，此爲極可注意之現象。又陸軍當局於二十五日上午零時半在陸相官邸開首腦部會議，參謀次長西尾，次官梅津，教育總監部本部長中村，軍務局長磯谷，軍務課長石本，新聞班長秦等出席。關於宇垣大將組閣問題，交換意見之結果，以如次三種理由反對宇垣出馬：即（一）宇垣大將之出馬，對於陸軍爲多大犧牲實施之肅軍工作有障害。（二）對於陸軍內部之統制有障害。（三）宇垣與軍部對於時局之認識不同。於是遂人一致決定將宇垣請求軍部推薦陸相時，斷然加以拒絕。又少壯將校之間反對宇垣大將出馬之空氣，頗爲濃厚。

△近衛發表重要談話　引起目前日本政潮之直接原因，雖爲濱田與寺內之爭辯，但其內因則係雙方不守基本的政治信條，故一般對未來內閣，恐將較前益爲右傾，表示殷憂。金融界多熱望繼續尊敬國會政治，並以議會爲基礎，創造强有力之內閣，軍部對于此種願望，似難贊同。議會現雖倖免解散，但解散議會終將爲軍部擁護新閣之一條件。議會解散之後果，將爲既存政黨之瓦解，組織新黨，自爲新閣之一重要任務。至新黨之大小，將視新首相聲望之程度而定，近衛二十四日發表談話，謂廣田內閣之不克持久，早在意料之中。惟于議會季節中發生此種政治變化，實出望外。組織新閣人物，不應僅以軍部意旨爲其指導原則，同時亦當尊重國會政治，惟尊重國會政治與尊重既存政黨，顯屬兩事，不能混爲一談，新閣應有新黨爲其基礎云。又近衛於談話結論時，謂因健康未復，不願出任首相，由此略可窺見將來政治之趨勢也。

△政黨方面表示擁護　東京二十五日同盟社電，貴族院方面對宇垣奉組閣大命，表示好感。據貴族院意見，打開非常時局，必要强化內閣之出現。從來齋藤，岡田，廣田三代內閣，名雖舉國一致，然其實閣內無統一，暴露其弱點。現雖未知宇垣之組閣方針，然鑒於其從來言行及性格，必能實施有力政策。又宇垣內閣如能實現，政友民政兩黨不論其黨員入閣與否，將必共同援助新閣，議會解散之理由亦於是消滅，解散或可避免。政友會於二十五日召開臨時總務會，協議對於宇垣新內閣之態度。據該黨首腦部意見，現在未知宇垣大將組閣方針如何，然據大將平時持論觀察，決無蔑視政黨等事，又不難想像。對於肅軍工作，更爲努力，故爲國家本位的立場，應與以好意的援助。至民政黨對於宇垣大將之出馬，亦表示同情，該黨幹部中從來不少宇垣派之人物，且黨內意見多希望宇垣出馬，但當其組閣時是否要求政黨之協力，尚有疑問。宇垣大將若能本於立憲政治本義，立脚全國民之總意，克服時患，則並不反對其組閣。

△輿論方面一致好評　宇垣一成自拜受組閣大命後，日本各方均表示好感。民政黨對宇垣之積極擁護及政友會表示善意而持中立之態度，似已確定。貴族院亦認宇垣爲繼任首相之最適宜人物。財界方面對宇垣亦表歡迎，深信宇垣足以緩和反對陣營之衝突。並使日政制之右傾延遲實現。二十六日晨各報對此經驗豐富之大將，亦莫不表示贊助，深信宇垣出任首相最爲適宜，無人堪與倫比。

朝日新聞社評：謂目前所慮者，僅爲一部份軍人之反對，但實行肅軍後，在役軍人即不得干政，故宇垣拜受皇命後；當不致更遭敵手。而陸軍方面似亦不致拒絕推薦陸相繼任人選云。

日日新聞表示希望宇垣內閣首先掃除彌漫政界之陰霾，再進而澄清政治，務使能實現人民之一般願望云。

讀賣新聞則謂宇垣內閣若廣田內閣不能審愼遴選閣員，蓋宇垣之僚屬及有關方面太多，恐須經過不少困難，始能選得光明幹練之閣員。希望宇垣對於此點特別加以注意云。

報知新聞社評，謂宇垣於物色閣員時，將表示其政治之目光及其對現局認識之程度，故必具有斷然之決心，及審愼之考慮，而關於遴選陸相，海相，外相，藏相四席人選，尤須注意，蓋與日本國際關係及人民生活之穩定，有極端重要之關係也云。

中外商業新聞社評：謂宇垣雖係軍人出身，但與陸軍省缺乏和諧關係，苟有任何危險，其癥結即在於此云。



日內閣本質上的矛盾

馬場恒吾
宋征還譯

假若廣田內閣是具有何種旗幟鮮明的政治主張，則可以認爲這個內閣是爲着牠的主張而倒的。但事實並不如此。廣田內閣是爲了收拾二•二六事件以後的時局而產生的內閣，于是內閣組成以後，除了收拾時局以外，差不多是什麼事情也沒有。收拾時局的第一義，是順應大勢；自己毫無主張地順應着大勢。這種方法固然也許就是所謂收拾時局的辦法，但同時也就是最好的內閣長命法。「這種內閣的存在，日本國民是喜歡或不喜歡呢？」這完全是一個問題。我們在這種前提之下，討論後任首相問題，所以應該能够用比較學究的，冷靜的態度來考察各方面的情形。

不僅是廣田內閣如此，即以前的齋藤，岡田兩內閣亦無不如此，所謂擧國一致內閣，在內閣的本質上便包含着矛盾。向來是反對黨的政（政友會）民（民政黨）兩黨的出身者，並列于同一內閣裏，猶爲矛盾之小者；比起這來更可以說是「本質的矛盾」者，却是互相反撥的兩個主義，同居于同一內閣之中。兩個反撥着的主義之一，是擧國一致主義；另外的一個是政黨主義。這樣說，並不是認爲無論在什麼場合，政黨都不能擧國一致的意思。如在中日戰爭，日俄戰爭的戰時，政黨便站在最前面首唱擧國一致。雖然當時政黨的人們誰也沒有做內閣大臣，但是他們贊成政府的政策，使政府無後顧之憂。倘若就政黨方面說來，因爲政黨黨員鼓舞國民的志氣，使國民發生義勇爲國之心，所以眞正的擧國一致才能實現。政黨正自負着：眞正的擧國一致，唯其是有政黨才能實現！

但是那是在戰時無論誰都感覺到有擧國一致的必要的場合。因爲政黨畢竟是應該代表國民的意志而組織的，所以在國民痛感到有擧國一致的必要的時候，政黨不能做出反對民國感情的行動來。反之，在沒有戰爭的平時，政黨就應該是代表不同的意見或不同的利害的組織。所謂「黨派」，這名詞的本身就豫想着反對黨的存在。沒有反對黨的政黨，就沒有可以存在的理由，而且假若存在的話，則那個政黨，並不是嚴格的政黨。在實行獨裁政治的國家裏一國一黨的政黨，其實不是政黨，可以看做是政府機關；倘使一國只應有一個政府，則作爲政府機關的政黨，也應當只有一個。自然，不管他們自己是怎樣的「自稱」爲政黨，然而那是不能當做眞正意義上的政黨來看的。

滿洲事變以來的日本，雖然可以叫做「非常時」，或者可以叫做「戰

爭準備時代」，但是不能說它就是「戰時」。實際上，沒有宣戰布告，無論和那一個外國也沒有進入正式的戰爭關係裏。因此，唯有日本不是戰時的這件事情是確實的。從而，政黨是沒有應該中止所謂代表國民意志的機能之正當理由的。然而他們却送閣員到齋藤以下的舉國一致內閣裏去，努力於舉國一致之實現，這是什麼原故呢？這不能不看做雖不是因爲在像中日，日俄兩次戰爭場合那樣的戰時，而是爲着有像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那樣突發事件的原故。倘一通過强度的電流，即使是幾幾乎不能化合的原素，這時也可以勉强地化合起來。舉國一致主義和政黨主義，具有不能化合的素質。然而他們爲這種突發事件的電氣所打擊居然化合了，這就是舉國一致內閣中所包含着的矛盾。

舉國一致主義和政黨主義之根本的矛盾，對於前者是想在舉國一致的美名之下，實行專制政治；後者則在排除專制政治，欲依國民意志所趨之方向決定政治方針。在國民的意志傾向於舉國一致的時候，即政黨主義也贊成舉國一致的事情，是正如前面已經說過了的那樣。但並不是政黨主義對國民强制實行舉國一致的。舉國一致在必要的場合上，像日本人這種非常地具有常識的國民，就要自發地起來贊成舉國一致了。不是自發的舉國一致，口是心非舉國一致，是所謂有百害而無一益，正是政黨主義的信條。這種自發的舉國一致，唯有藉着使言論自由，令民意充分地暢達才能期待其實現的。是要求强制的舉國一致呢？還是等待着自發的舉國一致呢？這個矛盾正是舉國一致主義和政黨主義相反撥的一面。

日本的內閣，一方面在內部包含着這種矛盾，一方面在過去四，五年間保持着舉國一致的形式。這種矛盾雖然時常在政治問題上表現出一爪片鱗來，但是所謂清算這種狀態的努力，是任何人也不能實現的。雖然他們是否意識到這種矛盾之存在，我們不明白，但是對於組織內閣的人們，清算矛盾是立刻就會關聯到其內閣之運命的。因此，他們本能的地就不喜歡觸到這個問題上去。就是假若徹底實行舉國一致主義，則只有從內閣裏逐出政黨黨員，復活從前的官僚政治；倘若徹底擁護政黨主義，則他們就不能不向舉國一致的內閣辭職。因爲政黨以樹立政黨內閣制爲目標，自開設國會以來，一直奮鬥到現在，所以只要政黨不拋棄這個信條，則對於舉國一致的內閣，是絕不能輕易入閣的。縱然其入閣是由于突發事件的電壓，迫不得已而出此，但當感覺到舉國一致主義和政黨主義有本質的矛盾存在的時候，他們就應該清算這種矛盾。他們所以沒有清算這種矛盾者，正如前面所述，因爲那馬上與內閣的命運有關之故。

廣田內閣，內部包藏着這種矛盾這是不待言的。於是想照舊地勉强包含着這種矛盾以參加這次議會。無論在組織內閣的官僚方面，無論在政黨方面，只要沒有想進一步清算矛盾的人出現，內閣就無事地出席議會也未可知。但當這種矛盾一旦被表現到表面上來，以至無論如何不得不徹底解決的場合，就變成所謂矛盾清算，內閣瓦解的準備了。這並不是特別值得驚異的發展，雖然係四，五年來，可以解決而從未解決的問題，這時大有播種稍遲之感，但已是好容易才達到可以解決的程度的了。

想把這種矛盾表現到表面上來的，就是最近當作陸軍部內的意向被傳說着的議會制度改革的主張了。陸相寺內在閣議席上回答小川商相的質問說：「陸軍沒有想縮小議會的權限的意思，報紙上所盛傳着的陸軍的主張，所謂議會改革的意見，陸軍方面一概不知。」後來報紙登載着：陸相前

述的（議會改革意見）陳述，是雜談中所說的，並不是陸軍正式聲明的陸軍部內之意向。

然則陸軍部內議會制度改革意見，到底是怎樣的東西呢？雖然因爲沒有任何公式的發表，所以這是不能確定的；但據報紙上登出的要點是：嚴格區分行政府和議會的區別；禁止政黨組織內閣，即絕對排擊政黨內閣制；此外另一點是改正選擧法，即所謂用什麼方法訂正普通選擧法。這在作爲陸軍的主張堂堂乎被主張着的場合，當然變成和政黨主義正面衝突的東西。

寺內陸相在今年（一九三六年）的特別議會裏對濱田國松的質問回答道：「排擊自由主義者，正是明徵國體觀念，根據全體主義要求政治經濟等庶政一新者。」即在最近陸軍新聞班出版的國防小冊子中，也叙述着因自由主義政治之不能通行，而改向全體主義。即全體主義爲陸軍的意識形態，已毫無疑義。全體主義就是把德意志的納粹政治，義大利的法西斯政治理論化了的東西，在那裏只有國家統制，個人的自由被極端地壓迫着。議會縱然存在着，但已變成只向政府所主張的政策奉迎鼓掌的無意義的存在了。我們固然不明白陸軍爲着實行全體主義，準備着怎樣的具體計畫，但是，在全體主義之下，議會不能發揮過去那樣的機能，都不待言。假若說根據着全體主義來改革議會制度，則其歸着點自然是很顯明的。

擧國一致內閣包含着的矛盾就是全體主義和議會主義的矛盾。對于這兩種主義之對立，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所不可思議者，倒是這樣矛盾着的兩個主義，在擧國一致的名義之下，被包括在同一內閣之中的事情。這種形態不但是不自然的，而且政界不安，社會不安，一切都是從這個矛盾裏產生的。只要這種矛盾存在，政治的安定是不能希望的。但在清算這種矛盾的方法還未發見，誰能清算這種矛盾的標準還未確定的時候，這種包含着矛盾的擧國一致的內閣是仍然要出現的。

推薦擧國一致內閣的是元老西園寺公。因爲元老推薦了這樣的內閣，未必就能說元老不好。西園寺是觀察了社會各方面的形勢，才推薦出這種能夠適應各方面情勢的內閣。他自身具有一種理想，他不是想使可以實行他自己底理想的內閣實現，他自己虛心坦懷，選擇了像那種適應着社會形勢所趨的內閣。即是並沒有實行無理的推薦。擧國一致內閣裏所包含着的矛盾，並不是元老或者內閣作成的矛盾，僅僅是存在於社會全體之中的矛盾，反映到內閣。在社會本身不能克服這種矛盾期間，這種矛盾在內閣裏不得不延長下去。但是元老自身，假若是以在全體主義和議會主義之中，參加一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的方針而推薦首相，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元老假若參加到正確的方面來固然是很好，倘使加入了錯誤的方面則又將如何？於是所謂元老不會做這種錯誤的推薦的保証是沒有的。縱然現在的西園寺元老是聰明的，我們沒有顧慮到這種錯誤的必要，但在將來的元老或重臣，所謂不至有同樣的錯誤的保証是沒有的。所以對於元老，與其像自己具有理想嗎？或是偏於自己的主張推薦首相嗎？這樣煞費思索，寧可以說虛心坦懷隨着社會情勢的動向而推薦後任首相的辦法，是不會有毛病的。

正如「天助自助者」的諺語所說的一樣，國家的政治，除了由國民自己底努力加以改善而外，別無改善的方法。無論是怎樣鈍感的，無神經的人民，唯獨對於這一點，應該早已注意到了。國民像只說着：因爲元老推薦了像那樣的人爲總理大臣，所以元老不好，或者說內閣容納這樣的人所以內閣不好，把責任轉嫁給別人，反而說我們自己是沒有責任的，則無論到什麼時候，良好的政治是不能實行的。政治唯有依靠國民的手才能改革呢！所謂擧國一致內閣，內部裏就包含着矛盾。因爲這個原故，內部的團結反形脆弱。即使對于外部，也不能執行一貫的強力的政策。被叫做緩慢（Slow Motion）內閣，軟弱內閣，官僚內閣的理由正在此。

清算擧國一致內閣的矛盾，正是國民所担負着的任務。除了以國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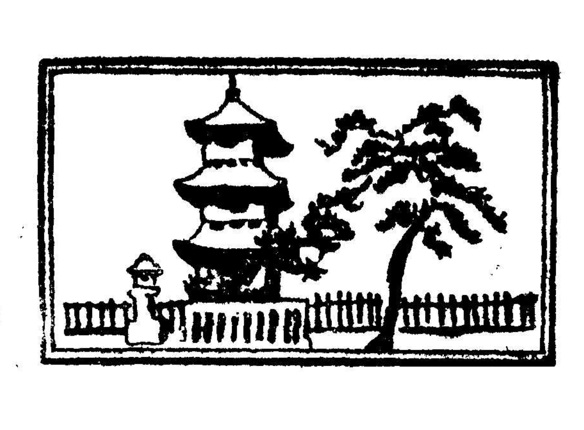
力量來淸算這種矛盾以外，別無淸算的途徑。假使國民贊成全體主義，則全體主義的內閣就好；倘若國民贊成政黨主義，則政黨內閣最適宜；決定內閣者不在元老西園寺，而爲由國民所造成的社會情勢。假令贊成全體主義的空氣橫溢于社會全體，則元老也要推薦全體主義的首相？倘使要求政黨內閣的空氣充滿于社會，則元老也要推薦政黨內閣？至少我們相信現在的西園寺公，是具有那樣公平無私的心境的。

以上是所謂「怎樣來淸算擧國一致內閣」方法的抽象論，如果把這翻譯成具體的事實，則國民政治的地表現自己底意志的方法，應該是經過政黨來實行的。一個人一個人獨斷擅行的結果，正如過去的暗殺行爲所顯示的一樣，除去助長國內的不安和不統一外，而且梗塞了暢達民意的大道。如果暗殺橫行，則一般大衆都緘口而歸于沈默了。想說的話而不能說，則肚子就要脹得生病；像這樣的社會，已經沒有可以實行健全的政治的餘地了。政治改革固然是必要的，但憲法政治是使政治的改革和平地，明朗地實行而製造出來的。國民在決意想把政治改革到某種方向的時候，國民就可以强迫政黨使政黨主張之。假如對議員說：「選民的意向是這樣的。」則議員就不得不服從這種意見。因爲議員所最怕的便是在選擧中落選。

在廣田內閣要辭職的場合，倘使繼任內閣，依然是和齋藤，岡田，廣田所組織的內閣同一種類的擧國一致內閣，則政治是一點也不能改善的。內閣依然是包含着意識形態的矛盾，雜湊而成的閣員僅汲汲于糊塗時局之中罷了。像這樣的政府，必然地因爲對各方面多所顧忌，不敢公開地討論政治上的重要問題，因而失去可以解決政治病根之良好機會。像這種彌縫，妥協，膏藥幌子式的，穩便主義的政治，很多使國民對政治的關心冷淡，而阻害國家之發展。在擧國一致內閣中所包含着的矛盾，全體主義和議會主義，到底那一方面好呢？這問題除了藉實驗而來決定外，別無良法。例如，假若在這兒全體主義的內閣組織成功，則政黨全部變成在野黨了，議會根據憲法上的規定的權限，可以批評全體主義的政治。又譬如倘若政黨主義的內閣組織出來了，則政黨是不是有担任應付時局的力量，馬上就爲事實所證明。經過了這些內閣的失敗或成功，則政治就進步了。在既不是全體主義，又不是政黨主義的擧國一致的內閣存在時，這種進步被中止了。于是這種中間內閣，主要地由于介處在軍部和政黨之間，坐收漁人之利的官僚羣的策動而產生的。

這種官僚羣想推擧出作候補首相者，是近衞和文麿大角岑生。我們看近衞已經一次拜辭了組閣的大命，今後似乎也不至于輕易出馬的樣子；官僚羣便以大角爲第二首相候補者。西園寺到現在爲止，已經三次推薦了擧國一致的內閣。假使今後也以同樣的方針推薦首相，也可以說官僚羣目光注射之處，是很正確的。但是假如在這裏該推薦全體主義呢？政黨主義呢？不知是那一方的旗幟鮮明的內閣之時機已經到來的話，那就不得不從別的方面來另行物色首相候補者。倘說是全體主義的內閣，則寺內陸相也是候補者的一人！假若要從代表海軍方面的人物中選擇候補者，即使如此，大角也要加以考慮。反之，假如說是政黨主義的內閣，固然首先就要想到爲第一黨（民政黨——譯者）總裁的町田，但是現在的時局，是不是允許單獨由政黨來組閣還是疑問。即使在政黨主義的內閣可以組織成功的場合，假使不是站在民政黨和政友會聯立之上的內閣，則其實現的可能性是很少的。甚至于即使這種聯立內閣能够組織成功，也還有許多的困難可以預測得到。但是全體主義和議會主義的對立激化，于是政黨站在爲擁護議會主義而起來奮鬥的場合，這種聯立的內閣，自然發生地就產生了。站在這種政黨的聯立上而爲首相候補者的，現在前朝鮮總督宇垣一成。是最有希望。

現在，物色後任首相，帶着很多假想色彩。但定藉着在這些候補者之中，衆望到底集中到那一個人的身上，可以觀察出日本國民對于政治的思潮，是正在向着那一方面奔流。（譯十二月號中央公論）



東北現狀綜合觀

王統華

一 榆關以外

東北四省，有四百三十餘萬方里的面積，三千二百萬的同胞，自九一八後，主權淪亡，國旗變色。我想東北的成年人，或是小孩子，自「九一八」後，不知流過多少次未曾告人的眼淚！可是東北同胞，現在究竟處在什麼環境之下？我們能寫文字的人，被絕對禁止，不越過山海關一步（關於去東北的困難，筆者在兩月前，曾寫過「到東北去」一文，刊讀書青年一卷十期），關外的人來信，除了「家中平安……」等類的字，另外一個也不敢多寫。所以我們三千萬同胞所處的現狀，在報章雜誌上是輕易不能發現的。近有經商友人自東北歸來，所談關外情形尚詳。筆者當請伊為文，以告國人，他說：「我們商人，除了記流水賬之外，那裏會寫什麼文，再則即便會寫，我也不敢寫，因為我們在關外，什麼日子從何處起程，什麼日子到甚麼地方，都已在警察局掛了號，若被查出，那還不要了我們的命嗎？」我們在樓上閉着門窗談話時，他還每過十幾分鐘，必須要推開門向外看看，有沒有別人在偷着聽話。他并說：「關外各種的奸細極多，這樣話被他們聽了去就了不得。」他看來真像驚弓之鳥，沒待他說很多，我就會意到我們淪亡的同胞，是處在如何的環境之中了。

寫到這裏報差送來了一月十七日的大公報，首先接觸我眼簾的，便是張其鈞先生的星期論文「淪陷後之東北」幾個字。因想我這篇可以不寫了，及讀完時，乃知張先生對東北的精確記載，只是從大處着眼的概論，至

東北情報

一 日俄對峙

（一）蘇聯東海濱省沿邊軍事工作：僅據海參崴迤西，密山縣，綏芬河，東寧縣一帶而言，凡要塞高阜，挖壕殆遍，沿壕設置紅綠電燈號，夜間不時明滅，交通溝，掩兵埠，地室等設備，又配備大軍三十萬，唐克車數百輛，飛機千餘架，以保安隊，騎兵隊巡察邊境，晝夜不停，飛機亦有越界偵察之時，惟未有攻勢，對于國境，嚴陣以待，以故邊境梗塞，行人絕跡。（二）日偽邊防：沿界築有塹壕堡壘，建設兵房，掩兵埠，地室，俱洋灰蓋頂，堆土植樹於上，其砲位均在高山地室內，所用華工多名，工竣後，不知運往何處。東寧縣日偽軍事要塞，在距城北十里北大山之廟兒溝，築房一百餘間，又在距城二十五里之馬家大營，新建樓房三十餘間，現下竣工；馬家大營迤北，即由東寧往來綏芬河，萬鹿溝口之要衝。東寧縣一帶，約駐日軍千餘名，偽軍六百名，曰靖安軍，官長均係日人，間有華人充尉官者。綏芬河軍事要塞，在距綏芬車站二里許之北大山，南大山。北大山有砲二尊，南大山有砲四尊，內有小形砲二尊，俱用華人運往其上，夜間日人將砲運往他處，令人莫測。軍藥庫在綏芬車站東山，距站里許，其內容工作，外人無從知悉。又在滿山俱用鐵絲圍繞，建築大規模電燈廠。

於個中詳細，仍有未及。茲據友人所述，略記吉林的情況如左，讀者聞一知十，就[illegible]推知我們整個東北同胞，所受的政治壓迫，經濟統制，思想束縛，是如何的嚴重了。

現在就拿友人談及的吉林現況，來向讀者報告一下，即不難概其他地方的一切。吉林即永吉縣，西距長春二百四十里，交通扼吉長，吉瀋，吉會三鐵路的中心。松花江流經其南，代替了城牆的一面，故城牆只有不規則彎曲的三面。又因西端沿江處突出了一尖角，全形近似琵琶，故土人稱之為「琵琶城」。這城東西雖有十多里長，但與我們所想像的城大不相同，不但現在已有多處傾圮，即完好處，人躍能過。因其高僅七尺，厚僅尺餘。雖名為城，實尚不如吾人鄉村之一小牆頭耳。

車站在東關，東關復為日本人之建築區，故房路之美與繁華，以東關為最。次則為松花江沿岸之碼頭一帶。舊有碼頭頗不完善，日人現正用多數之工人，從事建築新碼頭，工程浩大，已建年餘，尚未完工。

吉林省的省長，現在是日本人；從前駐吉林，現已改駐長春。所以官廳方面，吉林最高的軍事機關是軍政廳，警察機關是警察廳，文的就是永吉縣了。這三處的長官，雖然是中國人，但隨員顧問等，却全是日本人，所以他們的一舉一動，無論大小，都要受日人的監視。

這幾個傀儡長官，與人民發生關係最多的，不是永吉縣，而是警察廳。現在的警察廳長孫某，他極會拍日人的馬屁，所以幾年沒換。這全城的一切治安，捐稅，戶口，巨細事故，都要他管。但他吃的是洋飯，所以他所做的事：是抓人，罰人，拆房民，……宣傳忘却祖國等等，沒有一件不被唾罵的。

自九一八後，東省各城市的戶口，早已就查得很詳細，吉林當然也不能例外。不論商號住戶，每十家設一「什長」，百家設一「百長」；每家新來一個人，或是外出一個人，以及生死變遷，都得即刻報由什長百長，轉報警察廳或其分局備案調查。否則人多了以匿藏鬍匪，人少了以出外為匪論罪，什百長也得連坐。所以誰家

西北小崗前，建築三層樓房二十餘間，距車站二里，現已完工。此地有日本守備隊獨立守備隊，憲兵領使館等，約有日軍千人，國境監視隊靖安軍約四五百人，均係雇用華人，其長官全是日人。密山縣日本工事，在興凱河西南兩岸，其陸防布置，略似綏芬，佈防地點，及有無水備，以防守嚴密，未得其詳，但知其軍隊數目，約有日軍千人，偽軍二百人，去年二月間偽軍叛出百餘人，日軍官俱被殺害，日軍又時常在蘇聯邊界會操示威。

二　路政情形

現已築成吉會路，延琿路，吉敦路，由延吉至牡丹江迤北，至林口，勃力縣，虎林，梨樹鎮，密山縣等地，皆通路線，間以汽車路由綏芬至滿洲里，火車仍用白俄建築之鐵路，惟各站添設道岔，及貨台多處，以牡丹江為中心點，新立鐵路管理局，由哈爾濱至長春，改敷南滿鐵軌，所用職員華日各半，一切權限全操日人之手，至白俄勞工僅有十分之一，故此段火車，晝行夜停，所有職員薪金，較白俄時代減三分之二。

三　縣政組織

偽滿縣政府之組織，設縣長一人，日人參事官二人，或三人，下設內務局，教育局，財務局，庶務，會計，收發等各處，警務局內設局長一人，日人指導官二人，日籍司法官一人，月薪俱百二十元，日警數名，月薪各九十元

有幾口人，何日來一個，誰也不敢不報。即便出去幾里地，到鄉下走個親，起迄兩地也都得報明。如此外鄉人還不敢到鄉下去，因為口音不對，會被認為是偵探。

再者，警察廳常常派人叫什長等跟着去查戶口。往往是在深夜人家已睡的時候，去相當的人，先包圍了某家的房子，然後再打門去查。這時全家的男女老幼，都得立刻穿了衣服，開門等待檢查。警察或者跟有外國人，就會在這住家的各房中，亂翻一氣；鋪好的被子，也會給扯下來，因為他們怕裏邊藏有與戶口冊不相符的人。這樣的查戶口，簡直與劃賊一樣的辦法，給人民一個最大的驚擾。兩年前有一次，曾在一個什長家中，搜出了一個戶口冊上沒有名的人，這人被調查有通匪嫌疑，結果連「什長」一同被處死刑！所以現在的什長百長都想不幹，以免是非，但是警察廳派上，就沒有辦法告退。

有時白天去查戶口，對照着戶口冊問的非常詳細：你家幾個人？幾個在外邊？什麼事？一月賺多少錢？你家一月花多少錢？譬如說一家八口人，每月需五十元的生活費；若說只有三十元的收入，他們就說：「入少花多，你家不是好人，搶來的吧？」搗很多的麻煩纔能過去。被問時若說收入多，也會引起他們懷疑。結果不管你花多少，按每家所報的收入，登記了戶口冊，每年有收入一百元的，要納五元的收入稅。多則比加。至查得某家的人，若被認為既無收入又無職業時，就要被抓去開山，修路，或做別的苦工，叫作「抓遊民」。

還有貧苦的人家最難過，有時想借貸都不可能。因為凡是有錢放賬的人，誰借了多少？幾分利？也得報明警察局，每年按本金百分之五納利息稅。若不報明私自放欵，被官家查出了，不只將款沒收，還要治罪。因為日方最怕有錢的人，拿錢去接濟義勇軍，那在他們稱是「鬍匪」。因此窮苦的人家若想借債，警察局就要問他幾個月還？憑什麼還？若沒有很可靠的保證歸還時，警察局就給擋了駕。說他借錢還不了，就要當土匪。這樣，找不到職業的人，眞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日人這種辦法，分明不只是簡單

，華警四五十名，月薪各八元，每縣設五六區不等，每區有日人之指導官一人，日警一人，華警三十名，一切職權均操日人之手。東省農民，以地理關係，向來為便於耕種，星散各處，日人因剿匪不利，實行集村制，將全村人民，照像歸屯，每村大者百餘戶，小者數十戶，不聽命者，將房屋焚燬，以通匪論殺，或逐出境外，因此華人失耕者，比比皆是。

四　嚴行保甲

凡縣鎮村鄉商農等，依次設立百十家長，抽練壯丁，自十五歲至四十歲，每星期操練二次，並用十家連坐法，備極嚴酷，人民因此受害者，迭出不窮。

五　經濟狀況

經詳細之調查，每家農民種田多少，得糧多少，消費多少，剩多少，牲畜多少，均須註冊，商家由資本而推盈虧。

六　嚴厲清鄉

日偽清鄉之嚴厲，由最高機關各部組織工作班，預先利用鮮華人，向各處暗探，每至春秋時期，工作班到臨，照所得報告，按名戕殺，慘無人道，不堪詳言。並召集各界人員講話，大旨以遵皇帝詔旨，日滿合作到底，聯合共同戰線，攻打海參崴奪蘇聯東海濱省為詞。

七　教育監視

學校之設立按東寧縣之比較，此縣第一區

的爲稅收着想，而是一種經濟大統制的政策。對商人方面更厲害！

中國人的商業，現在被徵重複三層的營業捐：（一）按營業額每月納捐千分之五。這一種恰是我們現行營業稅的五倍。（二）按純利每月結算一次，再納捐百分之十。（三）估捐，估捐無確定標準，警察局與稅收人員，去幾個人對某商號估量一下，就金口玉言的派定每年分四季繳納若干的估捐。大概有五六間房，及一個小院子的商號，每年的估捐是在五百元上下。幸虧吉林沒有很大的商店，假使上海商務印書館那樣的商號若在東北的話，營業額與純利捐不用算，只估捐一項，恐怕就下不了一百萬。因此百業彫疲，民生日蹇，商業倒閉者相繼。即能支持者，亦中枯內竭苟延殘喘而已。

又因營業額與純利兩捐的額數，向由商店自報；以多報少者，當然有之。於是自二十五年的九月間，各商號接到了警察廳轉下來的命令：「舊賬完全廢除，大小商店一律改用複式簿記！」但因複式簿記各商店不會寫，警察廳也曾招集商人講演，訓練，經過相當的困難，現在已皆實行了。改用簿記之後，各商號的日記賬，完全須用鉛筆複寫；每二日將原賬送警察局轉長春僞財政部一次。每月底並需作保額表，損益計算表，一並轉報。若是則不但每月應納的稅一些不能隱瞞，而且長春的僞財政部，更能貢獻出各省市的全年貿易總額給他們洋大人！

此外商店與居民，常被派到各種的臨時捐款，每年有七八次或十來次之多。其中有兩次令納欵人傷心的，就是前年派過一次日本地震捐欵，最近又派過一次僞匪犯綏遠勞軍捐欵！

此外各家養了一條狗，也得花兩角錢領一個弟…號的小牌子，繫在狗的脖頸上；沒號牌的狗走到街上，可以隨時被警察或日本人打死。本地人只知道說：「這日子可不能過了，豬狗都上捐！」但他們不知道狗與軍事有關係，花兩角錢買個小銅牌子，對方更有深在的意義吧？

又因日本想急速的，奴化了我們東北的人心，所以各級學校，除了讀僞編的奴化課本外，城市各學校，日語也列爲必修科。僻遠的鄉間則因爲

，原有八校，現下僅有二校，學生至十三歲者，即隨日軍野操，其教員之檢定，教授之方法稍有不合，即指爲有反滿抗日，及有反動思想，槍殺勿論。綏芬河張校長因聯歡運動會奪得錦標，日人以爲有意逞强，犯大不敬罪，遂借詞該校長反滿通敵，論罪株連四人此去年七月間事也。

八　經濟侵略

某方經濟的侵略，及其移民之政策聞其預算擬於今年移民百萬戶，去年移到密山縣六十餘戶，係朝鮮人以種稻爲業，凡城鎭商埠之貿易權利均被日人壟斷，電政，礦政，面粉，及各大公司等，均將歸爲國有，實則某方强迫收爲已有耳。

九　慘殺事件

慘殺事件時有所聞，以東寧一縣之某方憲兵隊而言，自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間，所懲辦華人案件，共三百七十餘件，每案至少四五人不等，幸免者約四之一，餘均被慘殺，比腹誹棄市者，更加十分。

十　邊界衝突

凡與蘇聯接界之處，皆取對峙形勢，相距約二三里，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間，與蘇聯大小衝突五十餘次；自二十四至二十五年七月間，大小衝突八十七次，日人死者甚多。去年七月間，在東寧縣東河（即呼不圖河）相距里許，日人與俄人衝突，約四五小時，死俄人一

環境荒涼，少數的外國人甚或不敢去，所以受的壓迫還較輕。各學校與各大些的商號，常年的被派買一種或幾種畫報或刊物；大概都是忘了本的漢奸們，站在外國立場的宣傳品！

吉林城的中等人家及商號，已有了不少的日貨無線電收音機，這是市民惟一的娛樂品；但是買收音機有個限制，五個燈的就不賣給中國人。因此東北同胞，國內的書報既看不到，無線電又聽不到本國的消息，煩悶異常！於是對本國就生出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政府莫非就眞把這東北的同胞不要了嗎？」再一個就是，「何年何月我們纔能重光國土！」

我們同胞對偽方的宣傳，有許多不相信，即便一個小學生，也有這種心理；月前將委員長蒙難西安時，當地有報紙及電台傳播了這個消息，閱衆聽戶都以爲是又在造謠。直到長春吉林兩處的電台，轉播中央電台的消息，人民纔相信。因爲吉林長春的電台，除了自發的播音外，時常轉播天津仁昌電台播送的中原公司遊藝，這南京的消息，是輕易聽不到的。這幾次竟聽得了「南京……中央……」等的字樣，眞是給各個人心裏一個極大的興奮與快樂；但同時所聽到的不是國內的好消息！除了國內不幸的消息，在東北也能聽得外，其餘的，電台就不轉放了。淪亡的同胞，不止身體財力受壓迫；精神的束縛，更痛苦到萬分。

鐵蹄下的東北，各處無不力謀使其異國化，而忘掉祖國；因之「中國」「中華民國」這個字，是絕對不許說並不許想的。有一個商店的學徒，練習大字時，曾寫出了「中國」二字，被警察查着了，就抓到警察廳，搗了很多的麻煩。然度量衡，最近三四月來已改用了日本制；各地的時間，也改行日本時！按日本時以東京爲標準，與吉林長春一帶的經差是十四五度，所以在太陽約尚未到正南一點鐘的時候，各地就放午砲。坐了平瀋通車進山海關的時候，各人的錶也要向後撥一點鐘。

關外的現銀，是沒有了；現行的幣制，一元以上的是紙幣，一分的是銅幣，五分，一角，二角等的是鋼質幣，土人稱之爲鋼板。

吉林地方，鄉村與城市，人民窮

，馬一匹，相持兩晝夜，和平罷兵，其仇視之尖銳，間不容髮。

十一　義軍活躍

義勇軍現下之軍需品，均係設計奪來。去年三月中旬義勇軍隊長武長榮，在哈綏路東段太馬溝地帶東，翻日兵車一列，獲軍需品無算，八月初在中東路石頭河，有日本兵車一列，係淸水步隊，由牡丹江開往綏芬河者，晚八點，義勇軍傅隊長，李隊長，率隊預將鐵軌破壞，待日本兵車一到，全翻，奪取軍需品甚多，死日人百餘人，傷者四十餘名，八月二十八日在梨樹鎭又奪取一列車，因此此段火車，晝行夜停。

十二　毒品公賣

某方謀弱在東北民族，在指定地點，令人種植罌粟，各地設立收買鴉片公署，按地畝之產量，盡數迫買，不令私蓄，違者以鴉片法令處罪。又公令各縣鄉鎭，各商埠地，成立鴉片零賣所公賣，便於人民吸食，不分男女老幼，多罹於黑籍。最可痛恨者，零賣所利用女招待員，勾引一般青年，墜此苦海。東北預備設立零賣所五百六十處，現已到八百餘處，哈爾濱一處，計算公私零賣八十餘處，女招待員二千四百餘名，令人聞之失色。某方又運去毒品海洛英，馬啡，紅白丸等，以抽代吸，業已遍於各地。

苦同達極點。近郊的耕地每畮十畝，僅值二百餘元；較九一八前，落價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在距城五六十里外的可耕荒地，每畝價值不過一兩元。因爲那裏村莊稀少，往返一趟走路的時間就要多半天；若在地裏架一間房居住的話，不是被官廳認爲有通匪嫌疑，便是眞個作了匪窩或被搶刼。在此特別情況之下，所以有許多可耕地而無人耕耘，半年生着茂草，半年堆集着盈尺厚的枯草與落葉。

地價雖是這樣賤，然人心始終不安定，也是沒有錢，誰也不肯買，因之就只有逐漸的再困窮，壓迫在農民的身上。統制者雖竭力清鄉防止爲匪，但終於事實証明了不可能。許多有志的青年全抱有很大的民族意識。

吉林的警察廳長，每三五天之內，必定召集民衆講演一次；今天東城，明天西城，眞像煞有介事，忙個不了。做着外國人所當做的工作。各次的講演，都是由警察通知，每家必需去一人聽講；地址多是借戲院或是電影院，因爲八萬人口的吉林，從前有五六處戲院及電影院，現在却因爲市面蕭條不堪，只開着一家戲院，每票雖僅賣一角錢，但一天還賣不上三十個座，拿我們內地任何一個八萬人口的城市相比較，就更可想見東北同胞，是處在如何的經濟狀況之中了。

據說吉林的警察，屢次裁撤，現在僅剩了三百人，除了大批的匪用軍隊去剿外，其餘的事都得商民幫助來辦。所以警察廳，派由每家或每個商號，常預備出一個，有時集合起來操練，講演；有時隨同警察去做事。綏戰正緊急的時候，這個廳長曾召集了全城所預備的人來訓話，他說：「我們是滿洲國人！你們都是預備兵警！現在綏遠咱的人直向後退，假使中國的軍隊來打我們，我們要一齊抵抗！………」聽的人在軍警監視之下，誰也不敢說別的話，但是心裏都有一個想念：「媽拉八子的！丈八！一個月拿了洋人幾百元的薪水，連他祖宗也不要啦！我想×××××××若不緊跟着你，也不至於說這樣沒心肝吧！」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僞組織對我們的戒心。

駐在地的軍隊，穿了黃制服，故意常在街中走，意思是顯示駐軍的多，實在人民都知道，白天街上走一天

十三　民族歧視

朝鮮人民，現下極被優待，所抽壯丁，朝鮮人比華人處處見優，但朝鮮人之堅決反抗某一方者極多，俱待機而動。朝鮮軍，多活躍於延吉，琿春，和龍，汪淸四縣，及安東敦化等處。

十四　危機觀察

根據以上種種情形，某方之內地危機，爲不可掩之事實，玆將其狂謬，自餒，矛盾狀態，分列於下：

（一）某方自侵佔東北四省後，屢次要求俄蒙共同設立和平委員會，及國境勘界委員會等，迄今未有結果，僅以大軍在蘇聯邊界會操示威，宣傳攻打海參崴，虛張聲勢，實則未敢越雷池一步。

（二）某方軍隊素稱嚴肅，今則各地駐軍每日三五成羣，縱情酗飲，大街小巷，遊行狂呼，肆無忌憚，其長官見之，亦無可如何。足徵其軍紀之散漫。

（三）實行集村，聲言便於保護民衆，實乃怯與義軍接觸。某方不得施行追本淸源之法，以防義軍之襲擊。

（四）去年五月間，駐綏芬某方軍隊夜間守衛兵士自相殘殺死者二名，且其國內屢生不祥事件，去春颶風撞毀兵艦多艘雨雷爲災，生活極不安定，經濟拮据，農村破產，此顯露其人民困苦與政治之不穩。

（五）東北面積廣袤數千萬方里，邊界設防即有大軍二十萬，仍嫌不足，而某方東北駐

，夜晚就上火車開走了。綏遠戰事開始的時候，但知吉林等處的軍隊，十之八九調往熱河境；攻綏遠失敗後，却又開復原地。軍隊究竟是中國人，漢奸長官雖然那樣的拍，對方還是不很信任；所以各處駐軍的槍械，平時都收藏在被監視的庫裏，必須出發或剿匪的命令下後，纔一人發給一支槍若干子彈。

再據歸來的友人說，吉林的天氣，這冬三個月的時期，有一半的日子在下雪；有時連着下幾天，有時下了之後不久就出太陽。說來這種情況，倒與長江流域夏季下雨的情形相像；但是不戴帽子到野外去的人，最冷時，耳朵用手一擦，就可以不覺疼痛的掉下來。

最後，他說在這二千多里的火車中，除受多次嚴厲的稽查外，錦州那邊完全是一片白雪；從錦州到天津，就只是乾地。若以國旗說，却變了三種顏色：在冀東，是我們民元以來所用的舊五色旗。偽滿洲國呢？却是把這舊五色旗的紅藍白黑四色，仍然順序的置於全旗四分之一面積的左上方，其餘四分之三的面積是黃色。直到離天津不遠的三四站，纔看見了我們的青天白日旗。回想五年前走這條路時，不勝「山河依舊，人事日非」之感！我們錦繡的山河，豈能長此割裂！

一月廿六日於天津

二 淪陷後之東北

張其昀

余往者嘗行役遼吉，與關外人士遊，歸後才一月，而瀋變暴發，東北四省相繼淪喪。有同學王君遼寧省桓仁縣人，嘗致書於余曰：『離鄉四載，風物全非，雙親老矣，歸省何年？鄭思肖所謂春風仍日月，世界自山河，每念宋亡，則心涙湧，而不知尚在人間焉。今更亡命江南，身罹亡省之慘，夢中家人，醒來幻覺。亡國之慘。只有亡國人知之；亡國之涙，只有亡國人灑之……』！王君之言，直抒東北三千萬同胞之公憤，茲敬錄於篇首，願我全國國民共讀而共思之。

偽國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九日成立，定都長春，號曰新京，按三月九日乃日俄戰爭日軍佔領瀋陽戰事告終之一日。同年九月十五日，簽訂日滿議定書，按日本併吞朝鮮，亦曾有日

軍，實在數目雖號稱十師團，實則六個整師團又兼朝鮮二個師團而已，一旦開戰，必陷於首尾不能相顧。

（六）某方常集合開會，提倡自給自足，令人民植棉牧畜以防經濟封鎖。

（七）某方自強佔東北後，即宣言大宗投資，開發五種事業，迄今五載，投資實爲寥寥，僅華人投機份子，借外力投資，而某方資本家不欲投資於此建在炸藥上之王道帝國。

（八）至於其他一切軍事秘密，不能眼見者，不敢妄言，照此大勢而論，某方用威嚇外交，投機手段，而攫取東北，使桃源世界變爲炸藥庫，屠宰場，民衆莫不痛恨。至于巧使華蒙人擾亂我國，猶是某方慣技，殊不知人民心理，雖暫時忍受其驅策，實乃借勢成事，機會到臨，必立刻反正，此可斷言。

綜上所述，某方之內憂外患，日益尖銳，素稱爲天堂的東北，今一變爲地獄，民衆決不甘死於鐵蹄之下，決不甘度其奴隸生活，觀義勇軍之相繼而起，及偽軍之不時反正，即明證也。

廿六年一月四日

韓議定書。此皆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二十二年三月，偽國盡奉東北鐵道，以委任統治名義，合併於南滿鐵道公司，藉作建國紀念之禮物。二十三年三月，偽都長春之傀儡組織，宣布滿洲國為滿洲帝國，大同年號改稱康德。同時日本改革在滿機關，以駐滿全權大使兼任關東軍司令官，凡關東廳（即旅大租借地）南滿鐵道及鐵道區域，均受大使館之監督。駐滿大使之規制即仿效從前朝鮮統監。日人之組織愈嚴密，則操縱東北亦愈緊迫，統治偽國益形强化。試舉其最重要者數事，曰新省區之劃分，曰鐵道網之完成，曰實業之統制與壟斷，略述如左。

最近偽國之行政區域凡十一省二市，舊遼寧（仍稱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尚存其名，但面積大為縮小，新設黑河，三江，濱江，間島，安東，錦州，興安七省，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實行。至新京與哈爾濱（即濱江縣）則各設特別市。查省區縮小，原為我國多年懸案，日人此次毅然行之，其用意固不僅謀中央集權之功效，而顯為國防計劃之實施。故各新省之省會，悉為軍事上之重鎮。興安省之下復設東西南北四分省，其地介居遼吉黑熱四省之間，本為蒙古族之牧場，近年草萊初闢，新設縣治，今偽國特廢去縣治，仍以旗為單位，與其他各省不同。於此見日人經營蒙古之決心，欲以興安省為侵略我塞北諸省區之根據地。

南滿鐵道及支線約一千公里，及兼併東北諸鐵道，長度增至四千公里。二十四年三月復非法收買中俄合辦之中東路，長一千七百公里，改為北滿鐵道。加以近年新築鐵道，截至二十四年底，東北鐵道長度已達八千一百公里，設新京（即長春）奉天哈爾濱洮南四管理局以統治之，又松花江水運現亦由南滿鐵道公司附帶經營，水陸運輸囊括無遺。長春乃所謂二港二線政策之終點，二港即大連與羅津，二線即南滿路與吉會路，因歐洲大戰之經驗，日人已洞悉其本國與我東北之交通，若經由開放之黃海，殊不可靠，為萬全計非於日本海沿岸另築新線不可。此為吉會路之緣起，但因我東北人民之激烈反對，遲遲未能實現，九一八以後，利用已成諸段而迅速完工，並於朝鮮北部築羅津港為其出海門戶。自長春至大阪經由大連港需七十一小時，若取道羅津則五十六小時可達。故吉會路為東北對日交通之捷徑，日本大陸政策上日本海中心時代已由理想而成為事實。羅津港規模極大，預定以六千萬元（日金）之築港經費，達九百萬噸之吞吐能力，目前已完成其三分之一。復以吉會為起點，一線通三江省之省會，名圖佳路（圖們江至佳木斯即樺川），一線通黑河省之省會，名拉濱路（拉法站至濱江）與濱黑路（濱江至黑河），一線自長春向西展築至洮南，抵興安南分省與北分省之省會（即索倫與呼倫），前二線已通車，後一線正在修築中。此偉大之鐵路網皆以長春為其中樞，是為偽國建立新京之地理原因。新京都市計畫亦甚宏大預定能與日本六大都市相頡頏。

東北鐵礦儲量最富，中國內地僅當其四分之一强，日本尚不及其八分之一，在東亞確有舉足輕重之勢。東北鐵礦集中於遼寧省東南部，有三大礦區曰鞍山弓長嶺廟兒溝。日本鐵礦有十分之九以上須仰給外國，進口生

鐵以印度居首，東省次之，民國二十年度東省生鐵運往日本者已超過印度之上。二十四年日人於鞍山設立昭和製鋼所，資本一萬萬元（日金），三大礦區盡歸掌握，預定每年製鋼能力五十萬噸，故遼寧將成爲東亞鋼業之中心。東北各煤礦除南滿鐵道公司所經營之撫順烟台本溪湖諸大礦外，現悉合併滿洲炭礦會社，名義上爲日滿合辦，資本一千六百萬元，每年產煤額約一百六十萬噸。又吉黑二省之砂金礦，現悉合併於滿洲採金會社，資本一千二百萬元。日人爲統制東北石油計，於二十三年成立滿洲石油株式會社，並頒布石油專賣法，凡石油之製造及輸出入，均須得政府之特許，以謀需給之調整。撫順煤礦之油母頁岩，用乾溜法提鍊石油，經長期之研究，於民國十九年開始出油，專供日本海軍之用。查日本海軍平時石油消費量約四十萬噸，預定可全部取給於撫順。二十五年日人又設立滿洲油化工業會社，資本五百萬元，取遼寧西安之煤礦，設法液化，使成石油。查煤礦油化可補助天然油與頁岩蒸溜油之不足，實爲最新之設計，正在積極進行。

就對外貿易而言，東北素有光榮之歷史。在九一八以前，東北進口貿易約佔全國進口總額五分之一，其出口貿易更佔全國出口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其對外貿易向居順態，爲我國最大出超區域。故東北可稱爲中國之肖子，且其對外貿易發達之速，實遠勝於其浪費之母親也。據民國十八十九兩年統計，東省進口貨來自中國本部者佔百分之三十，出口貨運至中國本部者佔百分之二十四，即東省對外貿易約有百分之二十七係對本部貿易。自日俄之戰以來，東省對本部之貿易業已加倍，而近年由本部運往東省貨物進步之速，尤超東省出口而上之。九一八以後，本國貨物逐受外國待遇，由本部輸往東省之貨，不得不受關稅運輸種種限制，價格提高，銷路日蹙。最近我國輕工業如紡織捲煙麵粉等業之衰落，要以喪失東北市場爲其最大原因。國貨如綢緞茶葉瓷器等，均受日人之排斥，殆絕迹於東北。關內外之經濟關係已爲日人根本破壞。中國本部在東北貿易上所佔地位，據二十三年統計，已跌落至百分之十，反之日本則佔東北對外貿易總額之六成，僅以進口而論則佔八成。可見東北商業已完全爲日人所把持，淪於殖民地之狀態。

以上所述，爲最近五年來日人積極經營東北之成績，在表面上觀之，日人似已獲得種種利益。然日本欲統治東北，已傾其帝國三分之一以上之武力，其屯駐東北之軍隊共七師團，總計兵額達十三萬人，在東北所耗之鉅額軍費僅就最初三年計之，已達五億七千萬元之鉅，而僞國每年輸將於日本之九百萬元協欵尚不計。若此鉅欵作爲改善日本本國人民生活之用，豈不勝於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東北之經濟基礎完全建築於農業之上，開發東北之最有力者當推農民，東省出口之數值農產品常居四分之三以上。農務改良絕對需要大多數農民之合作。在鐵蹄蹂躪之下，無從下手，更何從收效。日人屢以人口過剩爲言，然日本勞動者移居於朝鮮者爲數極少，此事頗有深意存於其間。南滿鐵道公司首任總裁就職之初，曾有每年移民五十萬於東北之計劃，但歷二十年之歲月，至九一八之前夕，東北所有日

僑僅及五十萬之半數。則所謂大規模移民之希望，殆純爲宣傳。東北旣不足以解決日本人口問題，而我膏腴之土地，勤苦之人民，已遭受絕大之犧牲，殊堪浩歎。東北誠富於國防礦產，但日本所需要之資源，在和平狀況之下，儘可謀兩利互存之調劑。日本已由農業國而成爲工業國，欲發展工商業之市場，中國四萬萬人民之好意豈不更爲重要。數年來日本在東北種種設施，莫不着眼於軍事計劃，殊不知此皆作繭自縛，倒果爲因之舉。而日本預算已因此失其平衡，每年巨額之不足，惟賴公債以爲抵補，恐終有民窮財盡之一日。要之，此五年來東北歷史之教訓，已明白詔示以外國武力佔據一地，欲謀地方之繁榮，決不可能，舍己芸人終爲徒勞之事。

最近五年來我東北同胞，因農產之銳減，移民之杜絕，壯丁之犧牲，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據二十一年統計，東北耕種面積較九一八以前減少四分之一强，糧食收穫因而銳減，而農民對於軍費負擔，則與日俱增。大豆與豆油豆餅向爲東北出口貨第一大宗，而以德國爲最大顧客，近因德國擴張軍備，經濟困難，購買力弱，限制大豆輸入，豆餅之銷路又爲賤價之硫酸錏所壓倒。吉黑農民因豆價慘跌，甚至以大豆爲燃料，痛苦不堪言狀。日人又用統制方法，上下其手，使農民之收穫僅能得最低之代價。柞蠶絲於大豆同爲東北名產，近年人民流離死亡，致灰絲之減收爲前所未見。又東北木材產額亦逐年減少。因農村凋敝之故，東北對外貿易總額較之九一八以前實已激減。東北近二十年來對外貿易向居出超地位，最近數年則變爲入超。至進口增加之原因，並非由於東北人民購買之增進，而由於日本在東北大興土木，軍需浩繁，一切建設材料均由日本輸入之故。

東北爲華北數省過剩人口之天然出路，當民國十二年至十九年間，移民總數在五百萬人以上，而在十六年至十九年之三年中，定居於東三省者約有一百五十萬人之多。此輩移民皆體格尙大，智力亦强，勤懇努力，開發富源，東北經濟之進步皆賴移民之力。至日僑人數在九一八以前不過二十五萬，尙不及東北人口總數百分之一，實則德意二國在法國之僑民尙多於東北之日僑。日人以爲移民不能成功，則一切權利皆浮而不實，又明知其國民個人之奮鬥力不及華人遠甚，故在僞組織成立以後，即解決商租權問題，使日人可到處自由來往，自由居住，享有不動產所有權。以武力爲後盾，日僑人數現已增至五十萬，朝鮮人則自六十萬增至百萬以上。新來之日僑農民僅居一少部分，其能否安居樂業，尙待事實之證明。至於關內移民則取締入境，檢查苛嚴，百方迫害，實際已等於封鎖，惟因一切軍事建設，不得不吸收若干勞工耳。夫東北確爲中國之生命線，而決非日本之生命線，此自然之理昭昭明甚。據專家估計，東北人口尙可增加一倍，今則艱難創業，半途而廢，豈爲我國民所能忍受？

我東北三千萬同胞，經日本五年來不斷之威脅利誘高壓防範，然民族意識依然蓬勃，思念祖國愈益深摯。日本在東北屯駐之軍隊，爲義勇軍所攻擊而不遑寧息，東北鐵道僅於晝間開行，戒備森嚴，日人雖時時宣傳已入安定狀態，實則自欺欺人之談。民國二十三年東北義勇軍總數在十三萬

人以上，此僅就有組織有規律之義軍而言，其散處各地之小部隊尚未計入，此皆我東北年富力强之壯丁也，我義軍但憑愛國熱忱，奮白刃步槍與敵人相搏，其結果之悲慘不言可喻。惟賴天時地利之適應，森林高粱之掩護，隨時行奇巧之戰術，作局部之抵抗，此數年來，我忠勇之青年男女，爲我祖國作光榮之犧牲，流無量之熱血，眞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此無數之無名英雄，非自信能克服敵人而作戰，乃爲喚醒國魂，振起我中華民族獨立立自治之精神而作戰。故東北土地雖可爲外人武力所征服割裂，然中華民族悠久偉大之血統與精神則永遠不能磨滅。

余前接桓仁王君函，曾復書以慰之，謂吾人此時勿過悲戚，歷史變遷皆有原因。吾師丹徒柳先生著遼鶴卮言一文，其結語有曰：『官僚不足與國也，土匪不足成事也，官僚而土匪，土匪而官僚，猥曰北大營兵工廠，練兵製械足爲關東帝，曾幾何時，冰銷瓦解，耗矣哀哉……』（原文載於國風第一卷第五期，二十一年十月）余讀之滋痛。柳先生曾應東北大學之聘，客居瀋陽，其所言皆事實，關外人士諒所共覩、天下無不勞而獲之事，凡欲與敵人以堂堂之陣相見者，必自瞭解敵人重視敵人始。日人之侵略政策誠爲我國民所深惡痛絕，然日本國勢之强盛自有原因。吾人誠不能因循苟且，然亦不當作虛驕幼稚之論。余嘗遊歷旅順，登白玉山，俯臨黃海，披覽日俄戰事地圖，懷東鄉元帥乃木大將之功績，甚爲感動。『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比乃木大將詩也，余於此不能贅乃木氏之傳記，要之彼不僅精通現代戰術，而亦深受人文訓練。東鄉元帥於宋明理學頗具心得，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句。東鄉元帥既成大勛，乃退休林下，恂恂如老儒，爲國民之師表。明治時代有此輩好學而自愛之軍人，決非偶然而致，當由善良之風俗薰陶而成。世無佳因，何有美果？再觀當年之民間教育家，如福澤諭吉以講學著書辦報爲其畢生事業，初無赫赫之功，然其歿時，遠近相會送殯者二萬餘人，可見其教澤沾被之廣，其弟子多能實事求是，於實業界多所建樹。抑國家之實，不僅在少數領袖人才，尤在於全體國民之毅力。日本當日俄戰爭之時，租稅之增徵，戰債之召募，使農家負擔加重甚多。然日本農民值此非常時期，顯其愛國之至誠，節衣縮食，以補農業資本之缺乏，老幼男女皆同心協力，以補農業勞動之不足。國家雖有大事，庶民沈重之態，自外觀之宛如不知其有大戰者，如農務改良諸端，在平時不易推行者，皆於戰時而廣行之，其成績亦頗顯著。於是日本農產遂呈得未曾有之豐收，如一九〇四年米之收穫爲五千一百萬石，比之平時（四千二百萬石）多百分之二十有奇。非獨米糧爲然，麥及蠶絲亦各優於平年之生產。日俄戰爭延及二年，日本農民以勇敢之兵士，精良之軍馬，豐富之糧食貢獻於國家，此爲日本戰勝之根本原因。日俄戰爭至今忽忽二十餘年，我國遭逢國難，創鉅痛深已臻其極，試問民力之進步果如何乎？余意東北自有史以來本爲中國領土，苟文獻不亡，終有光復之一日。然吾人不能誤解武力爲奇蹟，武力者一國文化之精銳也。有眞正之國民一份子斯有眞正之教育家，有眞正之教育家斯有眞正之軍人，有眞

正之軍人斯有眞正之武力，此即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苟人人有此自覺，而致力於國民教育之倡導，善良風俗之養成，使社會潛勢力日臻鞏固，則一國之優秀分子自能有穎脫而出之道，官僚與土匪之流毒方能消滅於無形，敢信收復東北之期已不在遠。此言雖似迂闊，實可起而力行，無求於人。余復王君之書，大旨如此。今所欲爲全國國民告者，亦如是云云而已。若夫超人之產生，奇蹟之來臨，存此夢想，則爲吾人良知之所不許。

（錄一月十七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秦變突作棄子書來問曉丹消息並索題所箸紅藥樓詩稿因集唐人句報之

賀良璜 敏生

佳士欣相識。飄然隔去塵。自傷遲暮眼。終是拙謀身。戰哭多新鬼。悲歡屬故人。游秦未得意。詩句逐時新。

（一）杜甫　（二）張蠙　（三）杜甫　（四）崔湜　（五）杜甫　（六）蘇頲　（七）張蠙　（八）徐鉉

南樓登且望。慘慘暮寒多。同調嗟誰惜。冥心自委和。來傾阮氏酒。行唱接輿歌。勝事經非少。臨危欲負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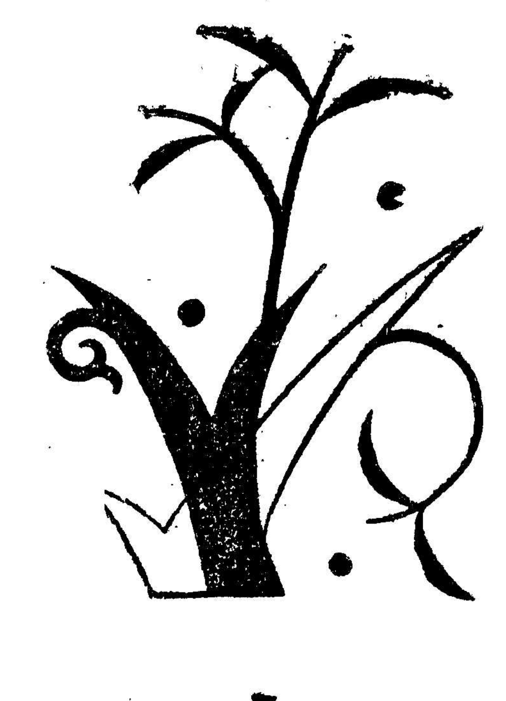
（一）溫庭筠　（二）杜甫　（三）杜甫　（四）張說　（五）岑參　（六）白居易　（七）白居易　（八）劉長卿

風景每生愁。淸言殊未休。平生抱忠信。回首見沉浮。亂後居難定。春還鬢已秋。長歌楚天碧。雲水自悠悠。

（一）李白　（二）岑參　（三）岑參　（四）高適　（五）杜甫　（六）劉希夷　（七）柳宗元　（八）王建

行紀添新夢。灣頭見小憐。鳳媒羞自託。章句此空傳。飄泊仍千里。重來又隔年。瑤琴多遠思。一擬問高天。

（一）司空圖　（二）李賀　（三）駱賓王　（四）張九齡　（五）方干　（六）杜甫　（七）王昌齡　（八）杜甫



未來的德俄戰爭與戰略（四）

馬季廉

七　德國能戰勝蘇俄嗎？

希忒拉十字軍能獲勝利嗎？法西斯軍隊能戰勝社會主義軍隊嗎？這是一個中心問題。這是資本主義的存亡，人類文明之毀滅或建設的重大問題。這個問題只能用歷史的法則，唯物辯証法可以答覆。但此時不能專從空洞方面來解釋，而要用數字來說明雙方的力量。一九三四年作者在「希忒拉征服歐洲之計劃」一書中，對希忒拉能否在西歐戰爭中獲勝，他的答覆是肯定的，但必須西歐各國沒有組織，各自爲政。這種分析現時可以適用於德俄的情勢。

德日對於共同防俄，早有諒解（雖然此書起草時，德日尚未締結防共協定，作者早已看到此層）。所以在德俄戰爭中，蘇俄要同時應付東西兩方面。德國進攻蘇俄的時候，日本縱不事先亦將同時自海參崴進攻西伯利亞。這不是說蘇俄自戰事開始時，即要同時與這兩大反共十字軍作戰嗎？這是一個錯誤。在現狀看，蘇俄自然要在歐亞作戰。不過亞洲的敵人，軍事上並沒有優勢，單是日本也不能牽制着大批蘇俄軍隊。

日本進攻西伯利亞實有種種阻碍。因爲西伯利亞，土地遼闊，人烟稀少，草莽未闢，交通不便，不用說大軍迅速進攻不可能，就是逐漸進展也很感困難。加以現在蘇俄在這方面，集中大軍，建有要塞，日軍進攻，更要感到極端困難。據美國參謀部人員貝茲（Betts）計算，縱然紅軍弱於日軍，在戰事開始後之六個月中，日本不能在貝加爾湖與紅軍作一決戰，而在此時日本要將主力分散各地，鞏固他們的占領。所以蘇俄雖然用很少的軍隊，可以沉着應戰，不用再請求援兵，即可阻止日軍的前進。今日因爲蘇俄積極發展遠東西伯利亞的結果，遠東特別紅軍在人力，技術及經濟方面，已能完全獨立自給。這與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的形勢實有天淵之別。惟這尚非日本不能掣肘蘇俄的惟一理由。

不僅東部西伯利亞防線廣闊，防務鞏固，而在這方面的空軍戰略，更使蘇俄占於有利地位。蘇俄用直指日本心腹的海參崴的空軍，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飛往日本，轟炸東京，大阪，神戶各地，給日本一個重大挫折。在地理上海參崴離日本海岸只有五百英里，較倫敦距柏林尤近，在戰爭爆發最初幾小時，甚至幾分鐘，蘇俄空軍的轟炸機，可以直飛日本人烟稠密，容易起火的各大城市，實行轟炸。這種事實可以使日本在滿洲的軍隊還未前進到五十英里的地方，即可使希忒拉的亞洲同盟遭受重大打擊。世界各國參謀專家，對於此事皆知之甚稔。這大概是日本軍部不令關東軍向

蘇俄前進的惟一理由。因爲直指日本心腹的空中戰爭，以紅軍轟炸機之强大有力，世界馳名，日本既不能使之停止，更不能用空軍施行還擊，因爲西伯利亞幅員廣大，日本空軍甚難奏效。就拿距離日本最近的蘇俄工業根據地庫尼茲基盆地（Kuznetzki Basin）說，也有三千五百英里遠，不是日本空軍所能達到的地方。莫斯科自然更不成問題。日本飛機惟一所能到達的地方，只有海參崴，但是那裏早已有了充分準備。蘇俄空軍在日本突然攻擊還未能予以打擊之前，都要飛在空中。那麼日本命運已經是如千鈞一髮了。故日本空軍不能與蘇俄空軍一決勝負，毋庸贅述。就是日本强大的海軍加速前來攻擊，恐怕也爲時過晚。慣向中國侵略的關東軍，恐怕也要進退失據。日本向亞陸大進軍的光榮幻夢，行將成爲泡影。

日本軍人分爲兩派，一爲急進派，關東軍及東京軍部屬之；一爲穩健派，軍事參議會屬之。穩健派對於軍事上的弱點非常瞭解，故主張乘機伺變。這兩派誰占上風是另一個問題。但是空軍戰略可以迅速重大的解決了蘇俄的第二防線問題。在軍事上予日本打擊，還需要若干時日，但是日本有一個重大的不利，就是在戰爭發生的同時，中國要起動亂。這是比較蘇俄與德日防共聯合雙方實力時一個被漠視的因素，不過若沒有這個因素，這種比較即無意義。

在考察希忒拉反俄十字軍的力量時，我們不要忽略一個重要點。就是阻碍反俄十字軍的有兩個國民革命軍，一在歐洲，一在亞洲，一個是反對中歐法西斯主義，一個是反對東亞法西斯主義。在歐人眼光看來，還是第一個反對法西斯軍隊與他們利害密切。西伯利亞紅軍在主力戰中，總算居於次要地位。德國在對俄作戰時，必須留一部分軍隊在西方，以防法國。這與上次大戰時，俄國在對德戰爭外，尚以一部軍隊與土耳其作戰一樣。是以德國在歐洲的小同盟國，如波蘭，芬蘭，匈牙利等，在比較德俄兩國實力時，可以放在一旁，因爲尚有小協約國及其他忠於國聯盟約諸國可以將這種法西斯力量抵消，他們對於這種戰爭不能作壁上觀。所以眞正集中大軍，彼此直接對壘的，只有蘇俄與德國。這是要比較兩國實力的基礎。這種比較可以分爲四層，也就是四種潛在戰略的比較。第一是物質力量；第二是作戰方略；第三是空中戰爭；第四是社會戰略。這四種實是現代戰爭決定勝負的因子。每一種有一種特別重要，有一個特別答案，其總和即可指示出結果如何了。

八　德俄實力的比較

兩國實力的比較可以分爲人力，機械力及經濟力三層來說明。

人的力

社會主義先鋒的蘇俄共有一萬八千萬人口，而法西斯主義先鋒的德國只有七千萬人口。其比例如二又二分之一與一之比。但這只是表面上計算的根據。而事實上戰爭生產程序的物質力量之大小，不僅要看人口的數目，也要看組織的水準。所以數量及效率二者必須都要加以考慮。若初次看來，在組織效力上，德國似較有利，但在數量上則蘇俄占優勢。

在這個戰爭中，雙方要在自北冰洋至黑海之二千英里戰線上安排着大軍。這種戰爭不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會的戰爭。其情况之慘酷，影響之遠大，較上次戰爭大概還要厲害。無論如何，必須與調動大軍，他們不僅是要推動龐大的作戰機器及摩托，還要在這種機器掩護之下，去實行戰鬥

，進攻及占領。有人說近代戰爭，人力可以逐漸減少，這是空想。反之，現代坦克車，鐵甲車，空中巡洋艦（Aircruiser）等機械化戰爭，更需要有訓練，有專門技術的人力。那麼德國能動員多少軍隊呢？

德國人口雖然不多，但在上次大戰中，動員的軍隊頗爲强大，沒有疑義，這次希忒拉及高林所動員的軍隊大致還要强大。現時德國常備兵爲五十四萬六千人，約爲三十六師；但在徵兵服役年限加倍之後，至少增至七十萬人，約爲四十六師。這是正規軍。至於第二種常備兵，雖然不是正規軍，但皆有訓練，隨時可以動員，這包括各種國社黨指導下的各軍。其詳細數字如左：

（一）棕衫軍	四〇〇，〇〇〇人
（二）黑衫軍	二〇〇，〇〇〇人
（三）軍事化勞工團	二五〇，〇〇〇人
（四）軍事化摩托化隊	五〇，〇〇〇人
（五）各種警察	一五〇，〇〇〇人
（六）邊防軍	五〇，〇〇〇人
共計（約爲七十二師）	一，一〇〇，〇〇〇人

德國這種非正規軍在平時已完全武裝，受到充分訓練，居住在兵營裏面，實際人數遠較官方發表者爲大。故德國在動員後的第一線軍隊計正規軍四十六師，七十萬人，非正規軍七十二師，一百一十萬人，共爲一百八十萬人。這與一九一四年戰爭發生後，威廉第二所動員之九十二師，頭四個月中動員之一百一十二師相彷彿。在戰爭初期還要動員更多的軍隊，必須要經過相當時日，方能將年輕及年老之後備軍召集起來，予以武裝訓練，送至前線。不過希忒拉開始即有一百一十八師大軍，若與法國平時常備軍只有三十師，帝俄時代動員之後只有一百零五師比較，希忒拉的聲勢已經很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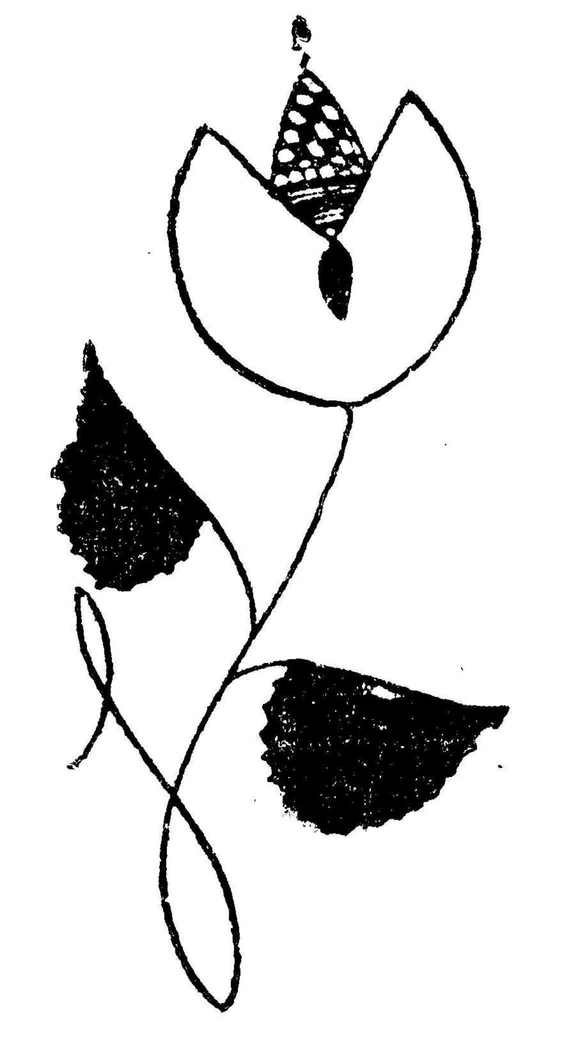
德國的第二線軍隊如何？德國現在的後備兵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五年各級，能服兵役的人，現時有九百萬，其中五分之四，約爲七百萬人，適於服兵役。上次歐戰時，德國曾竭其全力動員二百四十一師，約爲平時正規軍的百分之四七二。但終於崩潰。顯然希忒拉不能動員這許多軍隊，不僅因爲希忒拉不能血戰四年，還因爲動員之正規軍在戰爭開始時鑒於大部德人之積極反對希忒拉及戰爭而士氣沮喪。無論情形如何，希忒拉之動員新的軍隊，絕不像興登堡，魯登道夫那樣順利。戰爭時期越發延長情勢將要愈趨不利。這與社會的戰略有密切關係，此處所要証明的只是德國在戰爭爆發時，可以動員一百二十師軍隊。

蘇俄能動員多少軍隊呢？蘇俄平時的正規軍爲一百二十九師，一百三十萬人。最近蘇俄將徵兵入伍年齡減低，這個數字更要增加。蘇俄平時軍隊已較德國正規軍及大部之非正規軍强大。而蘇俄之警察尚不計算在內。那麼，在動員之後，蘇俄軍隊能有多少人呢？如果我們假定，戰時軍隊約較平時軍隊增加一倍，蘇俄軍隊當動員之後應爲二百五十八師。但是在腐敗的帝俄時代，在上次歐戰中間，也較平時軍隊增加百分之二二〇，有一百五十萬人。今日蘇俄人口年有增加，有不能比擬的廣大，工業基礎，有極端改進的組織，實際軍隊更遠較這個假定數尨大。無論如何，若平時軍隊到戰時增加百分之一五〇，蘇俄軍隊已可增至三百五十師至四百師，而德國只有一百五十師至二百師。此地應加注意者，即德國之二百師已爲平

時之四倍了。

四百師社會主義的軍隊！凡考察過蘇俄現在的人口及資源與德國作一比較的人士，沒有人懷疑這個數字的實質可能。或則有些外國軍事專家懷疑這個數目實現的可能，如設備及運輸問題，能否够用。此地我們只指出根據蘇俄及正規軍的數字，推斷有這大的潛在力量。那麼，蘇俄軍隊在質的方面，如訓練，戰鬥及耐久力是否弱於德國隊呢？

一九一五年帝俄軍隊其武裝之窳敗，自不能與當時德軍同日而語，其必勝之心，也遠不如德軍。但他們的耐久力則較德軍為大。今日社會主義的軍隊，在軍事訓練上，作戰技術知識上，實際戰鬥力及適應力上，都占世界第一位。在他們的必勝之心，瞭解何以作戰及集體的保障社會主義上，可以說，罕有其匹。這與强迫動員的後備兵眞是判若霄壤。蘇俄紅軍不僅是有完全紀律的軍事組織，而且具有共同的信仰，是一個政治，技術，文化的大學，培養許多自由的有高深造詣的人民，這些人民厭惡戰爭，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若遭攻擊，就要決一死戰。這個社會的因子在作戰效率上的影響，一九三五年紅軍大演習時，已為外國觀察者所公認。今日蘇俄步兵的戰鬥力並不弱於法國，或則還要超過法國。蘇俄的騎兵就是德國也承認是歐洲最強的，因此希忒拉也特別訓練騎兵，計有騎兵十二師，而步兵只有二十四師。歐洲其他各國的軍隊比例皆不如此，德國目的顯然在補救在蘇俄境內平原作戰的缺欠。指揮軍隊的將校如何呢？浩夫曼派的軍事家，皆以為蘇俄的四萬將校年事既輕，又無經驗。紅軍士官皆出身農村工廠，當然與世界最優良的德軍士官，不可同日而語。初聽此說似乎不無理由，但實際未免有點滑稽。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時代，政府當局曾以同樣態度看待革命軍。作戰能力及技術，並非某一階級特有的遺傳，而是社會階級向上的產物。自長期的歷史看來，勝利者總是新興階級的青年將校，失敗者總是沒落階級的官佐。紅軍將校是世界上最年輕的，他們在上次歐戰及內戰中也有過充分經驗。在近年蘇俄大建設期中，一方面獲得資本主義者作戰的知識，一方面更增加了社會主義作戰的獨有策略，這雖是一個小的區別，但結果則很大。蘇俄共有十三個大規模的軍事學校，專門培養青年將校，在一九三六年，曾栽培了一萬六千高級士官。斯達林，伏羅希洛夫的農工子弟一定要超過希忒拉及高林的將校。（未完）





西安一月

李天織

西安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之非常事變，其發生與解決之蹤，均出一般人意料之外。記者駐陝將及一年，事變當日，適在城中，玆於一月十一日晨抵滬，爰詳述一月來之聞見及事變因果，以作讀者之參考。雖明日黃花，但此爲民國史上的空前大事，固不能無記。

事變原因

陝省以往因地處偏僻，封建思想未能盡脫。自民國二十二年遭赤匪之侵擾，楊虎城無法抵禦，中央軍始入陝協剿。陝省政府改組，以楊虎城專任綏靖主任兼十七路軍總指揮，邵力子任省府主席。各機關本省辦公人員，因嗜好所累，多被淘汰，結果，只見陝人失業，而不見謀得職業，本省紳士對此，極爲憤慨，故有「中國尚未亡國，而陝西已亡省」之憤語，此話雖不合邏輯，細思之當能悉其命意所在。楊虎城在陝，原爲操縱一切之局面，此時驟被壓迫，自有不滿，暇時對人談話，常以「不够單位」爲謙辭，其思想當然爲圖擴張其勢力，能在西北自成一個單位。此種封建思想，最易爲失意分子所利用，此實爲西安事變之主要原因之一。東北軍方面，則因家室無存，年來移駐西北剿匪，不無損失，思鄉之念無時無之，因誤於所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之謬論，無形中與赤匪之宣傳相同，以是剿匪之效率大減。蔣委員長初次到陝時，東北軍各將領即有請求停止剿匪之醞釀，蔣則以赤匪已至日暮途窮之境地，此時若不根除，必貽禍將來，地方人民將不堪其擾，故未之允。及蔣委員長以綏戰緊張，赴洛主持援綏之際，西安方面即與赤匪有所接洽，於是張學良乃親自赴洛陽向蔣報告一切，並陳說此時如再不停止剿匪，東北軍將不能再爲統率。蔣乃與張再度赴西安，召集東北各將領，聽取意見，並決定剿匪之軍事，由中央軍擔任，續調中央軍入陝甘協助，期於今年三月以前，將匪患完全肅清。孰意命令甫下，西北各將領受人挑撥，誤爲中央軍於清匪之後，或不甘於己。終乃藉口彈壓「一二九」請願學生事件，而發生空前之西安事變。所以西安事變之發生，實基於封建思想及割據觀念，其發動雖驟，而其由來則漸，

背景固甚複雜也。由此可知張楊表面雖合作發動，實則目的各異，同床異夢，一般人均斷其不能持久。所以目下一般人之恐慌，不僅在目前事實，而實恐將來解決後，雙方傾軋耳。

事變前夕

西安事變之發生，誠爲一般人意料所不及，但在十一月間，即有所謂「聯合戰線派」份子在西安暗中活動，並發行「文化」周刊，以爲宣傳之工具，其言論不但偏激，且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至十二月初「文化」第四期之文字，尤爲露骨。同時復有所謂「全國各界聯合救國會」及「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張語還在各學校中活動，於十二月九日藉口紀念「一二九」開會遊行，並向西北剿匪總部，陝西省政府及西安綏靖公署請願，請立即停止剿匪，發動抗敵，並企圖赴蔣委員長行轅請願，因警察制止，小有糾紛。當時警察曾鳴槍制止，傷及一學生手指，各學生乃乘軍警不備，突改出中正門，沿隴海路赴臨潼。至午後五六時始至灞橋。時張由臨潼返西安，聞訊，復趕至灞橋，勸學生回，並允設法懲辦警察，學生有對張表示不滿者，終以時間已晚，乃折回。此項消息，總部禁止各報登載。適此時中央軍剿匪令下，大軍陸續西調。張乘西北各將領在陝之機會，連日在私宅宴請，常至深夜始散，十一日午，張楊尙聯合宴請中央在陝要人。聞是日晨張曾謁蔣有所陳述，委員長未予答復。楊在西蘭公路沿線所駐之特務隊亦調回西安。故於十二日晨一時，由臨潼發動此空前事件。

發動經過

十二日最先在臨潼發動，主其事者爲張之衛隊劉多荃部。晨一時許，即與委員長之衛士發生抗戰。此時蔣孝先及楊震亞方由臨潼回城，中途與劉等相遇，停車互話，遂被槍擊，首先殉難。臨潼抗戰延長三小時餘，委員長士兵多殉職。聞蔣委員長於激戰時，携二衛士徒步登驪山，後劉等以委員長不見，乃下令搜山，時一衛士忽被流彈所傷，委員長乃令其另一衛士高呼，「蔣委員長在此」，由一營長進前，請委員長入城，時錢大鈞腿部受槍傷，隨從秘書蕭乃華亦於被俘後遭槍殺。委員長下山，原擬仍返華清池稍事休息，嗣以屍體枕藉，不忍目睹，乃乘汽車入城，由張楊恭迎至新省大樓寓居，時已晨七時餘矣。

城內發動者爲楊屬孫蔚如部，於五時餘開始行動，先由一部士兵在街市跑步，一若平時之操練，至西大街憲兵營部，乘無戒備馳入，將睡臥之憲兵均赤身俘獲，繳械後，肆行槍殺，故憲兵死亡最多而且慘，蓋平時爲整頓軍紀，開罪過多之結果也。同時並繳警察及保安隊槍械，全城槍聲驟起，人民均於睡夢中驚醒，均誤認爲兵變。直至黎明，槍聲漸稀，記者由門縫外窺，見東大街滿佈綏署士兵，槍聲已由城內移至北門外，猶以爲叛兵已被追擊出城也。至七時餘，始由綏署派人沿街高呼「老百姓不要驚慌」。八時餘，街上即有汽車往來，散佈預先印就之號外傳單，共計二種，一爲張楊對是晨犯上行動之說明，一爲提出之主張，辭極簡單，至午前九時，槍聲始息，各街市均有兵把守，禁止通行。十二時許忽有中央飛機三十餘在空中盤飛，歷時頗久，人心至此，極爲恐慌，對此突發之事，無不萬分悲憤，然猶不知蔣委員長已被刦入城也。時聞省府衛兵·憲兵·警察全被繳械，並由孫蔚如任警備司令，西安城內中央機關均被抄沒搶劫。至午後一時許，西北文化日報西京民報首發號外，傳佈此項消息，但其辭句與以前所散發者相同，不能滿足一般市民所欲知也。是日全市商店均閉歇，並油鹽醬醋亦不能購得，街市由士兵佈崗，不見一警察，傍晚即路斷行人。

寓中生活

蔣委員長初駐節新城，仍由張副司令派兵衛護。當時張楊均往謁見，

敍陳述意見，被蔣委員長加以詰責，致張楊不能回答而退。此後張楊往謁，委員長即拒而不見，以待張楊之悔悟。後張爲保護委員長安全起見，始請委員長移居高師長桂滋宅，該宅在金家巷張公館之對面，爲高氏所新建，今夏始完成，地位寬適，頗爲幽靜。臨東大街之巷堆有蔴袋等物，禁止車馬通行，以防亂兵滋擾。陝省府主席邵力子於事變之際，疑係變兵與衛隊發生衝突，由臥室避入樓下圖書室中，後爲兵士發見，請往新城，邵當答以如係叛變或革命行動，本人寧願犧牲而不願離省府，但卒被迫移住新城內楊虎城宅之副官室，與受傷之錢大鈞氏同室，兩榻相對而居。邵夫人則因室內流彈橫飛，不能存身，乃越窗而逃，因手部中流彈，由牆上牆下，受震傷甚重，曾一度暈去，經送往省立醫院治療，始愈。邵於蔣委員長移居後，亦由新城移居九府街楊虎城私宅，邵夫人亦被接入同居。錢大鈞同時移往北大街何柱國寓，醫治腿部槍傷。至西京招待所方面，係陳誠，蔣作賓等住所，由楊虎城之特務隊包圍搜查，原可不鳴一槍而解決，但當時槍聲四起，亦頗緊張，死傷亦不少。中央委員邵元冲於謁見蔣委員長後，原已請准即日返京，嗣以友好挽留小住，仍寓招待所樓下南面一室中，當槍聲初起，房門突不能啓，引起兵士誤會，乃向室內射擊，邵氏冒險由窗中跳出，爲包圍之士兵槍擊，凡中五彈，當時均以爲已經殞命，故即報告楊張。楊氏派一團長前往裝殮，而不見遺屍，乃赴省立醫院傷兵內檢視，始知邵氏未死，但因受傷極重，遲至十六日，始逝於省立醫院。與邵同受傷者，有前青島市長胡若愚，胡係月前到陝遊覽，原寓樓下，後因招待所較大房間不敷分配，乃移往樓上一小室中。據當局謂，當時包圍兵士前往，請胡交出所藏槍枝，胡告以未有，經士兵於枕下發現小手槍，乃向之射擊，一彈貫穿兩頰，在兩耳之前太陽穴下，但耳目口鼻均未受傷，亦可謂不幸中之幸矣，當日即移往省立醫院醫治，至年底已告痊，復移往軍部所成立之招待所中。此外，陳誠，蔣作賓，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陳繼承等則均未受傷。隨從人員間有傷亡者，事後仍寓招待所中，惟由士兵包圍，斷絕內外交通。同時被捕之晏道剛，胡抱一等，亦均寓居招待所，後均被移居張學良寓附近之玄風橋，由劉多荃招待，四人一處，可作麻雀撲克之戲，招待頗爲周到。其餘各要人之隨從軍凡三百餘人，均住於新城南門外綏署交際處內，室小人多，坐臥感困難，每日除兩餐粗食外，並茶水而無之，直囚犯生活之不若矣。

搶劫述略

西安事變之前，無論軍政各界殊鮮知者。十一日晚十二時始由張楊分令各軍行動，各軍長官亦不悉其作用，臨時所發各項通行證，均係楊虎城用鋼筆親書，文極簡單，即「准某某往來新城」數字，由楊簽名，加蓋私章，各汽車亦均有此項通行證，否則一律不能通行，可見此事之發動，事前並無若何準備也。當行動之時，原令各軍不准誤傷一人，但因楊部紀律稍差，認爲係「發洋財」之好機會，於捕人之際，大肆掠刦。損失最大者爲西安車站，貨場所存食糧均被搶，時有中央軍給養米車，價值約百五十萬元，亦被刦。在搬運時，士兵私自發售，每袋僅售洋二元，但於晚間則復藉口係人民乘機搶掠而索回。同時車站停有陳誠之專車一輛，被搜凡十七次，車上粗細物件被刦一空，對於車上之重要人員，將衣服剝去，未加傷害，對重要文件，亦概置而未動，足證其目的在物，而不在人也。車站辦公室，亦被掠，隴海綠鋼車之窗幕均被割去，皮椅睡舖亦因搜銀錢而遭破壞。次重要者爲省府內邵主席寓，保安處，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安辦事處，農村合作事務局，楊振亞公館，憲兵駐在處所，不但衣服財物被刧，即辦公之桌椅亦均用汽車搬運一空。其他借查戶口爲名，各住戶財物一部之損失，尤不勝計。此種搶掠行爲，延續至三日之久，後經東北軍方面力向楊氏陳述其不可，始槍斃兵士五名，人心稍安。並規定晚九時至翌晨七時之戒嚴期間內，無論士兵商民，且不論持有任何通行證，均不得攜

帶物件在街上行走，搶封之風始息。在此期內，各機關之汽車均被徵用，國營公路局汽車上及歐亞航空站汽車之名稱字跡，均被用油塗去，所異者，於事件解決後，歐亞汽車已經放還，而國營公路局則改爲綏署交通隊矣。

機關改組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即表示，除爭取主張實現外，絕不攫取陝省政權，一切均由楊虎城主持。以是事變之翌日，楊即委杜斌臣爲陝省府秘書長，孫蔚如爲西安警備司令，李壽山爲陝西教育廳長，省會公安局長亦由楊派人接收，惟西京日報則由總部派人接收，更名爲解放日報。警備司令部初在新城綏署辦公，後始移至西大街憲兵部舊址。該部成立後，首先佈告商民，限令將私有槍枝呈繳，否則查出嚴懲。同時並佈告安民，內述及繳收公安局警察槍械，係緣於「一二九」槍傷學生事件，其他則未提及。至十三日，張楊復成立「××聯軍軍事委員會」，而將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取消，即假該處辦公。當日發表之消息，係張楊分任正副委員長，刊登各報後，次日復更正爲正副主任委員，但各街衢所懸之白布大字標語，仍稱委員長，是爲西北之最高機關，一切命令均以該會名義行之。嗣後復任命王一山爲陝民政廳長，兼代主席，續式甫爲財政廳長，於是西安市各重要機關，均易陝人。建設廳長雷寶華以係陝人，未予更動，雷氏雖一度表示謙辭，但終未得擺脫。此外各縣縣長，各機關公務人員亦均大批更動，凡非陝籍者，多被撤換，長安縣長翁檉氏被扣押，勒令繳款取贖，東北軍方面則始終未保薦一人。及中央軍由潼關西進，此時復組織抗×聯軍第一集團軍，以孫蔚如任軍團長，王以哲副之，並委馬占山爲騎兵總指揮，企圖抗拒中央討伐軍。但以天時不利，自十三日起忽降大雪，連續至三日之久，道路泥濘，以致行軍遲緩，由西北兩路調遣之軍隊均未能如期到達，故於中央軍進佔赤水之後，西北軍方面內部大起恐慌。

市民大會

十二日事變後，西安各界在張語還領導下，成立各界救國聯合會于省黨部舊址，並定十三日舉行市民大會，但以在戒嚴期間，未得舉行，屢次延期，至十六日晨九時始在革命公園舉行，由各保家長沿戶傳喚，每家須派一人參加。到會者雖相當衆多，但入門後，即不准外出，會場四周並有大兵戒備。是日天氣陰晦，大會並請張楊出席講演。張演說時，東北人士歡聲雷動，楊登台則由陝人捧場，參加市民引頸而望，多莫明其妙，張當時曾謂，彼雖爲事之發動者，但非領袖，仍希望聯合各黨各派勢力，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從事救國運動等語。張楊辭畢，即退席，民衆多隨之外出，後經崗兵阻止，復返會場，但人數大爲減少。嗣張語還及各機關代表依次演說，直至十二時餘始畢，復討論提案，你言我語，至爲煩囂，並有「槍斃周學昌馬志超」之案，亦經通過，時秩序亦亂，未經宣佈散會，門邊守候外出，主席團乃草草報告遊行路線，羣衆即蜂擁而出。遊行時，市民陸續散去，所餘者只爲各機關代表各校學生軍隊等，張之衛隊荷槍押後，情形緊張。遊行路線，原定進新城東門而出南門，但終於繞新城而行，未知何故，直至午後三時餘始散，幼年小學生均已腹飢難耐矣。當開會時，有飛機在天空低飛散傳單，散會時則由東方來飛機一架，在空中盤旋良久，市民無不翹首，多謂「機上並無炸彈」，其恐慌之心理，亦於此可見。

苦悶時期

自事變後，西安連日陰晦，不見天日。各報紙平日外埠消息，全賴中央社電訊，此時該社既被接收，雖仍發稿，均爲極不重要之簡訊，即本市消息，亦多無關重要之宣傳，不能滿足一般人之望。普通廣播無線電均被當局沒收，加以人心恐慌，消息隔絕，遂陷於苦悶之狀態。間從各要處得知一些廣播消息，無不如獲珍寶，互相傳誦，但多於當地之宣傳相反。如

閻派趙戴文赴陝之消息，雖曾幾度宣傳，迄未見諸實行，後始知其眞象，係閻要求趙須能單獨謁見蔣委員長，而張楊未許，故趙未去。至十七日有自鄉間進城者，携有飛機散送之京滬各報，一時爭相取閱，始略悉大概。此時赤水發生衝突之消息，已透漏於民間，渭南車站子彈車被炸，乃爲當地報紙之最好材料，但僅載炸渭南，而未提及車站二字。二十晨，友人走告，本報十八日社評「給西安軍民的公開信」，已由中央無線電台廣播，並由廣播中知悉本報津滬各派一記者到達潼關。當日即有人見及祝紹周氏轉印並以飛機在西安散發之上項評論，記者至二十二日始見到全文，當時城中已傳誦殆遍矣。關於端納入陝之消息，西安各報僅登其到陝，而未見其歸去。宋子文兩次入陝，均極簡略登載。對拒絕于院長入陝宣撫，則連刊數日。當時陝省士紳對楊之語調，極爲不滿，內有，「張能容宋氏到西安，何以楊不能歡迎于氏入陝」等語。至於當地報紙之宣傳，極爲幼稚，雖屢言各地響應，但僅爲不相干之救國會，而各報並於二十日左右大登，陝各界救國會及陝北同鄉會請求高桂滋高雙成兩師長響應之電文，益增人心之恐慌，蓋知西安方面陷於孤立無援之狀態矣。

領袖脫險

西安事變發生之前，既極秘密，所以在事變之日，楊虎城即以電話通知駐防韓城之馮欽哉師長，令派兵接防潼關，並將軍隊集中，開回西安。馮當以「爲甚麼」三字相詢，未及回答，電話已斷，而派往潼關接防之某團中途忽以電話向馮氏報告，謂西安已脫離中央，加入共黨，於是馮乃令停止軍事行動，馮氏反正之消息，不三日已哄傳全城。同時復傳何柱國亦被拘留，不准自由行動。至於甘主席于學忠氏當事變之時，亦被監視，雖其屬下亦不能晤面，至十五日始飛往蘭州，蘭州方面之變動，均係西北總部直接以電報指揮，所以在于氏返甘後，地方秩序即復常態，公私無線電亦可暢通，惟與內地之電報，因須經由西安轉遞，故被阻隔。此種內部之裂痕，已足使張楊心畏，而彼等企圖聯合之赤匪，亦表示不願參加，所以在事變之初，原有聯合紅軍之口號，後又反對赤化，及中央討逆軍興，乃並所提主張不談，只言停止內戰，所以宋子文等二次到陝後，當日並未發表，識者已知事有轉變。二十三日各報復誇大登載胡宗南各將領一電，內容係勸張楊速請委員長返京，政見容後再談，而標題則謂「胡宗南等將領響應張楊」，故弄玄虛，時局至此，乃急轉直下。至二十四日午後，乃決定由張學良陪送蔣委員長赴洛陽，但對外則仍守秘，並由楊令由教育廳通知各學校，謂綏主席傅作義定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到西安，令學生前往歡迎，是以二十五日午即有學生結隊赴飛機場等候，場之四周，戒備極嚴，學生均立於戒嚴線以外。二時許蔣委員長與張同乘汽車到機場，楊亦到，學生見蔣委員長無不驚奇，互相耳語，警戒士兵則以槍口相向，禁止說話。蔣委員長到場後，見許多學生，詢之，楊謂係歡送委員長者，蔣欲向之訓話，張謂天氣不好，時已過晚，請速行，委員長乃登機凌空脫險，民心略慰，以爲戰禍可以避免矣。

十二日至十五日之期間！陝當局原曾令各商號照常營業，但門多半掩，各大飯館則以無菜蔬而休業。至二十六日晨各商號均自動開業，街市行人較平時反增多，熱鬧異常。

要人離陝

蔣委員長離陝後，在西安寓居之各要人原應恢復自由，但以張學良赴洛之故，仍未辦理。次日張來電請送各要人返京，各要人始得自由行動。是晚楊虎城特在新城設宴，留陝要人均被邀，賓主盡歡，晚餐後楊以各要人團聚半月，不如再在一處歡叙一夜，所以當晚仍宿一處。至二十七日晨，適爲歐亞機班期，事前由軍部交通處將全機包租，不得售票。陝西民政廳長彭昭賢原擬乘該機返京，但以飛機座滿，未能預定，緣彭氏長陝省民政年餘，平時除月支百二十元薪俸外，辦公費節餘均歸公，故事變時雖未

被搶刦，而所存僅大洋百餘元，在事變期內復用去一部，只餘三十餘元，不得不早日離陝也。其所持飛機票係醫生陸仲安赴陝爲財長寧升三醫病所購之來回票，因陸氏不能久留陝，於前數日陸路經由大荔赴潼，故彭氏得用該票。陝省府方面，聞知彭氏路費欠缺，曾由代主席王一山送往三百元，彭氏以陝省財政困難，堅辭不受，民廳全體職員復集欵二百餘元獻彭，亦經謝卻。至二十七日晨，適由洛派飛機一架往迎錢大鈞氏，彭氏乃得搭乘歐亞機飛京，在陝中央要人，除邵力子夫婦外，遂均脫險離陝。各要人隨員及委員長侍從室人員留陝者凡五百餘人，亦由西安爲備專車一列，於是夜十二時東開，因鐵路破壞，在赤水換車東行，當時因前車之鑑，當局恐被聯合陣線派責難，故禁止西安各報發表，而此時因邵氏未行，又發生不少奇怪之謠言。至三十日有飛機由洛來迎，邵氏夫婦乃與曾擴情同機啓行，中途機件發生障碍，復返西安，邵氏夫婦乃改乘車東返，曾氏則乘歐亞機赴川轉京，至此西安軍政各界要人悉爲東北與陝籍人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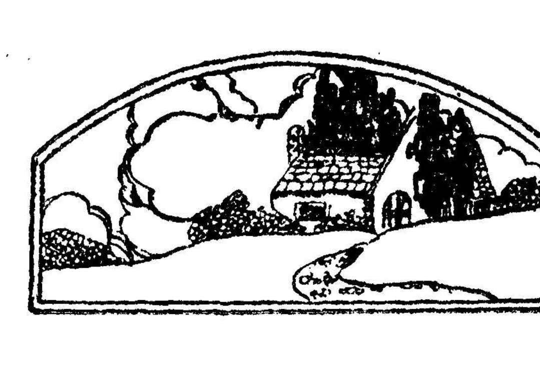
再度緊張

中央各要人離陝後，一時之活躍氣象，未及三日，復轉趨沈悶。各報消息仍未開放，此時各報復一再登張學良在京安謐之消息，再度引起人心之恐慌。毛澤東之代表周恩來組織之紅中社，亦半公開的發稿，雖各報不能刊登，而其主張復顯與西安方面未能一致，於是乃有元旦日西安紅色份子將暴動之謠傳，雖未實現，人心則愈益恐慌。元旦日楊在西關閱兵，復提出聯合紅軍貫澈主張之口號，並聲明請省外朋友儘三日內離省，此時各報復長篇登載請求張學良回陝主政之電文，市面益呈死氣，旅陝人士紛謀東返。本月二日各報發表，交通處爲維持交通計，決於三日開行西安鄭州間直達通車，是日午前車站極爲擁擠，因無人售票，乃一擁登車，致車上下均無立足地，站上人猶爭先恐後上擁，但是日車仍僅通至渭南，四日即行停開。於是，東行者乃捨火車而搭汽車，車票均係先一日售罄，汽車局方面雖將全省二百餘輛客貨汽車，儘可能移至西潼路開行，猶感不敷分配，以是四元九角之票價，有私售高抬至十五元之多者。此時抗×聯軍軍事委員會方面忽招待西安各報記者聲明東北軍與陝軍不能分離，對中央解決辦法不能接收，決定積極備戰，請各報愼重登載等語。各界救國會又大肆活動，並組宣傳隊，聯合紅軍反對中央軍西調，並反對汪主席回國，西安情形之緊，較十二月二十五日前爲尤甚。四日聞渭北楊馮兩部已發生戰事，記者因奉社中電召回滬，原擬俟車通再行；至是知車通已非短期內所可能，乃臨時決定，於五日晨搭汽車離陝。

歸途雜記

記者於五日晨七時到汽車站，售票處已擁擠不動，幸託友人購得車票。是日原定有八輛車東開潼，結果則增加二十餘輛，上車時由綏署士兵詳細檢查，出城復經東北軍再度檢査盤詰，記者詭以書商爲對，始得放行。沿途東北軍多東行，陝軍則西開，若正在換防者，並時見有宣傳隊，乘汽車，執白旗，向士兵宣傳，主要仍爲聯合紅軍，反對汪院長回國之一套。並見幼女二人乘洋車自最前防返回，據謂係西安方面釋放之政治犯，原在紅軍工作者。渭南已爲東北軍駐滿，因檢査費時，午後二時始到赤水，因同行之二十一人中有十七人爲南方人，車雖被扣，其車中純爲北方人者，均得放行。至五時許，被扣汽車凡十三輛，乃由軍方派兵押運西行，至十里舖，復令停止，車左右均由士兵監視，不准下車，入夜始由師部派員檢査一遍，復派兵押往渭南，時已終日不飲不食，但亦不覺飢渴，因旅店均爲士兵佔據，乘客均宿車中。記者等在「自來賓」飯館晚餐後，欲覓一席舖地而不得，徹夜未能合眼，翌晨日出即行，購熱饅頭二枚充飢，檢査一如昨日。至午十二時始入中央軍防地，同車者無不歡呼，中央軍檢査極爲客氣，並加慰勉，當日午後抵潼關，次日遂乘隴海車東行。

（轉錄大公報）



太平天国史事雜錄（二）

老長毛

太平天國之新年

「太平新曆」雖與陰曆不同，而其過新年之習俗娛樂，則與清時舊社會大同小異。蓋洪楊崇奉耶教，又一切政俗，皆以反清爲原則，乃取陽曆陰曆之各一部，製爲「太平新曆」，實行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凡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無閏年閏月，性質實近於陽曆。其日期與陰曆相較，相差不過數日，改革頒行之後，嚴厲執行，不似十年來國人改遵陽曆之難也。據胡長齡「儉德齋筆記」云：「有於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賽神者，謂之私過妖年，鄉官例得責而罰之。二年，歲在癸亥，賊則謂之癸開，民間契劵，亦必遵用，否則鄉官偵知，將不勝其訛詐。」上記長興之情形，可見新曆施行，已及於窮鄉僻壤。又無名氏「金陵癸甲摭談」云：「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正月元旦，金陵城中女館，着裙相慶賀，僞女官覺鎖去，或杖或枷日爲妖。牌尾亦有慶賀爲賊所覺，均被杖。時賊營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是凡太平軍區域以內，絕對禁止人民過陰曆新年，而「太平新曆」新年，則放任軍民歡娛，一如舊曆新年之熱烈情狀。

至太平軍過新年之情形，摭談云：「咸豐四年正月初七日，賊以爲元旦日，天大雪。黎明誦讚美詩，聲震天地。賊飛刺相慶賀，見面不跪不揖，但日高陞而已。」過年作祈禱，頌讚美，乃遵耶教慣例。久居太平軍中之沈懋良「春夢菴筆記」記之尤詳，謂當除夕日，由春官頒布「除夕祝文」，遠近一體遵照誦讀，實則耶教之禮拜禱告詞也。其「祝文」云：「小子某（太平天國自稱「小子」，「狗官」，即如清室之自稱「臣下」，「奴才」等，非普通百姓所能僭稱。百姓稱外小。）率領衆小子外小等，跪在地下，禱告天父上主皇上帝老親爺爺，救世眞聖主天兄親大哥：今於某月某某日，虔備茶果燈鏡，酬謝天恩。懇求天父天兄時賜聖神，化醒天下萬郭（按即國字）臣民，早日回心。共同讚美天父上帝獨一權能，祝福小子等百戰百勝，無災無害，有衣有食。託救世眞聖主天兄基督，贖罪功曹，轉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神靈，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亞孟。」乃改禱告詞而成，鄙俚可哂。除夕日各地首長，召集軍民，作禱告，讀祝文。至次日新年，大家作禮拜誦讚美詩。在天京則各王向天王行禮，復依官階等級互相叩賀。並演劇娛樂，賭博助興。汪堃「盾鼻隨聞錄」謂：「某年，東王楊秀清府第造成，於除夕張燈設宴，男伎女樂數百人紛集，邀聚各王歡飲取樂。忽火焰飛騰，各王疑官軍埋伏攻城，俱登城瞭望，不暇救火。燒至天明，尚未爇熄，王娘三十餘人逃出，女傳宣等燒死不計其數。」此實太平新年中之慘劇。其他各地亦演劇聚賭，軍政長官夫人，更綵衣艷裝，遊巡街市。李圭「思痛記」記當時地方情形云：「賊中度歲，亦行賀禮，衣鮮衣，往來街衢。頭目或衣五色短衣，首纏紅黃綢乘馬，五

七人一起。馬前各有舉偽銜旗者一人，擎紅黃傘者一人。馬後隨小賊一二人，進門必齊喊升官發財。見館目則上前一跪，館目答跪，偽職較大不答跪，略一蹲地。種種賊相，適足噴飯。頭目之婦，所謂貞人者，亦多窄袖艷裝，不挽髻，用綵線結辮盤額上，抹粉塗脂，乘馬得得行。有小賊一二人在轡首護持之。往來稱賀，全不為怪。賊嗜賭，有所謂「扛子寶」者，鬨聚徹夜不息，平時或示禁，度歲則弛。故大小街巷，幾無一處非賭扛子寶者。」上述為杭州過年之景象，即忠王李秀成駐節之所，作者乃當時歸王鄧光明部掌書先生，皆耳聞目覩，足見太平軍過年禮俗，與舊日社會，無所分別，只服色雜耀，時日不同而已。

又顧深「虎口餘生記」記嘉興平湖太平軍過年之情形，除祈禱禮拜外，並如清制地方官吏乘馬遊春。略謂：「元旦日一號，乃我清正月十二日也。各各雞鳴而起，即到天福堂，（按即禮拜堂）整備敬天福禮。燃大燭如臂，猪頭三牲，大菜八簋，四海味，糖食八碟，威儀更加整肅。先打鑼鼓三通，點了百子高升，然後朗誦，誦畢又打三通。齊向老劉稱賀，口呼老大人高陞。劉亦遜謝，口呼大家高陞。然後各散。三日內除清晨敬天福外，惟打鑼賭博而已，此即太平軍中新年團拜之景相。至官吏遊春較之滿清府道，尤為嚴肅繁華。謂：午刻忽聞外面鑼聲喧天，鎗聲震地，或曰可出看麻天安（陳玉書）遊街，見第一隊大鑼四面，軍健馬牌五六十人，各執皂旗。第二隊五六十人，各執鳥鎗，連環施放。第三隊馬牌八對，黃傘六頂，龍鳳黃旗兩對，蜈蚣旗四對，步伍整齊，人聲寂靜。第四隊俱是馬隊，居首頭戴黃緞繡龍兜，束以金抹額，上綴紅絨球，身穿黃緞繡龍褂，黃綢馬衣，足躡五色繡花鞋，綿鞍銀鐙，按轡徐行，年約五旬左右，方面大耳，三眼鬚，橘皮臉，兩旁耳而目之曰：此即首魁麻天安也。隨後或黃箭衣，或藍箭衣，或黃緞褂，或紅綢褂，或黃巾，或紅巾，足上俱是五色繡花鑲鞋，則皆文武政軍司，宣傳，參軍，及義子等，可謂作威作福矣。」與李圭綵衣遊街，大致相同。形容詳盡，有如演劇，直所謂好不威風，好不殺氣。按太平體制，純為誇大狂，雖官職極小，而排場則甚大也。其述拜年之情形，謂：「午後各館頭子來往拜年，或親來，或遣兒子來，俱用名片，絡繹不絕。賊中拜年，直身不跪，不叩首不作揖，凡三跪即為禮畢，留茶而去。館中羣聚賭博，敲鑼打鼓，吸煙閒談，轉瞬之間，已過三日。」殊與舊日過陰曆年而異，足資參考。

除新年為太平軍之狂歡節外，次為天王及首事諸王誕辰，以及獲大勝仗，亦大舉慶祝，惟僅限某地域某部分，不似新年之普天同慶也。如各王生日，亦極鬧熱，習俗亦重送禮，同僚所屬，饋物不絕於途。並舉行考試，以為紀念。女官送禮尤盛，例以糯米製成糕餅。上元吳家楨「金陵紀事雜詠」云「糕菓攢成百壽形，衙前新選女娉婷，今朝誕日開筵宴，競把黃金鑄壽星。」自註：「李秀成生日，女館送禮，俱用米糕做成百壽圖式。偽丞相蒙待恩送美女六人，各偽侯俱送金壽星，偽指揮以下，俱送銀壽星。」觀此則太平朝之舉動奢豪華麗，實較滿清尤甚。各王生日及天王所頒節慶，均固定之日。尚有臨時慶賀者，則為軍隊攻克大城，前方捷至，后妃宮監，擇吉朝賀，最盛者為忠王李秀成攻下蘇杭一役，宮中諸人，欲得天王歡心，慶賀尤烈。全城亦火樹銀花，極盡奇觀，天王登太平門，受諸王朝賀。蓋太平軍以蘇杭為東南重鎮，重要不下金陵。且蘇杭得後，與天京犄角之勢成，太平江山，遂增鞏固，固值得盛大慶祝也。

太平革命烈士紀念碑

洪楊由金田起義至建都金陵，首事諸人，死傷甚衆。及後遣師北伐，數十萬人，無一還者，領兵大將李開芳，林鳳祥等，亦不知殉難。迨楊韋兩王內訌，太平首事諸王，除天王洪秀全，翼王石達開外，遂無存者。秀全乃於金陵，立碑紀念，蓋皆太平天國革命先烈，亦如今日之革命先烈紀

念碑。此實太平朝之重要文物，一般史家，均未注意，甚可異也。據「江南春夢菴筆記」載：謂天王洪秀全鐫石碑一座，以紀念死難諸烈，因太平天國宗教習俗，以人死爲上天堂，故於碑上親書橫額「天堂路通」四大字，意蓋祝諸烈士均上天堂也。碑上列小字，書各人姓名，爲：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騰王袁振發，信王秦日綱，奮王羅大綱，彰王林鳳祥，經王曾立昌，進王羅道南，祥王吉文元，豫王胡以洸，開王李開芳，撫王朱錫琨，信王廖敬年，欽王吳如孝，斑王馮遇隆，烈王曾天養，齊王范運德，會王黃益芸，英王陳玉成，愍王洪大全，元王曹天秀，共二十二人。此爲太平朝之重要文物與史料，惜被燬壞，不能睹其遺跡。由上列諸人，有數事足資參考。一爲北王韋昌輝，乃與東王同時死者，何以最後死之陳玉成尚得列名，而昌輝反無之。此或當時黨派之關係，因彼時昌輝被誅，天王下詔目爲叛逆，豈至後尚未取消叛逆之名乎？二爲其中多人，皆太平朝不知名者，其事跡均不可考。又大半皆係追封，如林鳳祥，李開芳，羅大綱等，當時均位僅丞相，死難後乃加封爲王也。三爲碑上赫然有洪大全之名，世人有疑洪大全在太平朝並非重要者，據此碑文，可資反証。又洪大全生時，本稱天德王，何以死後改稱愍王？由此可見大全生時之地位，用中國歷史上謚法，凡皇帝或君王死難者，乃稱「愍」或「哀」，如晉愍帝是也。今秀全追尊大全爲「愍王」，足証大全當時之稱天德王，實另一股衆，另樹一幟，後與秀全合流，非其臣下也。四爲英王陳玉成死事晚，可知此碑於太平七八年後始建立。上列諸人，多開國元勳，並因戰爭而殉節者。按中國之有革命紀念碑，當以是碑爲最早。

買賣街

太平軍每至一處，即在城內立男舘女舘，非有通過証，不能私自出城，防逃亡也。然因日常生活所需之物，則另設買賣街於城外，使遠近鄉民，來此貿易，太平軍則抽其什一之利。至買賣街之較大局所商店，皆與太平軍有關者主之，否則必受其騷擾訛詐。「思痛記」述侍王李世賢所踞溧陽買賣街之情形云：「城內爲侍逆巢穴，僞府在焉。賊舘甚安靜，居處若無事然。街衢往來與平人等，鄉人蓄髮來此擺攤貿易，各物咸備。城外瓦礫場，搭草屋，稱「買賣街」，士俱且爭趨之。蓋自失守，幾及一載，賊酷烈之氣，銷磨於子女玉帛中，故漸得與百姓無擾。」又云。「赴西外買賣街，有設肆賣藥者。侍逆所蓄伶人，於城外演戲，陣約往觀，伶多皖人，卅年長髮，生且多其孌童，醜態畢露，余厭之。…八日。抗烏鎮地方，烏近兩省三府交界處，市肆極大，絲業所萃，雖爲賊踞，而貿易若承平。」可見當時太平軍區域內，並無若何不安之情，軍民相處，無異尋常。只須蓄髮，及來往須檢查耳。又「儉德齋隨筆」叙長與買賣街云：「其時民賊貿易，都在鴻橋。始則傍岸結茅，繼則砍桑爲屋，凡開設行舖者，必用僞帖，必與人和局頭目合夥，庶不爲賊欺陵。他如西之篠浦，北之環城後漾，近城之上莘橋，雖亦小有市面，然時聚時散，不若鴻橋之輻湊也。米價常在十千以外，新米出糶，價又不過二千。舊日街市，多在城內，太平軍既以城內爲軍政區，故乃在城外臨時組織買賣街以利軍民，久之彼此相忘，亦安然無事。非如一般人所想像，以太平軍所至，即成恐怖區域。此關於太平天國重要社會史料，因特表而出之。

中國科學社主辦

半月刊

科學畫報

本報每月出版二冊，用淺顯文字，詳細圖畫照片，解釋科學上一切問題；凡天文，地理，物理，化學，動植鑛物，生理，衛生，農工技術，軍事技能，無不逐期分載，以冀普及科學智識於全國民衆，凡略識文字者，均能閱讀，學校作參攷書，師生均有俾益。每期附有讀者信箱，凡讀者對科學上提出 題，均由專家負責答復，尤爲讀者之至寶。

定價每期二角郵票國內一分國外一角，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費國內四元四角國外六元五角六分，半年十二期國內二元四角國外三元八角四分。

本報二月上期發刊愛迭生紀念號

大發明家愛迭生生於一八四七年二月十一日，至本年適逢九十誕辰，本報特定於下月上期發行愛迭生紀念號，除刊載關於愛氏一生發明事業之有趣故事外，并搜集得愛氏從幼孩時代至老年時代各種不經見之照片數十幅，一并刊登，尤爲珍貴。

中國科學社推廣部出版

家常科學

楊孝述 胡珍元 主編

預約一月底截止

本刊圖文並重，將家常所用之物，加以簡單而科學的解釋，在使一般兒童能從切身事物，發生研究興趣，藉以鼓勵他們推進到較複雜較遠大的科學和實用工藝方面去研究。現定於二月起，每月逢五日及二十日各出一期，暫以九期爲度。本刊分類編輯，每期一種，如書房，臥室，飯室，洗濯，縫紉等，雖無系統拘束而眉目淸楚。編制新穎，印刷精美，定爲兒童、主婦及一般人所喜讀。

每冊實價一角郵費一分，本月底以前預定全部九冊國內連郵只收八角香港澳門另加郵費四角國外另加郵費九角

電

英國皇家學院通俗實驗演講 Prof W. L. Bragg講 楊孝述譯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郵票另加

本書計分六講：一、電是什麼？二、電如何流動，三、電動機和發電機，四、電的供給，五、電報和電話，六、振動電路。此項演講原爲少年聽衆而作，將電的最基本原理和種種應用，括該提要，透澈描寫，讀此一冊，定能獲得電的基本觀念，發生不少興趣。譯筆淺顯，插圖一百餘幅。

化學方程式

中等程度通用 魏嵒壽編 每冊實價五角

凡初習化學者，每苦於化學變化之不易記憶。如以方程式表示之，則一切化學變化瞭如指掌。本書由編者搜集方程式凡三百五十條，左頁爲簡單說明，而右頁排列方程式，兩相對照，極便於檢索。並於卷首列敍定律定義，化學式之求法，化學方程式計算之例及重要物質之分子式。在中等程度，已足應用。手此一冊，則教學，自修或受試，極爲方便。

醫療中的奇蹟

醫藥小說 Erwin Liek著 周宗琦譯 每冊實價五角

倘使我們不幸而病，遇到外科家勸開刀，內科家勸服藥，光療家勸照射，再加以中醫家勸服中藥，西醫家勸服西藥，實在感到有家難投，有病難治。惟有讀了本書中透澈的議論，自能渙然冰釋。全書用小說體裁寫成，興味百出，不但供一般人閱讀，也是新舊醫家的明燈。

宇冰本論

Otto Ebelt著 李儀祉譯 每冊實價二角

宇冰學說係根據天文氣象地質諸科學之事實爲基礎，而闡論宇宙建設之學說。譯者曾有宇冰學說刊載黃河水利月刊，最近又譯成此書，交由本公司印行，當爲研究天體地象者所樂讀也。

人造絲

與其他人造纖維 W. D. Darby著 張澤堯譯 每冊實價二角

本書作者爲美國紡織雜誌主筆，就人造絲之原始與發展，及製法等，分寫七章成此小冊，以貢獻於紡織界及經營人造絲業者。書後附洗滌人造絲織品方法多條，極切家庭之實用。

科學畫報叢書

昆虫通論

張巨伯 王啓虞 編 每冊實價五角

植病叢談

張巨伯 崔伯棠 編 每冊實價五角

此二書係作者在國內研究昆虫與植病多年就實驗之所得而作成，材料及插圖以採用本國者爲主，與摭拾陳言者不同。圖文並重，編制新穎，原爲通俗性質，但年來國內大學醫科及農業學校大都採用爲教本，其價值可知。

中國科學公司 印行

上海福煦路六四九號



浮生六記佚稿辨僞

劉樊

浮生六記（足本）（？）之謎
—中山記歷與養生記道—
美化文學名著叢刊第七種
世界書局出版

一 緣起

大凡留心過淸人說部的人，總會想起沈三白（復）先生所著的浮生六記吧？這確是值得我們讚許的一部好書。沈三白先生，也並不是怎麼樣了不起的文人，在他當時，也是名不出於鄉里；死了以後，姓名也不會上了淸史藁的文苑傳；他的一生，除了到處遊幕過着極淸苦的生活而外，莫有特殊的引人注意的地方。的確，他是一個極平凡的人，也許到了現在，他的名字狠會被人淡忘下去，然而事實却正相反，他這部書，反被人們認爲是一部不朽之作。一個連死年都考不淸楚的文人，居然受後世極大的歡迎，比他同時第一流的文人還來得堂皇，因此，我們不能夠不歎及他的作品本身的價値了！

浮生六記和我的淵源很早，八年前我在成都很喜讀這書，用的進步書局出版的說庫本，簡便易帶。近幾年來所見到的本子，大部分爲排印本，內容並莫有不同的地方。雖然名爲六記，其實只有四記，名目是：

1 閨房記樂
2 閑情記趣
3 坎坷記愁
4 浪游記快
5 中山記歷（已佚）
6 養生記道（已佚）

這四記中尤其愛讀是一三兩記。閨房記樂寫他兩夫婦的私生活，文字非常細膩，令人神往。坎坷記愁，寫得十分酸楚，讀過以後，頗有人言愁我始欲愁之概！我想愛好這書的人，總不知有多少？今年剛要過年的時候，看見世界書局的廣告，說在美化文學名著叢刊裏邊，收得有足本的浮生六記，其特色是「爲市上所售之浮生六記所無」，使我大喜過望，又把我舊有的情緒勾引起來，很愉快的去買了，趕快的讀了一遍，覺得——編者的話還講得不錯！編者朱劍芒先生自稱「尤喜讀寫情紀勝等名著」，何

況又「入南社，且夕從陳巢南柳亞子諸先生遊」，「獲茲全璧」，自然「編印既竟」。他的「社盟弟趙苕狂」先生，「整理前人小說筆記，致力尤勤」，又著了一篇浮生六記考，最末有一段極精采的話：

> 同鄉王均卿先生，他是一位篤學好古的君子，也是出版界中的一位老前輩……最近，他在吳中作蒐裘之營，無意中忽給他在冷攤上得到了浮生六記的一個鈔本，翻閱其內容，竟是首尾俱全，連得這久已佚去的五六兩卷，也都赫然在內，這一來，可把他喜歡煞了！現在……大可誇稱一聲是足本。至於這個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但我相信王均卿先生是一位誠實君子，至少在他這一方面，大概不致有所作僞的吧？而無論如何，這在出版界中，總要說是一個重大的發見，也可說是一種重大的貢獻了！

隨後朱劍芒先生自己又做了一篇浮生六記校讀後附記，說是：

> 發現兩個小小疑問：一……養生記道，現今這個足本，卻改了「養生記逍」。……再中山記歷內所記，係嘉慶五年隨趙介山使琉球，於五月朔出國，十月二十五日返國，至二十九日始抵溫州。按之坎坷記愁，是年冬間，，芸娘抱病，作者亦貧困不堪……且係出使大臣所提挈，似不應貧困至此？又浪遊記快中遊無隱庵一段，亦在是年之八月十八，身在海外，決無分身遊歷之理………

既然有了疑問，但他還是要自言自語向自己解釋，他說：

> 近閱俞平伯先生所編浮生六記年表，於卷二卷四的紀年上，亦竟發見許多錯誤。……作者所作六記，第四卷既係四十六歲所作，五六兩卷寫成，當更在四十六歲之後，事後追記，於紀年方面，當然難免有錯誤，要說王先生搜得的足本因紀年有不符合的地方硬說牠是靠不住，那麼，連卷二卷四也可說是靠不住了，那有這種道理？至於「養生記道」和「養生記逍」的不同……後者或前者總有一本出於筆誤的！

讀了上面幾段話，我們除了相信而外，當然沒話可說！不過，眞理永遠會是眞理，我們一時雖然不「硬說牠是靠不住」，然而一遇見有了客觀的證明以後，怎麼不叫我們「硬說牠靠不住」呢？

我敢說這個冷攤上所得的中山記歷與養生記逍的手稿本，決不會是沈三白先生所作，假若我們用清儒閻百詩疏證古文尙書或者胡東樵辨正易圖的方法，再來考證粹芳閣主人（見本書序）這個足本浮生六記，一定可以做出一部洋洋大觀的書出來，但是爲了時間和篇幅起見，只有簡單的寫下罷了！

二　辨中山記歷之僞

我爲甚麼說中山記歷是僞的呢？當然有詳細的說明：現在我把中山記歷的原文寫出，然後丶丶條再加以考釋：

> 嘉慶四年，歲在己未，琉球國中山尙穆薨，世子尙哲，先七年卒，世孫尙溫表請襲封。中朝懷柔遠藩，錫以恩命，臨軒召對，特簡儒臣，於是趙介山先生名文楷，太湖人，官翰林修撰，充正使，李和叔先生名鼎元，緜州人，官內閣中書，副焉。

這裏開宗明義便大錯特錯，尙穆那裏會到嘉慶四年纔死？君若不信，有書爲證。淸史藁五百三十一列傳三百十一屬國一琉球，是這樣說：

「（乾隆）五十九年（尙）穆遺使謝特賜福字，如意，恩貢方物，是

年尚穆薨，世子尚哲先卒，世孫尚溫，權署國事……（嘉慶）四年，命翰林院修撰趙文楷，編修李鼎元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國世孫尚溫爲王，賜御書海表恭藩額……」。假如這尙不足以爲據，我們再擧個證據吧！這次出使大臣的作品，該可以認做直接史料，我們就引以爲證。趙文楷先生的遺集，我雖沒有找到，然而副使李鼎元先生的我却翻到了！李鼎元先生，是我的鄉先輩，他是緜州五屬中羅江縣的人，他的弟弟驥元，從兄調元，都是翰林。從羅江縣志裏面，在卷二十四，說他著得有使琉球記，師竹齋詩文集等書。使琉球記我家有鈔本，翻開一看；使我大吃一驚，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這中山記歷，簡直是毫不客氣鈔改使琉球記而成，也很有改竄的地方。我現在不以鈔本爲據，怕的朱劍芒趙苕狂兩先生也疑心是「冷攤」上無意中得來之物；我另從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找得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中的使琉球記和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師竹齋的原刻本，把牠拿來作證物吧！使琉球記上說：「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四月八日，琉球國中山王尙穆薨，世子尙哲，先七年卒，世孫尙溫，取具通國臣民結狀……請襲封。四年（嘉慶）……天子……引見乾淸宮，奉旨遣趙文楷爲正使，臣李鼎元爲副使。」，這和淸史藁相合，中山記歷把乾隆五十九年改成請襲封這年，於是乎尙穆又多活了五歲。又把嘉慶七年楊芳燦做的使琉球記序改竄到這裏面：楊氏說「世孫尙溫表請襲封，聖主懷柔遠藩錫以恩命，臨軒召對，特簡儒臣，於是趙介山先生充正使，先生副焉。」就成功了中山記歷的序幕。以後的笑話正多，我們再看吧！

從客凡五人：王君文誥，秦君元鈞，繆君頌，楊君華才，共一即余也。

使琉球記說：「嘉慶五年庚申…………（二月）二十九日壬子，陰，大風，介山從客三人：王君文誥，秦君元鈞，繆君頌。余從客一人，楊君華才，俱於昨夜至。」一共四位，不折不扣，中山記歷輕輕插入「共一即余也」，似乎作者也是這次一位隨員，這多麼美妙啊！又中山記歷還說：「介山馳書約余偕行，余以高堂垂老，憚於遠遊……稟商吾父，允以偕往。」，這眞白晝見鬼！

五月朔日，恰逢夏至，襆被登舟。向來封中山王，去以夏至，乘西南風，歸以冬至，乘東北風，風有信也。舟二，正使與副使共乘其一，舟身長七尺，首尾虛艄三丈，深一丈三尺，寬二丈二尺……中艙前一桅，長十丈有奇，圍六尺，以番木爲之……前艙貯火藥貯米，後以居兵。稍後水艙，凡四井，二號船稱是。每船約二百六十餘人，船小人多，無立錐處。

這段話是改使琉球記五月朔日所記，本待完全把使琉球記寫出一比，恐怕篇幅太長，我以後但指出這是使琉球記某一段就是，實在太多，無法抄寫，請讀者自去檢察。本段也有改易的地方，如像「余與介山共乘其一」改成「正使與副使共乘其一」。因爲李鼎元自寫故爲第一人稱，中山記歷則改爲第三人稱，以隨員口吻寫出，不能不改。因此我們可以悟出「文抄公」「文剪公」的藝術手腕也還相當高明，以後多準此。

初二日午刻，移泊雞門，申刻，慶雲見於西方，五色輪囷，適與樓船旗幟，上下輝映，觀者莫不歎爲奇瑞。

這個慶雲早現了兩天，見使琉球記五月初四日，這把日子改早了。

初九日卯刻，見彭家山，列三峯，東高而西下。申刻見釣魚臺三峯離立，

如筆架，皆石骨。惟時水天一色，舟平而駛，有白鳥無數，繞船而送，不知何所自來。入夜星影橫斜，月色破碎，海面盡作火燄，浮沉出沒，木華海賦所謂陰火潛然者也。

這抄五月初九日，完全相同。

初十日辰正，見赤尾嶼，嶼方而赤，東西凸而中凹，凹中又有小峯二。船從山北過，有大魚二，夾船行，不見首尾，脊黑而微綠，如十圍枯木，附於舟側。舟人以爲風暴將起，魚先來護。午刻，大雷雨以震，風轉東北，柁無主，舟轉側甚危，幸而大魚附舟，尙未去，忽聞霹靂一聲，風雨頓止。申刻，風轉西南且大，合舟之人，舉手加額，咸以爲有神助。

抄五月初十日，略有顚倒增損。

十一日午刻，見姑米山，山共八嶺，嶺各一二峯，或斷或續。未刻，大風暴雨如注，然雨雖暴而風順。酉刻，舟已近山，琉球人以姑米多礁，黑夜不敢進，待明而行，亦不下椗，但將蓬收回，順風而立，則舟蕩漾而不能進退。

抄五月十一日，惟球人上加一琉字。

戌刻，舟中舉號火，姑米山以火應之，詢知爲球人暗令，日則放砲，夜則舉火，儀注所謂得信者此也。

同上，眞是原版初印，一絲不錯，抄書的技術可以歎觀止矣！

十二日辰刻，過馬齒山。山如犬牙相錯，四峰離立若馬行空；計又行七更，船再用甲寅鍼，取那霸港，回望見迎封船在後，共相慶幸。歷來鍼路所見，尙有小琉球，雞籠山，黃麻嶼，此行俱未見。問之琉球夥長，年已六十，往來海面八次，每度細審得其準的，以爲不出辰卯二位，而乙卯位單，乙鍼尤多，故此次最爲簡捷，而所見亦僅三山。即至姑米，鍼則開洋，用單辰，行七更後用乙辰，自後盡用乙，過姑米，乃用乙卯，惟紀更以香，殊難憑準。念五虎門至官塘，里有定數，因就時辰表按時計里，每時約行百有十里。自初八日未時開洋，訖十二日辰時，計共五十八時。初十日暴風停兩時，十一日夜畏觸礁，停三時，實行五十三時，計程應得五千八百三十里。計到那霸港，實洋面六千里有奇。據琉球夥長云：海上行舟，風小固不能駛，風過大亦不能駛；大風則浪大，浪大力能壓船，進尺仍退二寸，惟風七分浪五分，最宜駕駛，此次是也。從來渡海，未有平穩而駛如此者。於時，駕獨木船數十，以縴挽舟而行，迎封三接如儀。辰刻進那霸港。先是，二號船於初十日望不見，至是乃先至，迎封船亦隨後至，齊泊臨海寺前，夥長云：從未有三舟齊到者。午刻登舟，傾國人士，聚觀於路，世孫率百官迎詔如儀。

抄五月十二日，這麽一大段，只將「爲據」改爲憑準，於「獨木船」下添「數十」而已！

世孫年十七，白皙而豐頤，儀度雍容。

同上，爲第二句和第三句顚倒。

天使館西向，仿中華廨署。有旗竿二，上懸冊封黃旗，有照墻，有東西轅門，左右有鼓亭，有班房，大門署曰天使館，門內廊房各四楹。儀門署曰天澤門，萬歷中使臣夏子陽題，年久失去，前使徐葆光補出。門內左右各十一間，中有通道，道西榕樹一株，大可十圍，徐公手植。最西者爲廚房，大堂五楹，署曰敷命堂，前使汪楫題。稍北，葆光額曰皇綸三錫。堂後有穿堂，直達二堂，堂五楹，中爲正副使會食之地，前使周公署曰聲

徼東漸。左右即寢室，堂後南北各一樓，南樓爲正使所居，汪楫額曰長風閣；北樓爲副使所居，前使林麟焻額曰停雲樓，額北有詩牌，乃海山先生所題也，周礪礁石爲垣，望同百雉，垣上悉植火鳳，幹方，無花有刺，似霸王鞭，葉似愼火草，俗謂能避火，名吉姑羅。南院有水井，樓皆上覆瓴，下砌方磚，院中平似砂，桌椅牀帳，悉彷中國式。（略）

同上，無大改易，「院平以砂」抄者不知怎樣改成「院中平似砂」，意義太相懸遠了！下抄五月十九日兩詩，未來先知。

孔子廟在永米村，堂三楹，中爲神座，如王者垂旒搢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左右兩龕，龕二人立侍，各手一經，標曰：易書詩春秋，即所謂四配也。堂外爲臺，臺東西，拾級以登，柵如櫺星門，中彷戟門，半樹塞以止行者，其外臨水爲屏牆。堂之東爲明倫堂，堂北祀啓聖，久米士之秀者，皆肄業其中，擇文理精通者爲師，歲有廩給。

抄六月十三日，「其外」下添「臨水」二字，其餘無大增改。

抄六月十四日。

一沙蟹，闊而薄，兩螯大於身，甲小而缺其前，縮兩螯以補之。（下略）

引觀先王廟，正殿七楹，正中向外，通爲一龕，安奉諸王神位。左昭自舜馬至尚穆，共十六位；右穆自義本至尚敬，共十五位。是日球人觀者，彌天匝地。（下略）

抄六月初八日。

五月二十日國中祭稻神。（下略）

抄五月二十日。

七月初旬，始見燕，不巢人屋。（下略）

抄七月初九日。

杜氏通典，載琉球國俗，謂婦人產必食子衣，以火自炙，令汗出。（下略）

抄七月十二日。

琉球風俗，男女相悅，便相匹偶，蓋其舊俗也。（下略）

抄七月十七日。

小民有喪，則鄰里聚送，觀者護喪，掩畢即歸。（下略）

抄七月十八日。惟將親者護喪泣送改成「觀者護喪」，眞淘氣！

七月二十五日，正副使行冊封禮。（下略）

抄七月二十五日。

宜野灣縣有龜壽者，事繼母以孝，國人莫不聞，母愛所生子而短龜壽於其父伊佐前。（下略）

抄八月朔日。

觀所市物，薯爲多，亦有魚鹽酒菜陶木器蕉苧土布，粗惡無足觀者。（下略）

抄八月初八日。

國中男逸女勞，無有肩擔背負者。趨集，織紉，及採薪運水，皆婦人主之。（下略）

抄八月初九日。

東苑在崎山，出歡喜門，折而北，逐瑞泉下流，至龍淵橋，匯而爲池。（下略）

抄八月初十日。

國俗，男欲爲僧者聽，既受戒，有廩給。有犯戒者，飭令還俗，放之別島

，女子願爲土妓者亦聽。（下略）

抄八月十九日。

余偕寄塵遊波上，板閣無他神，惟掛銅片幡，上鏨奉寄御幣字，後署云元和二年壬戌，或疑爲唐時物，非也。（下略）

抄八月二十五日。

龍山有峯獨出，與衆山絕，前附小峯，離約二丈許，邦人鑿石爲洞，連二山，高十丈餘，結布幔於洞東。（下略）

抄九月十七日。這段裏邊蜀樓記，也把第一人稱改爲第三人稱。

子刻，偕寄塵至波上，草如碧毯，霜露愈滑，扶僕行，憑亘倚石而坐，丑刻，潮始至。（下略）

抄八月十八日。

元旦至六日賀節，初五日迎竈，二月祭麥神，十二日浚井，汲新水浴，謂之洗百病。（下略）

抄八月二十一日。

國王送菊二十餘盆，花葉並茂，根際皆以竹籤標名，內三種尤異類。（下略）

抄九月初五日。

見獅子舞，布爲身，皮爲頭，絲爲尾，剪絲如毛飾，其外頭尾口眼皆活，鏡睛貼齒，兩人居其中，俯仰跳躍，相馴狎歡騰狀。（下略）

抄九月初六日。

接送賓客頗眞率，無揖讓之煩。客至不迎，隨意坐，主人即具烟架火爐竹筒木匣各一，橫烟管其上，匣以烟，筒以棄灰也。（下略）

抄九月初十日。

重陽具龍舟競渡於龍潭，琉球亦於五月競渡，重陽之戲，專爲宴天使而設。（下略）

抄九月十一日。

聞程順則曾於津門，購得宋朱公墨蹟十四字，今其後裔猶寶之。（下略）

抄九月二十四日。

又遊蔡清派家祠。（下略）

抄九月二十五日。

國王有墨長五寸，寬二寸，有老坑端硯，長一尺寬六寸，有永樂四年字。（下略）

抄九月初五日。

棉紙清紙，皆以穀皮爲之，惡不中書者。有護書紙，大者佳，高可三尺許，闊二尺，白如玉，小者減其半。（下略）

抄九月二十八日。

南砲臺間，有碑二：一正書，剝蝕甚微，奉書造三字，一其國學書。（下略）

抄九月三十日。

席地坐，以東爲上，設氈，食皆小盤，方盈尺，著兩板爲腳，高八寸許。（下略）

抄十月初二日。

使院敷命堂後，舊有二牓，一書前明冊使姓名。（下略）

抄十月初七日。

清明後，南風爲常，霜降後，南北風爲常，反是颶颶將作。正二月多颶，五六七八月多颶。（下略）

抄十月初九日。

至二十九日，見溫州南杞山，少頃，見北杞山，舟人皆喜，以爲此必迎護船也。（下略）

抄十一月二十九日。

夢中聞舟人譁曰，到官塘矣，驚起，從客皆一夜不眠，語余曰：險至此，汝尚能睡耶？

抄十一月朔日。

× × × ×

這位抄襲大家只抄到這一天止，其實使琉球記是到十一月初三止，還有兩天。我上面所寫的，不過擧列，其他抄襲的地方，並未列擧，然而已經感覺到寫不勝寫了！我檢察了一遍，得覺很有些顚倒改竄的地方，在抄襲者自以爲巧奪天工，不料到神不知鬼不覺的在這裏戳破，假託一位出洋的隨員所寫，而又把他主人翁的著作巧化爲已作，變成中山記歷，這時多麼的蠢笨啊？現在我們明白了所謂「至誠君子」王均卿先生所得的中山記歷就是改頭換面的李鼎元的使琉球記的化身，和眞正中山記歷的作者沈三白先生無關。現在我們要問一聲沈三白這時在做甚麼呢？我敢回答朱劍芒先生曰：這個年頭裏面，沈三白先生並未出洋考察，八月十八他還在遊蕪隱庵，這年的多間，他還陪着他的老婆害病，這時候根本未到琉球，這個「分身遊歷」的問題，根本是你老先生弄錯着，算不着「考證方面一椿困難的事」！

二　辨養生記逍之僞

這個問題，比較來得蹩扭一點，何以故呢？因爲抄襲的技巧進步多了，不像從前中山記歷，只抄一抄李鼎元的使琉球記便算完事。他抄了許多許多的書和格言和勸世文，有時還把主人翁的大名引出，有時或前或後的滲雜着。照理說這樣把人名引出的抄寫，在「抄襲法」或「抄襲規程」裏面似乎允許的。這一本把古今人的話集合來，成了類似民間叫做「增廣」的書，眞是刺之無可刺，非之無可非，中間還點　芸」「芸娘」的呼聲，使人恍眼看來眞是老牌的浮生六記。不過常識的判斷告訴我們，沈三白先生是一位很有創造性的文人，從浮生「四記」中也看得出來，他豈能把別人的口水檢來吞了！再者，一個人所寫出，從文氣看來，總有一貫的語調，決不會瞎七瞎八的胡扯，果然是要胡扯，除了老糊塗了，況且四十六歲（各記的次序，不見得依成功的年歲排下來的。朱劍芒先生記第四是四十六所作，第五六卷必是在以後，這是打譁！照這說推來，則蚯蚓哈卵的事，尙在閨房記樂以後，豈不返老還童嗎？）也還不算得很老？單就名目來講。把養生記道的道字改成「逍」字，就是很懂得幽默的道理，使人啼笑皆非！閑話少叙，還是歸入本題，仍然用前頭辨法，先把養生記逍原

文寫出，低一行述自己的意見？

自芸娘之逝，戚戚無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

開頭便提出芸娘，點醒本題，然而下五句皆物各有主：汪容甫（中）述學自敘說：「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歡。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沈三白把述學讀得好熟呀！開張便漏篋，和中山記歷的頭段有異曲同工之妙！

聖賢皆無不樂之理！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媿不怍爲樂；論語開首說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趣！皆是此意。聖賢之樂，余何敢望。竊欲仿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髮飄然，妻孥熙熙，雞犬閒閒之樂耳。

這裏是抄桐城張英的聰訓齋語，張英晚年罷相退休，年齡甚大，其子廷玉極已是貴，故「白髮飄然」，想同白香山相比。沈三白四十五歲以後兩年，曾否到「白髮飄然」的田地，不待辨而自明。在聰訓齋語中間的「余」字，即代表張英本人，這裏抄來代表沈三白，顯然不對。我們把張英的原文抄下一段，做個例子來和這個「養生記逍」相比較。篤素堂集抄卷二聰訓齋語上說：「圃翁曰：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愧不怍爲樂，論語開首說說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處，皆是此意，……聖賢仙佛之樂，予何敢望，竊欲……倣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髮飄然，妻孥熙熙，雞犬閒閒之樂云耳。」養生記逍開頭已經說「自芸娘之逝…」。「遂乃棲身苦庵，惟以南華經自遣。」要想妻孥熙熙，雞犬閒閒，豈非痴人說夢？別人的作品，有各人的立場，硬要搬來一用，只要拿書來一對，則「冷攤」「誠實君子」等名詞。還是不能保險！我請請讀養生記逍的人，拿聰訓齋語能對讀吧！因爲本文也不過舉例，字數太多，不敢逐條比較，以下僅隨養生記逍次序寫出一二。

眞定梁公每語人，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眞得養生要訣也。曾有鄉人過百歲，余叩其術，答曰：「余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歡，從不知憂惱。」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

這是抄聰訓齋上語。所改易者原文「何文端公時，曾是鄉人過百歲，公叩其術」，被抄襲家改爲「余叩其術」，何文端公的事變爲另一人的事，眞是闔天寃枉！

昔王右軍云：吾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焉。我種之樹，開一花，結一實，翫之偏愛，食之益甘，右軍可謂自得其樂矣。

這也是抄聰訓齋語上。添上「右軍可謂自得其樂矣」九字。

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長廊下瞰碧蓮沼，小閣正對青蘿峯，便以爲極勝之景；余居禪房，頗擅此勝，可傲放翁矣。

同上。不過將原文的「余此中頗有之，可不謂之佳夢耶？」兩句，改

爲「余居禪房……」三句，想和養生記道開頭「棲身苦庵」句相呼應，抄襲之技術眞令人佩服到五體投地？

余昔在球陽，日則步屧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挑燈讀白香山陸放翁之詩，焚香煮茶，延兩君子於坐，與之相對。

聽訓齋語上：「余昔在龍眠，苦於無客爲伴，日則步屧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掩關讀蘇陸詩，以二鼓爲度，燒燭，焚香，煮茶延兩君子於坐，與之相對。」這裏又關於抄襲的藝術，兩相比較，除了只「焚香煮茶」而不「燒燭」外，尚有「球陽」二字，這是煞費苦心的地方。原來中國雖大，在地圖上卻找不出「球陽」這個黑點，經我仔細思索，想上心來。原來李鼎元的使琉球記上說過：「六月朔日，連日「球陽」少雨，農家望雨甚切。」這位抄襲大家，在抄使琉球記而製造中山記歷的時候，不知道怎樣恍眼看見「球陽」的字樣而把牠輕輕移到這個地方來，因爲假托沈三白先生的名義，不能不使浮生六記各記都要互生關係，其奈把聽訓齋語一對照，立刻現出破綻，可以說枉費人謀！

余自四十五歲以後，講求安心之法，方寸之地，空空洞洞，朗朗惺惺，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決不令之入，譬如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闌入。近來漸覺闌入之時少，主人居其中，乃有安適之象矣。

此段抄襲技術亦很高妙，把聽訓齋語上：「余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上句，改成「余自四十五歲以後」，可以說四十六七即是四十五歲以後，爲甚麼如此改呢？我想不出一個道理來，但提出一個供參考的地方：朱劍芒先生浮生六記校讀後附記中說：「作者所作六記，第四卷旣係四十六歲所作，五六兩卷寫成，當更在四十六歲之後。」抄襲家爲障蔽一時之耳目計，常有顚倒增損的地方，然而不知不覺在旁的地方也有露馬脚的時候，只有細心體察一下，就可以看到。我們看他這一改，是和朱劍芒先生的話，也是不相衝突的，眞是奇怪！

養身之道：一在愼嗜慾，一在愼飲食，一在愼忿怒，一在愼寒暑，一在愼思索，一在愼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安得不時時謹愼耶！

這是鈔聽訓齋語下卷的幾句話，在第二段中間截取幾句，聽訓齋語爲張英訓誡子弟的書，故原文在「足以致病」底下還有「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懍也！」二句，抄襲家將「以貽父母之憂」六字刪去，比較很合沈三白的語氣，把「懍」改「愼」，把「也」改「耶」，這是很聰明的地方，然而這種「障眼法」還是無益！

張敦復先生常言：古人讀文選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此眞是至言！嘗見蘭蕙芍藥之帶間，必有露珠一點。若此一點爲蟻蟲所食，則花萎矣。又見筍初出，當曉，則必有露珠數顆在其末，日出，則露復斂而歸根，夕則復上。田閒有詩云：夕看露顆上梢行，是也。若侵曉入園，筍上無露珠，則不成竹，遂取而食之。稻上亦有露，夕現而朝斂。人之元氣，全在乎此，故文選二語，不可不時時體察，得訣固不在多也。

這段抄得高明，把作者引出，敦復即張英的字，又號圃翁。以下不用「張敦復先生嘗言」，使不知者以爲圃翁另外是一個人，其實全都是

聽訓齋語裏面的話。

圃翁曰：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下略）

這裏很大一段，是抄聽訓齋語第一段中，又損去「每見堪輿家平日以磁石養𤏲」幾句。抄襲家是又忽然抄到前頭來，他忽而差前，忽而錯後，顚之倒之，這下面又插入與聽訓齋語無關的一段。我們看：

吳下有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屋有五柳園，頗具泉石之勝。（下略）

這一段不是抄聽訓齋語上面的。然而下面又正是聽訓齋語上的一段。

圃翁擬一聯將懸之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則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竹無限，大約富貴人役於名利，貧賤人役於饑寒，總鮮領略及此者。

這又抄到聽訓齋語第三段來了。又把原有的「總無閒情及此，惟付之浩歎耳！」兩句，改成「總鮮領略及此者」一句，聽訓齋語抄到這裏止步，沒有往下再抄了。

余喜食蒜，素不貪屠門之嚼，食物素從省儉。（下略）

這是從閨房記樂中，芸娘的「君喜食蒜，妾亦强啖之」兩句話推演而成的。

够了够了，不必再學了！總統而言之，這篇養生記逍也者，實在也不怎樣高明，主要是抄聽訓齋語，其中雜七雜八寫了其他的格言，有些地方又改竄得錯誤百出，眞好笑人！又寫了其他什麼「孫眞人」和無名的「禪師稱二語告余曰」種種字樣，讀者自會明白，不用多講了！最有趣的地方，要算是鼓吹「太極拳」那段文字，我們知道這個足本浮生六記，恰恰出現在「太極拳救國」的呼聲以後，假使褚先生讀了這篇養生記逍，說不定還要大叫一聲「吾道不孤！」

足本浮生六記的眞象原來如此，只要多讀了兩本書——使琉球記和聽訓齋語——的人，恐怕對於這個中山記歷和養生記逍自有公論，現在我只替沈三白先生向世界書局叫屈！

四　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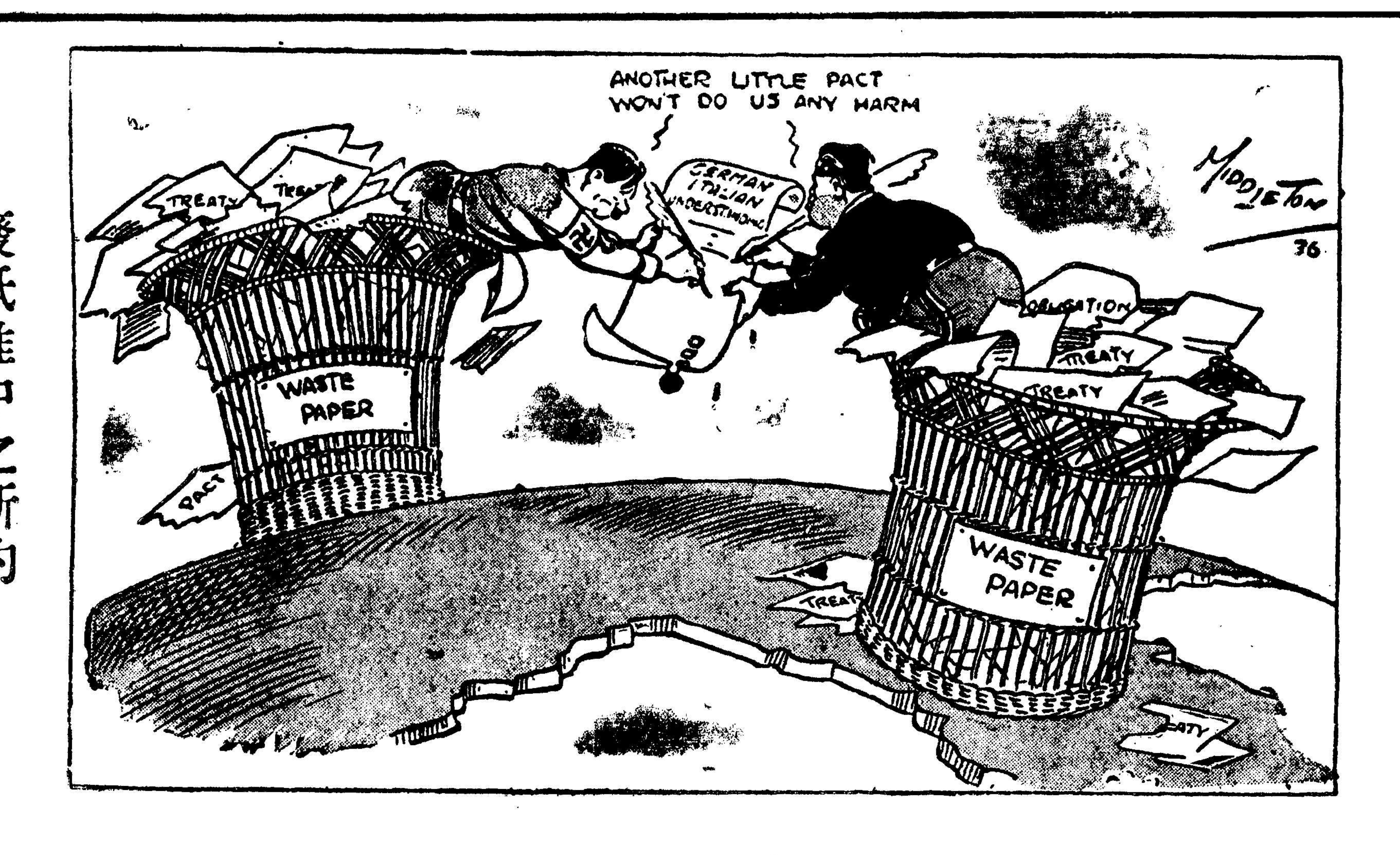
正文算寫完了，不免要對編纂美化文學名著叢刊的先生表示歉意，我們反而覺得這種不幸，不該編纂人去負責，而該我們讀者們自去負責的。因爲浮生六記委實太够味了，雖然我們只讀了四記，然而不知道是怎麼樣對於其他兩記，也覺得非再細細讀完不可，至少在讀者們的心理上有如此的要求，本書價値和內容不能不使我們有這項要求，好比做南桃花扇的人，非要叫侯公子和李小姐當場團圓不行。這種足本的浮生六記，既是滿足我們讀者這種心理的要求的東西，是眞是假，我們又何必着急呢？

文學作品本來不是以求眞爲主要的任務。不過，像這樣的作品，硬要說是沈三白先生的稿本，在我們愛好浮生六記的讀者心理上，恐怕有些下不去吧？假若我們就盲目地認爲那是沈三白先生的佚稿，恐怕他在泉下有知，又要在「坎坷記愁」裏面記上一段了！

天寒手凍，就此收場，至於這個足本處置的辦法，那是書舖舖掌的問題，我可不管也！

國際諷畫

德義關係引人注目



廢紙堆中之新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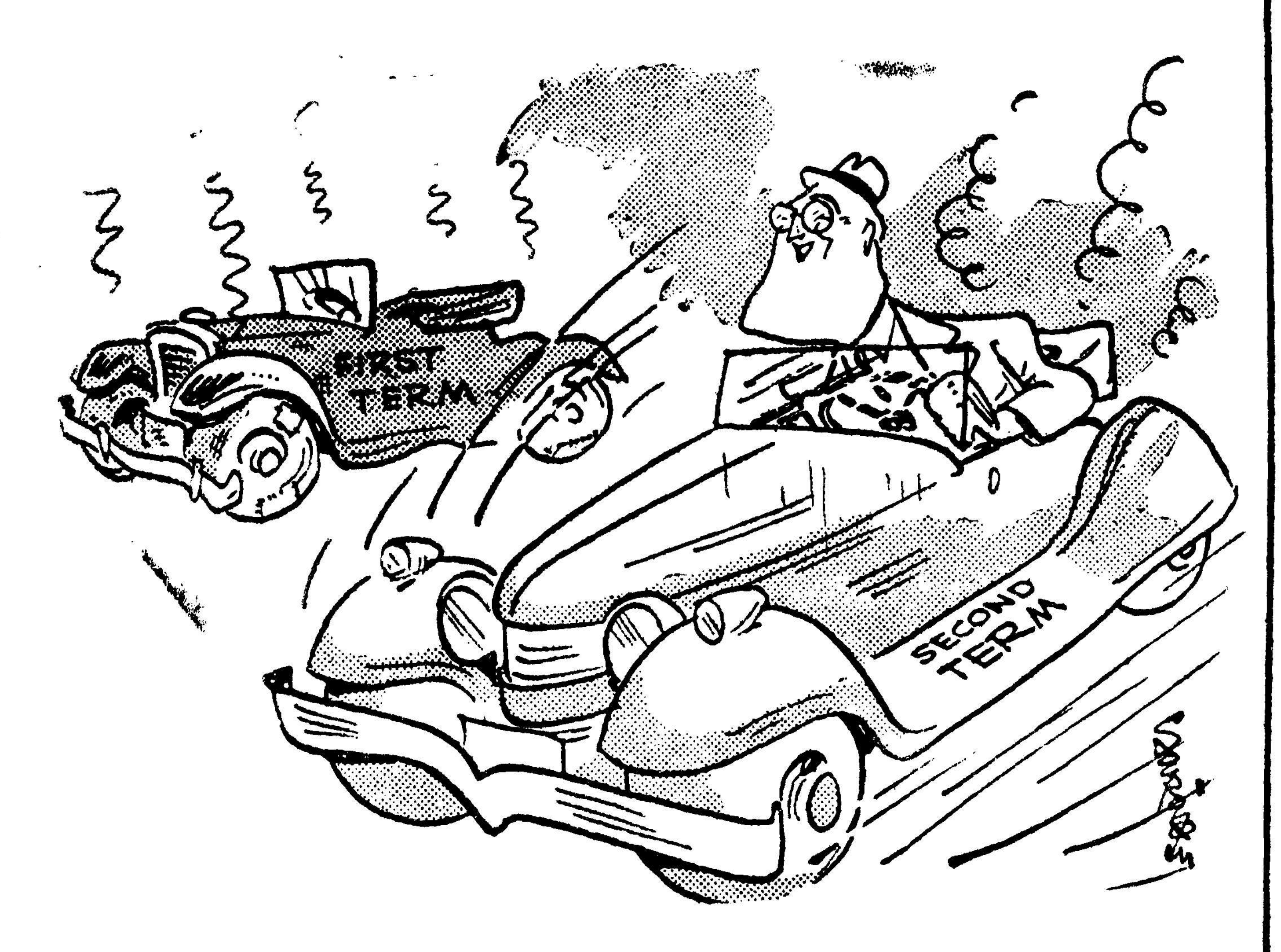
圖見美國 Birmingham Gazette，譏慣於毀約的希忒拉又與墨索里尼締結德義協定也。



也是不干涉政策

媽（美政府）對爸（議會）說道，「你不要去動孩子們（商業界）的玩具（復興運動）。

紐約時報



羅斯福聯任就職

字林西報



一九三七年歐洲流行的幾種新年禮品

（一）操演射擊的人靶，可贈男孩。（二）送女孩用的急救器。（三）贈青年的輕機關槍。（四）送成人用的鋼盔。（五）宜於送婦女的防毒面具。

原見英國 Punch 畫報

美報觀察英政局

大掃除



包爾溫橫揮大 ，把一些關於戀愛的玩偶，全給撤出門外。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英王愛德華遜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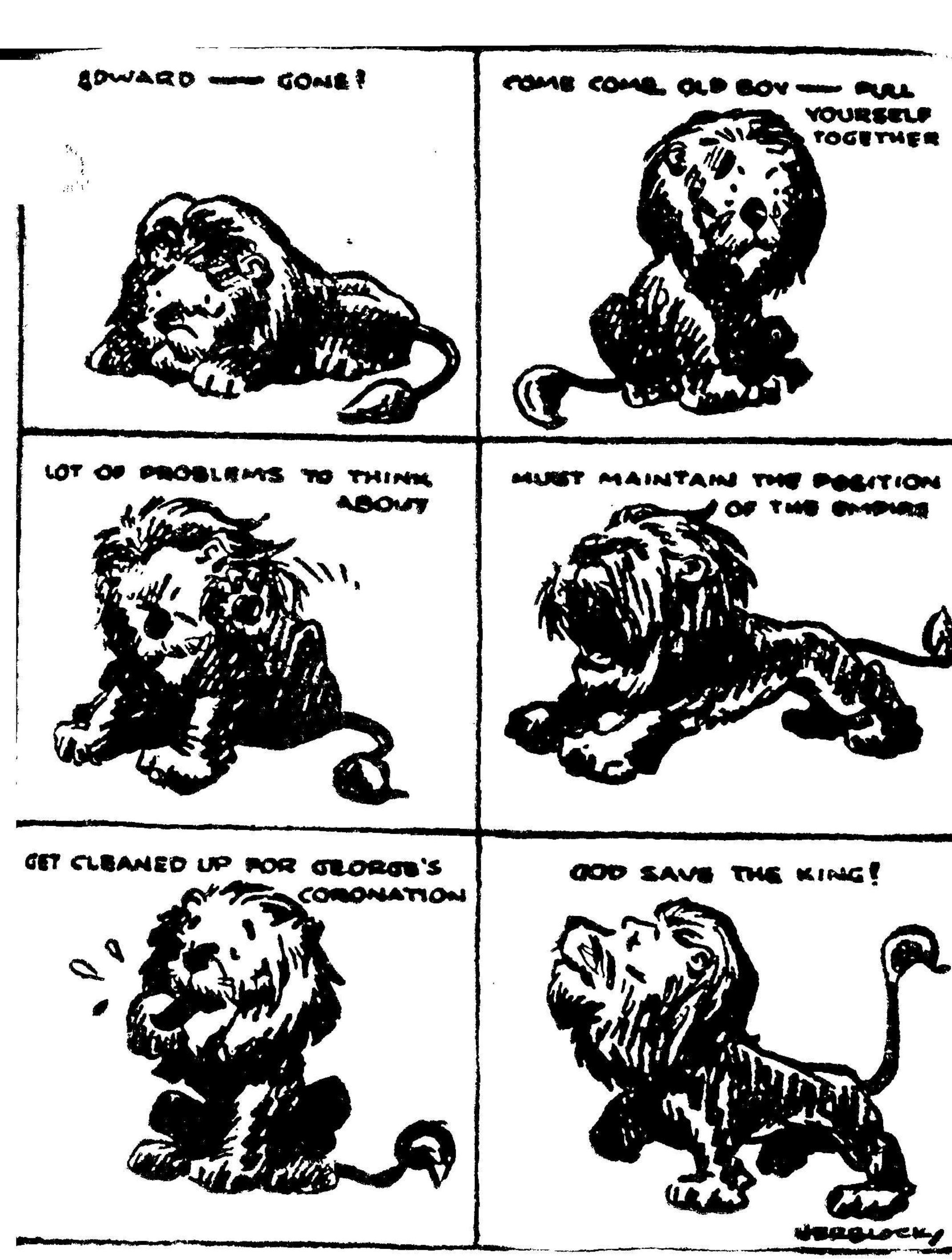


Richmond Times-Dispatch

臨危履深的英帝國



Newark Evening News



英獅的一套把戲

（一）英王遜位了　（二）大家要團結一體
（三）有許多的問題須要考慮　（四）第一應維持帝國的地位
（五）洗滌一下，準備新王加冕　（六）吾王萬歲！

原見 The 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



修理門面照常營業

原見紐約時報，指英國近頃憲政危機而言。

外論介紹

日本政潮

The Japanese Diet

H. G. W. Woodhead著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Jan. 23

日本議會於去冬召集，繼即休會，而於本月三十一日復開。不料復會才一天，就引起軒然大波，而廣田內閣因爲內部意見的不統一，竟致崩潰。上海英文大美晚報記者伍德海曾有一文，記載二十一日日本議會會場中的經過，並解剖廣田內閣內部意見的紛歧，特加介紹。

最初一般人士對於本屆日本議會的觀察，以爲牠雖將攻擊廣田內閣的內政外交，卻不至於就引起廣田內閣的進退問題。本屆日議會議員，由於去年二月間選出，以前集會期間，不過短短的三星期。因此一般以爲議員們爲顧慮自身利益起見，決不至對內閣加以致命的攻擊，以免政府請求解散議會，而使國家蒙受巨大損失。

不料本月二十一日的日本下議院，卻竟不願俯首聽從軍部的指揮，而引起一場大風潮，結果決定了廣田內閣的命運：或則解散議會，或則出於總辭職。當日日本下議院中，曾有四位閣員發表演說，結果都遇見了敵對的反應。首相廣田因爲不斷受詰，憤而離會。政友會領袖濱田國松，曾起而猛烈評擊政府外交政策，且與陸相寺內發生舌戰。寺內責濱田爲侮辱陸軍，而各議員則又報寺內以倒采聲。當藏相馬場演說至新預算案內容時，各議員高呼「須知廉恥」，會場中秩序騷然。結果廣田終於不能不請求日皇下詔，停止議會會議兩天，以便進行疏解。

現時日本政局，確已臨重大難關。不僅首相外相和藏相痛受攻擊，而陸相也成衆矢之的。一般空氣，皆熱烈反對陸軍干政和軍人獨裁思想。可是陸相寺內的態度卻極其強硬，表示決不退讓，同時首相廣田既有賴於寺內之支持，自然不能不援助軍部，因此日本現內閣和議會間，可以說絕少解調之可能。廣田內閣的危機，且存在於內部。因爲

國際新語

德外交家里賓特羅甫

蔭恩

德國鑒於一九一四年專恃武力的失敗，不得不改變方針，任軍事之外，注重政治活動，因此鐵血宰相俾士麥的「藏在絲絨手套裏的鐵手」政策，遂又重現於今日。主持這種工作的人，祇有三四個，都是希忒拉的親信，譬如德國退出國聯，恢復強迫兵役，以及重佔萊因等等舉動，都是由他們首先決



陸軍的干涉外交，以致形成日本的二元對外政策，我們只要讀二十一日外相有田的議會演辭和同日陸軍省發表的小冊子，就可充分看出廣田內閣本身的矛盾和衝突。有田演辭中述及英日關係時，曾說：「對於英國，帝國政府强化日英兩國傳統的關係之方針，迄未少變。立於兩國之大局的見地，英國對於日本之立場，日本對於英國之立場，予以充分同情之考慮兩國之利害關係，自然有調整之道，可無疑也。帝國政府爲此目的之故，將益努力不懈」。而在陸軍省的小冊子中，却說「英國處處干預日本之大陸政策，並於東亞和平之建立與中日親善之實現，顯有加以破壞之傾向。」對於美日關係，有田說，「與美國之關係，最近益趨良好。此蓋一面由於帝國之既定方針，在於日美兩國確保太平洋之和平，一面由於美國方面漸次理解東亞之事態所致，此友好關係今後當更使之增進」。而軍部小冊子中却說「美國心中之慾望，實欲攫獲太平洋之統制權，並增加其在中國市場之地位。是以美國近來對於在太平洋之海軍與砲台，加緊增加其力量而不遺餘力。」我們由此，顯然可見日本外務陸軍兩省間意見之不能吻合。軍部之所以要發表這小冊子，目的爲要宣傳外交情勢之嚴重，喚起國人注意，以博取對于龐大軍事預算的同情。結果却揭開了政府本身的弱點，招致議會的責難，並影響到廣田內閣的生命。

（丹楓）

蘇聯對外國策的展望

日本「外交時報」新年號

布施勝治

一

布爾希維克黨徒，以先見，（即對於前途的透視力）爲他們的一個要件。沒有具備這種才力的人，便不够當共產黨領袖。共產主義者，把一切的根底放在經濟之上，立脚在經濟的諸原則，而洞察事物的推移，對於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後的將來的透視，决非難事：這是他們所相信的。

蘇俄前貿易人民委員長兼駐法大使的克拉辛氏，曾經說過：「我們的黨首列寧最卓越的地方，便在他『鼻端的感覺』，列寧無論對於甚麼事，總是有先發制人的妙用的」。

列寧死後，繼他後任的賴可夫，大概是鼻端的感覺比較遲鈍些，他反對史達林的集團農業政策，於是弄得馬仰人翻。莫洛托夫，又是他的後任。

莫洛托夫在蘇俄政府的要人裏邊，學識最深，他關於前途的透視力，也能够出人頭地。他在列寧部下四大金剛中勇猛果敢或者不及伏羅西洛夫；堅如鐵石的底力，或者不及沃爾爵尼基則氏；又關於機略縱橫才氣煥發之點，或者不及嘉岡諾維齊氏：都不一定；關於深謀遠慮這一方面，他便要首屈一指

定，然後才見諸實行，那末這班人對於德國的重要，已可想而知。現在我們不妨把他們的主腦人物現任駐英大使，代表德國簽訂日德協定的里賓特羅甫（Joacnim von Ribbentrop）的一切，在這裏敘述一下。

里氏十八歲的時候，曾到加拿大去，當聖勞倫斯河建橋工程的繪畫員。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加拿大偵探工作人員，疑心他是德國的間諜，預備將他逮捕。當警察到他的寓所搜查的時候，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樓上去，向工人借了一身衣服，穿在身上，手裏還拿了一塊畫板和畫筆，鎮靜得若無其事地走下樓來，踱出大門[illegible]去。

他從加拿大逃出以後，先到美國，然後再搭荷蘭船轉道赴德。船在中途，停泊在一個英國口岸，忽被英國警察搜查，以防德國青年回國投軍。在這種緊急情形之下，他忽然急中生智，躲在煤堆當中，總算又逃過一道難關。

回到德國以後，他加入東線赫沙（Hussars）聯隊，做一個軍官，因爲他能說八國語言，所以不久就被召到柏林的軍政部任職。停戰的時候，他

二

莫洛托夫，決算不得雄辯家，他和前任的頓可夫一樣，說話的時候，還帶着期期的吃音。然而他在職務上，如施政方針的宣言，或是對外態度示威表示的時候，却屢次發揮他的訥辯。最近他的演說，相當涉及日本而且聳動內外的視聽。一九三六年年頭，他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演說，關於日德軍事同盟說的一節裏，他說道：「近日外傳的日德軍事同盟說，我們毫不感覺意外。日德兩國，相率退出國聯，無非是欲以此得着行動的自由。何況他們都是世界最侵略的國家？因爲如此，蘇維埃聯邦東西兩面國境國防的强化，便有迫切的需要。本年度預算，編入鉅額的國防費，其理由在此」。關於日德提携的可能性，下了這樣深刻的預斷。而去年末日德防共協定的成立，果然把莫氏年頭的預斷給確乎証實了。

然而莫洛托夫氏關於日德提携的預斷，尙非始自一九三六。在一九三三年末，即事前的三年，他已經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說過了。他說：「新戰爭的危險，到了本年，切實到來。依日本和德國的退出國聯，便可測知。我們要利用所有機會，澈底擁護和平事業，同時對於新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和促進對蘇聯新攻擊的一切陰謀，要全力予以揭破」。

三

日蘇間的多事，起於滿洲事變以來。而因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東鐵路的售賣，除去了滿蘇紛爭的重大禍根，日蘇關係，頗形明朗化。惟蘇維埃勢力，雖因出賣東鐵而自北滿撤退，另一方面，則遠東駐屯兵力加倍擴充，並在國境一帶築造最新式要塞「安其卡」網，結果，滿洲國方面爲對抗計，亦强化國境警備，於是滿蘇兩國夾着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成了武裝對峙之形勢。滿蘇紛爭，因東鐵售賣，而由北滿移至國境，却更加惡化。不過紛爭的危險性所及於日蘇關係者，稍爲緩和罷了。一九三五，六年之交，滿蒙國境糾紛迭起，事態亦相當嚴重。

一九三五年夏，哈爾哈事件發生後，以阻止滿蒙紛爭的目的，開了滿洲里會議。然滿蒙雙方代表，雖談判歷時半載，並未發見何等妥協點而散。且自年末到年頭，華北內蒙有自治運動出現，此種運動，係以「防赤共同作戰」爲主要的口號，其結果，必然刺激莫斯科人士的神經。於是蘇維埃政府在滿洲里會議決裂後，即邀致外蒙政府的代表到莫斯科，並請烏梁海和布里雅特蒙古共和國代表列席，而開了蘇蒙會議，聽說他們的主要議案，便是對日滿軍事同盟的强化擴大。

四

一九三六年新年以後，滿蘇滿蒙兩國境，衝突頻起，三國關係忽轉緊張。爲謀緩和起見，日蘇兩國政府，關於劃定國境和整理紛爭，迭次商議，然交涉旣遲遲無進步，新的糾紛又不斷發生，抗議折衝，忙過不了，一時竟有日蘇戰爭的傳說。四月八日，遂有蘇蒙相互援助條約的發表。於是自一九二一年以來，躱在外蒙背後作傀儡的蘇維埃政府

被派到君士坦丁去考察。大戰以後，他想尋求他的新生命，所以常常沉湎在酒裏面，而對於酒業發生興趣。一九二零年和萊因河上最富的酒商奧圖漢克（Otto Henkel）的女兒結婚後，不久就變爲他岳父的營業顧問，後來，他居然加入他岳父的酒廠，合資經營。有時因爲營業上的關係，他到各地去旅行，所以他和英美法各國，都有相當的接觸。

在結婚後的八年中，他住在柏林附近達爾罕（Dalhem）的別墅裏，過着安靜甜蜜的家庭生活，那時他腦海裏唯一所惦念的，就是如何才能發達酒廠的營業。後來，他信仰希忒拉的主義，於一九二八年，加入國社黨。

關於他第一次會見希忒拉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一天，他和他的岳父及銀行家希羅德（Schroeder）在一塊吃午飯，忽然旅館的侍者通報希忒拉化名來見，接洽營業上的事情。當時他岳父就替他介紹，說他是最精明幹練的人，德國香檳酒所以能够和法國貨賣到一樣高貴的價錢，全靠他的能力和說話的天才，從此以後，希

，毅然決然的出頭露面。表明她是蒙古共和國的保鑣者。

以上是一九三五年末至三六年初，遠東時局的危險情勢。日蘇兩國外交當局，在憂慮之餘，於三六年夏秋之交，開始謀解決兩國懸案，以期緩和空氣，這當然是要緊的措置。因爲他們努力的結果，便把關於北庫頁島石油試掘期限延長和漁業條約改訂的協定成立；國境問題，也大體得着頭緒。日蘇關係，頗露出好轉的曙色。蘇聯外委會遠東司長加滋洛夫斯基氏，曾於十月末發表半公式聲明說：「日蘇間石油漁業協定的成立，實爲兩國邦交好轉的預示，若是國境問題也能够得着解決，兩國的前途，就可更加樂觀」。

不過，在另一方面，幾乎和上述兩個協定成立的同時，又有日德防共協定的成立。後者的出現，便是前者的障碍。好容易弄好的日蘇新漁業條約，因爲蘇聯的拒絕簽字，便功虧一簣。

五

再看德蘇的關係如何：在最近一年裏，兩國間的重大事情，要算反政府暗殺陰謀事件。這個事件，在表面上，屬於蘇聯內部的事情，而其所以具那樣重大性的，便是因爲它和德國有關。

陰謀的頭目齊諾維夫，嘉米尼夫，斯米爾諾夫等，都是著名共產黨舊幹部，在列寧生存時代，他們曾經有過凌駕史達林的權勢。而自一九二四——七年，黨內理論鬥爭，反幹部派大團結的慘敗，首領托洛斯基亡命以來，他們在政治上的勢力，根本失墜，政府要收拾他們，本來是一樁很簡單的事，乃自這次事件發覺，政府對於他們，始而一齊逮捕，繼而公開大審，終而判處死刑，一切等等，演成那樣大吹大擂的情形，到底是爲的甚麼呢？不用說，就是因爲暗殺陰謀的黑幕人托洛斯基與德國國社黨機關「格斯塔波」的關係，被暴露了。蘇聯當局，不能不把國社黨反蘇運動的陰險情形，儘量訴之世界。

國社黨大聲疾呼反對共產主義；更依强烈的德國國民主義，標榜猶太人的排斥。而今日之蘇維埃聯邦，共產主義者掌握政權；且依民族自決主義的理想，採取包容一切民族的政策，他們的首領裏邊，猶太人出身的也很多：因爲這種種關係，也就立於無論如何不能不以國社黨爲攻擊目標的地位。於是，德國政權一歸國社黨之手，德蘇關係便急轉直下的惡化起來。加以蘇聯方面有格柏烏（G．U），國社黨方面也有格斯塔波各顯身手，雙方的仇恨，自然與日加深。托洛斯基於是乘隙而動，在格斯塔波的援助下，派出刺客，往莫斯科活動，計劃在共產黨大會中射殺史達林，不知甚麼原因，到了最後實行的時候，刺客的勇氣忽然挫了，手腳得不自由起來，以致當場失敗。這一幕演出後，格柏烏搜査的結果，關係者便一網打盡，因首領們被處死刑，大陰謀事件的本身，雖算告一段落；而德蘇兩國的交惡，卻如

武拉對他的印象，非常之好，而認爲是不可或缺的人。他第一次替希武拉服務，是以私人資格，替希武拉向貴族，陸軍，及實業界各方面拉攏，藉資活動。希武拉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間與興登堡大總統的會晤，就是他和巴本奔走接洽的結果。由此以後，他就變爲希武拉最親近的顧問。

他既富於幹才，又受希武拉的信任，所以不久就被派到倫敦去當駐英大使。他在外交界，非常活躍，所獲的成功，也不在少。例如去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軍協定，就是他簽的字。同時德國重佔萊因後，英國的空氣，不甚良好，所以希武拉派他到倫敦，希望他能把這種空氣和緩一下。

他除掉政治及外交的幹才而外，對於運動，也有相當的天才。他的高爾夫球打得很好，此外騎馬，打槍，網球，游泳等，也相當的精。但是娛樂當中他最喜歡的，還是拉提琴。他共有四個孩子，三女一男，長女現在已經十五歲。男孩子十四歲。

他爲人很幽默，就是辦外交亦然。有一次在討論軍備問題席上，英法代表都在斤斤爭論英法與德國現有艱

火上油，國社黨舉全力向蘇俄政府進攻。

六

國社黨的反蘇鬱憤，在紐倫伯的大會中爆發了。國社黨要人對於布爾希維克的攻擊，幾乎銳不可當，羅曾伯爾氏且指摘蘇聯重要分子多係猶太人，而大聲疾呼「猶太禍來了」。而蘇聯方面，對國社黨的應戰，也不示弱，像「消息報」「眞理報」等機關新聞，大張攻擊國社黨的筆陣，他們的攻擊，尤集中於國社黨政府最大難關的經濟政策，「希忒拉對於德國國民，雖然發出國社黨天國的支票，而事實上所兌出，只有饑餓與戰爭而已」。便是當時最辣的俏皮話。

兩國間的鬥爭，尚不僅以口舌對罵爲止，蘇聯政府，于十月末至十一月初，在聯邦各地，對多數德國人，以間諜的嫌疑，將其逮捕，並有予以死刑的宣判的。

以上種種事實，都是德蘇交惡的表現；然而並不能把它看做兩國交惡的原因。像現在兩國的交惡，不用說，應該另有更深刻更重大的原因。是甚麼呢，便是「黑」與「赤」的抗爭。

七

自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莫斯科開會的第三國際第七屆全世界大會，就世界的現勢，加以布爾希維克的洞察，他們認淸法西斯勢力世界的發展的事實，爲對抗計，以各國各派社會黨的携手合作爲必要。於是決議和從來始終內訌暗鬥的第二國際提携，以結成所謂人民戰線。關於此事，不啻表明莫斯科對柏林之思想的宣戰，於德蘇關係，可謂另劃出了一個時期。

第三國際和第二國際的握手，第一個結果，便是使法國各派社會黨明顯表示對蘇聯接近的態度。於是一方面在法國成立了人民戰線的有力陣營；一方面法蘇兩國間締結了以德國爲目標的相互援助條約。莫斯科與巴黎成立以思想的提携爲背景的政治同盟。在這種新事態下，國社黨的德國，自亦不能默爾而息，希忒拉總統，於是先促墨索里尼締結法西斯的聯合；更向法國的右翼派請求握手，以策人民戰線的擊破，和法蘇同盟的拆毀。上面所說紐倫伯大會時國社黨要人們的反蘇演說，即含有向法國右翼分子試行呼籲的作用。然而希忒拉的反蘇政策，它的目的，在打倒蘇俄政府的政治家，僅以對義合作對法國右派接近這類純歐洲的法西斯聯合之力，尚感不够。如蘇聯國防當局，已經自己公然說過：「蘇維埃聯邦的國防，在由東西兩方，即日德兩國夾攻的時候，是最危險的」。蘇聯國防次長杜哈折斯基元帥在蘇維埃大會裏，並且反覆說明：「蘇聯領土廣大，交通網不完全，像歐洲大戰時，德國軍隊那樣東西兩線間多少師的大兵於一星期內外的短時間調動自如的內線作戰，在蘇聯是不可能的。蘇聯國防當局所焦慮的，便在此點。東西兩國境所以非有各個獨立的軍備不可，也就是這個理由」。

所以希忒拉，和里賓特羅甫他們，把與

點之不同，他靜坐在旁邊，微笑的聽着，等他們爭論完畢，他笑着說：「總而言之，諸位，在我們當中沒有什麼分別，不過僅僅是名詞問題而已，例如法國是强迫軍役，英國是自願軍役，德國是自願的强迫軍役。」

羅斯福的薪俸

子英

雖然英國首相鮑爾溫的年薪，已由五千鎊增加到八千鎊，但比起美總統羅斯福的來，仍相差甚遠。羅斯福今年五十四歲，他又開始第二任的總統任期。他每年的官俸，合成英幣爲一萬五千鎊，但除此之外，他的公費津貼更是可觀，幾至無論做甚麼，都不要他自己掏腰包。

整個白宮的費用，完全由政府維持。總統的車馬費，醫藥費以及他所用的僕人的工資，全由政府支給。但是鮑爾溫首相每年却須花費到唐寧街十號約二千鎊；私人秘書的薪金，車夫的工資和其他雜費也是鮑爾溫自己拿出。

日本提携看做最有效的反蘇政策，實在是一件當然的事。而史達林，莫洛托夫之徒，就日德提携的必然性，在三年前，便下了布爾希維克一流的預斷，也是無何等不可思議的。（紫暾）

美國海軍新計劃

一月十九日（大阪每日新聞社論）

剛剛入了海軍無條約的第一年，已經接到美國海軍新計劃的報告了。就是建造十年計劃的補助艦船五十四隻和新建造主力艦二隻，以增强進攻力量。這兩個計劃對於美國海軍橫洋作戰上，有重大的意義。

為贊助美國的國策，美海軍當局，曾研究太平洋上的戰術，考察世界有名的輪型陣戰法。在大演習時，他們時常訓練這種戰法。這個遠征大艦隊，是舉美國全精銳編成的。加上特務隊運送船等，合計要達四百艘內外。除故障艦外，至少亦不下二百五十隻。這個陣形的長度，合補給部隊達三十餘哩。現在尚努力建造中的，是對于直接戰鬥必要的第一線戰艦。此外為橫洋作戰，有多數的特務艦運送船。他們以夏威夷為根據地，可謂充足了。夏威夷集中後，舊金山夏威夷間，為補給重油，食糧，兵器等，至少必需一百二十隻內外的運送船，對于夏威夷以西，當做補給部隊，重油，食糧，兵器，工作，病院船等五十餘隻的特務艦，是必要的。可是美國海軍，因為特務艦不充分，必須徵發商船。如此則使商船不足，妨碍貿易。此次新十年計劃，增强給油，工作，運送，病院船等補給部隊。第一線的偵察，戰爭兩部隊，和第二線的補給部隊的這兩種的完備，美國海軍橫洋水戰計畫，將次第充實。

其次美國海軍，以制空權下的決戰，為作戰方針。其艦隊航空勢力，要占對方海軍艦隊航空和陸上航空合計以上的勢力。夏威夷防備，既然增大，又在以西島嶼，新設航空根據地。現在新建造美國主力艦攻防力的增加，有航空及重要密接的關聯。即新主力艦用十六吋砲九門呢，還是用十四吋砲十二門呢，是由日本加入倫敦新條約如何而決定。日本現在既然沒有參加，那麼美國採用十六吋砲，就將成為確定的事實。然而此新艦犧牲若干速力，備置十六吋砲九門，以增大攻擊力。並且能耐敵艦的砲擊及空中攻擊，强化裝甲，以增加戰艦威力。如此伴着優勢空軍，使强大艦隊進攻，彼我艦隊接近時，以空軍握住制空權，奪了對方艦隊之眼及空中攻擊力後，在兩國艦隊間張起烟幕，以威猛的砲力，加以猛烈的間接射擊。由於美國海軍航空得意的急降下爆擊等，自己立在絕

美國國會規定白宮維持費的每年預算是二萬八千六百五十鎊，此中包括屋宇的修繕，改建，陳設更換，用電和暖氣。但唐寧街十號的屋宇的修繕，每年僅花數百鎊。

說到美國總統的額外優待費用，第一，每年旅行費五千鎊，特別專車是到處早已備妥。他的洗衣費每星期約合二十鎊，全年一千鎊也是國家代付。白宮汽車房的維持費幾乎趕上總統的薪金額。那裏雇有車夫十二名，一年工資三千五百鎊，制服費五百鎊，至於汽車費一年則為七千鎊。

總統看病，治牙不取費，那裏專有一位官醫。羅斯福可以隨意使用滋養品，藥物和醫院的用品。甚至他看任何病都不用花錢。政府對以上的費用，每年約合五千鎊。總統出外旅行住旅館，從來看不見帳單，連小費都由公家一齊代付了。他有一個專用的理髮匠，每天清晨要刮一次面，政府代給工資，並且代買胰皂撲粉。

對優勢的地位而決戰。主力艦的攻防力增加，是適應制空權下決戰主義的新設施。

這樣美國除建造文森案及其他條約量的全部外，由新規計畫，策動橫洋作戰的整備强化。然美國海軍，堅持對日五·三比率的存續，對於日本海軍第三次補充計畫，不用說樹立新計畫即建艦競爭也最好別辦了。美國這樣的新計畫，實給與日本海軍準備上一個暗示。（希超）

英國內閣的觀察

Parliament Resumes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an. 19, 1937

英國的議會，因耶誕假滿，於本日復會，在本屆議會期中，工作將甚繁重。惟鑒於加冕大典期近，預料不會有過於熱烈的論戰。但是關於外交，重整軍備，尤其關於失業區等一切問題，必定將有建設性的討論。今年復活節日期甚早，節後財長張伯倫即將提出預算案。此次重整軍備的經費，數額龐大，所以張氏預算案的構成，必將煞費苦心。但是最引人注意的事件，却是內閣本身的問題。現在英閣改組的呼聲很高。閣首相包爾溫在加冕大典之後，即將引退。繼任人物預料將爲張伯倫氏，其他閣席也將有變動。海爾珊氏久病，新近方才痊愈，他對於大法官一職，亟欲擺脫，此事的實現，亦須在加冕以後，據傳內政大臣西門或將晉爵，而繼任此職，這是極有可能的。陸軍大臣德夫古柏最近迭受攻擊，他招募新兵的計劃很少成績，爲避免物議起見，德氏或亦將他調。

處理失業問題的勞工大臣卜朗氏的位置近也發生了動搖。他的性格剛强，在處理失業問題的時候，缺乏妥協和同情的態度。氏如去職，此缺大概將由霍爾貝里夏氏承乏。外長艾頓在處理義亞問題時，栽了一個筋斗，但是近月以來，曾經發表過好幾次坦白的宣言，對於應付慘淡的歐局，很能鎮靜，所以一般對於他的信任，是重新恢復了。以前一般對他不滿的論調，現已消滅。海軍部長賀爾，衛生部長伍德，殖民部長麥唐納和商長倫西曼均得公衆的信任。哈里法克斯在上院中已成爲傳統政治主義的元老。

雖有上述的一切，英國聯立政府的地位，還是不能免去危險。除非包爾溫打消倦勤的意旨，換席的變更，一定是要引起政治問題的。張伯倫雖然人才幹練，辦事具有單刀直入的手段，不過他在聯立內閣中的人望，還不能和他的才華相副。張伯倫是代表保守主義的，單就保守黨說，他固然是一位卓越的領袖，很能獲得大多數黨員的擁護。他在聯立內閣中，也很小心謹慎，不致觸黨外閣僚的忌嫉，但是他終究沒有如包爾溫所特具的寬宏的氣度，和涵蓋一切的心胸。倘使聯立內閣仍然爲輿論所擁護，首揆的人選，必須是一位有眞正才能的領袖。邱吉爾氏也很有後任揆席的呼聲，但是他對於保守黨的機構，却反對甚烈，此點或將成爲邱氏拜命的

總統用早餐的桌上必擺着正開放的鮮花，每一天白宮裏所用的鮮花約七百朵。政府每年給園丁長工資五百鎊，此外還雇有一羣助手。如若總統應該以鮮花送禮到某處，印好了的白宮卡片綴上去便得，卡片的精巧印工，也不用總統花錢。政府還代總統買報紙，雜誌和書籍。

總統有專用的遊艇，三十名水手管理駕駛，每年遊艇的維持費由一萬至兩萬鎊。羅斯福乘坐遊行時，政府僅允許他付自己在船上用飯的錢。他還可以隨意向海軍部索一艘戰艦，或向陸軍部要一隊馬，供自己使用。

白宮裏共設臥室二十一所，有健身房和游泳池，並有很多極盡奇觀的養花暖室。它的估價約合五百萬鎊。假如是一位平民住在那裏，每年應納稅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一鎊。

最近白宮的改建工程，是總統召見各部長的內閣室。室內長桌的彼端是副總統嘉納的座位。直到羅斯福當了總統之後，內閣室裏才添了副總統的座席。

雖然美國總統的享用如此之優，羅斯福的生活却異常簡單。他每晨八

嚴重阻碍。提拔少壯派的機會，現在業經成熟。例如波斯貝氏 Robert Boothby 就是很有內在的領袖才能的一人，他現在雖然未任顯職，但是他發表的議論，却時常受一般人所欽敬。以現政府機構的力量而言，張氏繼任換席，大槪很有把握。重要的關鍵就在他執政以後，是否能表現領袖的才能。他必須能維持一個以保守黨爲中心的聯立內閣的色彩。包爾溫因爲能控制甚或反對黨中的右翼，所以博得了信譽。反對黨對他也爲敬愛。這一種優點不是張伯倫氏所能幾及的，英國的議會自牘選以來，現今只在第二年。反對黨的工黨，內部正在分裂，前途飄搖不定。倘使自由主義果能重見抬頭，那末由自由黨的首領，出膺艱鉅，也未嘗不可。據一般的看法，現在聯立內閣雖屬有名無實，但是它那一塊招牌，仍舊是很需要的，因爲頭等的危機，現在隨時可以發生。即此一點而論，包爾溫氏如一旦倦勤，是必須覓得一位有魄力的首領的。至於張伯倫氏能否不負期許，卻是一個問題。（歷樵）

英左黨締三角同盟

Labour Revolt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an. 20, 1937

最近英國的社會主義和工黨中的激烈份子，聯合一致，組織了一個三角同盟，一面謀抵制法西斯主義，反對實行擴軍，一面贊成補充自願兵額，訂立英法俄三國條約。這一件事情，很值得我們注意，而且對於將來的局勢，也有很大的影響。

這運動的主動者，當然很多，但是比較重要的人物，可以拿克里勃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來做代表。他是工黨出身的人，主張將共產黨，獨立工黨，及社會主義聯盟，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同盟。他這種主張，和已往幾年間工黨的歷史，不無有點聯繫。我們假使回溯以前的事蹟，先有少數運動（Minority Movement），繼有一九二八——二九的聯合陣線，考克——馬克斯頓運動（Cook-Maxton Campaign），一九三一年的獨立工黨的退出，一九三五——六年的共產黨聯合陣線，直到現在，又有所謂三角同盟出現。這個三角同盟，較之以往幾次運動的性質，並不見得重要，因爲充其量說起來，也不過是對工黨現任領袖又一次反叛。所以依照一般人的觀察，這次的同盟，尚不能如前幾次能夠持久，在短期間內，三個黨派就要復返本來獨立的局面。若照他們的領袖的意見，他們所以如此，是在謀工人的更大幸福，其實，他們的黨員，不過二萬人，和工黨比較起來，數量上的相差眞不可以道里計！

英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所以黨派的活動，已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一般羨慕獨裁政治的人，也想在自己國內摹仿一下，所以有法西斯運動；但是現在共產黨，社會主義者及工黨激烈份子所組的三角同盟，又起而反抗這個運動。他們兩方面，表面上無論喊得怎樣響，怎樣鼓吹擁有大多數的羣衆，但是因爲英國人固有的特性，他們是沒有絲

時起床，稍進些早點，便閱讀報紙。十時半至十二時參加各種會議，每天的會議約有十五至二十個。午飯只用點湯，涼菜和咖啡。隨後又是會議，拆閱函件，過目公事文件及各種報告。黃昏時候他去自己的游泳池泅水。晚飯以後，他常於休息時間預備演說辭。

他的消遣方法也是同樣的簡單，他自己有一架映影機，一星期映演兩次，米凱鼠炭畫是他所最愛看的。他頂喜歡吃的菜是炒鷄。羅斯福夫人自從他們結婚，三十年來每逢星期日的晚飯，必親手爲他炒這一樣菜。

（譯自The Daily Express）

毫的希望。而且，在別國實行有效的主義政策，搬到英國來，並不見得就能適合，這個原因，當然是由於種族，文化，經濟，政治，憲法，以及其他重要因素的互有差異，而不能勉強苟同。

在上次工黨大會中，克里勃斯就提出改變政策問題，未獲大會接受，而且大會更決定不與共產主義合作，因此一般不滿現狀的人，就實行分裂，另行組織一個新政黨。在目前看起來，他們好像很成功，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得，而且下次普選中，也不見得會得到大多數的擁護。但是克里勃斯個人，因爲個人的人望還好，或許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蔭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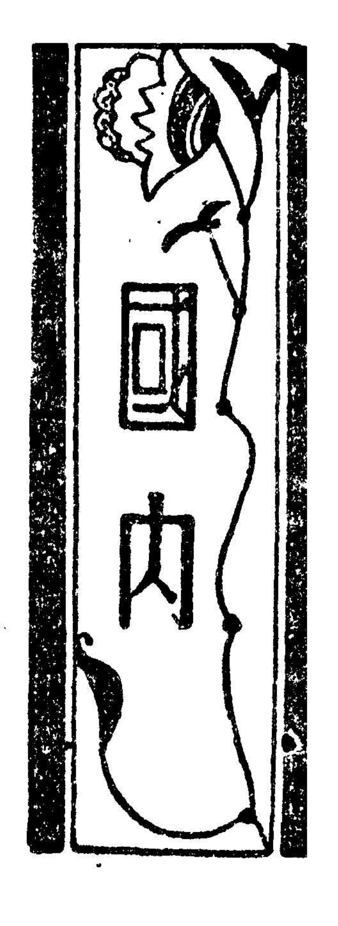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一月二十日起至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止

一週來之陝甘局勢，仍無顯著進步，然和平希望則仍未絕。米春霖鮑文樾李志剛等前此啣命回陝，抵西安後，即由共黨引至偽軍委會，將去函拆開，加以研討，翌日始見及楊虎城及張部將領。旋即交函於李，飛回南京，所商仍無具體結果。當時各方咸以和平將絕望，中央亦決定以二十五日為限期，如屆時楊等再無服從表示，即將貫澈討伐主張。至二十四日，米春霖謝珂等到潼關與顧祝同會晤，顯示政治解決確未絕望。現在所確知者，當米春霖鮑文樾李志剛二十日返陝之際，張部將領頗趨極端，故李志剛二十一日東來，米．鮑未偕行。今則已到最後關頭，又有審思熟慮之傾向，因之米春霖遂有潼關之行。同時中央方面將限令楊等明白表示服從命令之限期延展，將延至二十八日午，而邇來各方[illegible]，多對和平有深厚之期望，大約最近期內，不致發生軍事行動，目前磋商之焦點，僅為張楊等部之駐防地點問題，其他意見似尚不甚遠；照軍委會所定辦法，自潼關至蘭州間之重要地帶，均應由中央軍接防，張部調涼州附近，楊部亦調離西安，共軍則調回事變以前之原地，此點尚未[illegible]西安方面之接受表示也。汪精衛回京，頗多精透言論，最近曾一度赴奉化謁蔣，洽商一切，綏遠前線，仍在沉寂之空氣中。

國外方面：日本議會重開，掀起政潮，迄尚未已，詳情已另誌專篇。法德關係，近力謀接近，里昂伯倫之演講，力言法德親善之重要，頗[illegible]之喝采，此種現象為近年所無，英義關係，亦有進步，豈歐洲局勢，真在窮變變通之中乎？美國發生空前水災，令人懸念。國聯本屆行[illegible]議開幕，並無重要議題，主席為我國代表顧維鈞，惟所討論者，與我國均毫無關係。



陝甘和平希望未絕

鮑文樾米春霖李志剛二十日返陝，西安當日澈夜會議，二十一日晨始散。商定將軍隊撤渭北同官，宜居中部一帶。綏署移設三原，復以李志剛米春霖再度先後東來，因此和平空氣，仍若斷若續，中央亦充分忍耐，已將延期一再展緩。

甘甯陝方面之形勢

大公報特派記者二十日由綏飛甯夏。據報告該地政治情形甚為安穩。陝甘大局大體如下：陝甘在軍事上並不如外傳之混淆，因張部楊部與殘共並未能確實控制陝甘也。寧夏青海以及甘肅河西之駐軍，態度甚為明白，對張楊態度未能同情。而陝甘兩省內之若干軍事要地，尚在中央軍掌握之中，設政治解決之方案失敗，在軍事方面張部楊部與殘共尚無必勝之把握，而失敗之傾向，似尚佔領導之成份。至蘭州近況：于學忠部三師除一師守城外，其餘二師集結蘭州附近。蘭州四週要地，皆在中央軍及服從中央之省軍手中。故于部近甚恐慌，蘭垣

完竣，歐亞包機亦於二十一日晚空機飛返上海。

汪一度飛奉化晤蔣

汪精衛抵京後，即曾電蔣約會晤地點。至二十四日汪偕褚民誼等飛寧波轉赴奉化溪口，晤談竟日，二十六日復乘機返京，汪此行對於將來政局之推進，當極有關係也。又汪於二十二日曾發表廣播演講，題爲「怎樣救亡圖存」。亦頗可見今後政治之動向也。其原詞云：「所謂救亡圖存，是因爲亡國之禍就在眼前，我們要想什麼方法來救他。亡國之禍所以迫在眼前是因爲內憂外患重重交迫。先說外患，如九一八之後，先失東三省，後失熱河，其間還有淞滬之戰，長城各口之戰，察北冀東以及河北，都處在極惡的環境，這樣的鯨吞蠶食，可使中國陷於滅亡。再說內憂，共匪所到，生民塗炭，由江西而湖南而貴州而雲南而四川以至陝甘，這樣的所至糜爛，也可使中國陷於滅亡。以上二者，有一於此，已爲亡國之禍，何況這二者好像有了密約，將兩把刀由兩條路殺入，如今更漸漸合攏起來了呢！有人說，與其亡於外人，不如亡於共匪。須知亡總是一樣的，我們不要坐視其亡，而要救亡。有人說，蘇俄行了共產何嘗亡國，須知蘇俄的國家環境，與我們全然不同，革命時候也與我國全然不同。而且除了蘇俄之外，歐洲有些國家，想行共產，無不陷於危亡。大戰後的匈牙利，因爲想行共產，被羅馬尼亞打入京城，諸君總還記得。所以大戰後勝利的意大利，一度共產騷擾之後，趕緊便有法西斯來抵制他；大戰失敗的德意志，一度共產騷擾之後，趕緊便有國社黨來抵制他；西班牙還不算實行共產，祇不過接近共產，已經發生大亂，亂事結果，尚未可知，眼前已將西班牙割成兩塊，而且馬德里京城已經粉碎了。由此種種看來，不特中國目前實行共產，可以亡國，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縱，也足以引起大亂，而至於亡。數年以來，中國在這內憂外患重重交迫之中，苦苦掙扎，顧得肅清內憂，便顧不得捍禦外患，顧得捍禦外患，便顧不得肅清內憂。數年以來，政府人民，陷於這個夾攻的形勢之中，焦頭爛額，眞是說不出的苦痛。在這樣夾攻的形勢之中，要想出方法，打開一條生路，是很不容易的。數年以來，積了無數苦痛的經驗，方纔定出一個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畫和一定的步

城門時啓時閉，入夜即入戰時狀態。于部徵集駱駝二三千頭，並將省垣附近民間車輛完全搜集，更徵集糧食，以致糧價飛漲，民生恐慌。觀其企圖，似無死守蘭州意。至於隴南之天水，及隴東之固原，海原，會寧，北至寧夏，皆在中央軍手中。故事實上陝甘兩省東北軍完全被分爲兩部，六盤山東麓之平凉，始有張學良直隸之部隊。

共黨在陝甘之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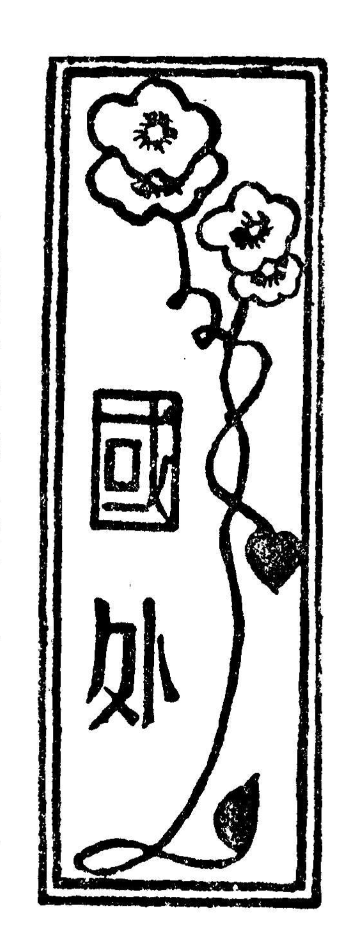
西北中心問題在共黨，共最初在陝甘邊境大會合之後，即擬全部由蘭州中衛間渡黃河，西趨武威，張掖，酒泉，先立戰守自如之根據地。徐向前，蕭克，賀龍等部，正由靖遠附近渡河時，關麟徵，胡宗南等部，是夜趕上，佔領靖遠，遂將赤匪切爲兩段，黃河以西以徐向前部爲主，約一萬人，雜以蕭賀已渡之衆，其未及渡河者，約四萬人，即爲現在挾持陝西局面之主力。現在徐向前部經數度苦戰，及西北特殊氣候之摧折，僅餘三四千人，困頓張掖酒泉間，並未攻下重要城池，亦無回擾蘭州之事。甘肅境內除徐向前外，再無匪軍。至於陝西境內之共，主力在西安附近。渭水北岸之三原蒲城一帶，爲毛澤東，彭德懷部。在陝西東北角黃河邊之延川，延長一帶者，爲蕭克，賀龍。至於西北邊之保安，膚施一帶，聞爲朱德所率之後方部隊。至徐海東部，則已南出秦嶺，超藍田，商縣，有入豫鄂邊區模樣。

西安外僑分抵京滬

居留西安各國僑民，經外部派員會同英美駐華武官數次努力，已辦理完竣，除第一批七十七人，先乘汽車脫險，逕返平滬外，其未脫險人員，亦經二十日由英美武官復乘飛機至陝照料，業於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十分飛離西安。除載美英三武官外，載送外人八名，中有義籍六人，英籍一人，西班牙籍一人，於午十二時四十五分抵洛稍憩，即於下午二時二十分離洛，外部派員王光亦附機東返飛抵鄭州。英武官司考脫及英籍一人，當下機逕由鄭返平外，其餘繼續乘機飛京，於下午五時三刻平安到京。擬稍憩，二十二日乘火車赴滬。並悉西安城內僅餘外僑六人，其中五人爲美籍教師，一爲美籍女記者史密德，（聞係共黨員），經力勸不願離開。故王光亦因以返京復命。此次已離陝外僑，兩批共爲八十五人，各外國僑民對外部努力，均深致感謝，此事目前已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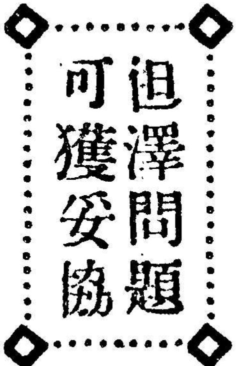
驟。尤其是一年來這個計畫和步驟，已經着着的向前進，爲舉國所一致認識了。如果這個計畫和步驟，沒有意外阻撓的話，我們相信，在最短期間，內憂可以告一結束，因爲共匪竄至陝甘以後，漸漸窮蹙，人所共知，如其洗心革面，不難就範，否則只有歸於消滅，中國可以全力對外，無復內顧之憂了。想不到忽然有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更想不到蔣委員長平安回京以後，還有一部份軍隊負隅抗命，甚至赤化的舉動，這樣一來，內憂愈加複雜，外患也必愈加猖獗。我們如今講到救亡圖存，卑無高論，惟有誠心呼籲，全國民衆，認淸環境，立定脚跟，仍向着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劃和一定的步驟做去，萬不可爲共匪所搖惑，中了他挑撥離間的毒計。因爲救亡圖存之計劃和步驟，雖然條理萬端，總括起來，不外『對外要保衛國土』『對內要團結民衆』，的兩個口號。這兩個口號如今爲共匪所偵悉而假藉之以行其挑撥離間的毒計了。先就『保衛國土』來說，我們只看最近的綏遠守土禦寇，已經有了相當的進展，這種進展，不是容易得來的，自從淞滬長城兩次戰役之後，政府及人民深感覺到種種缺乏，相與不斷努力，從事補救，一面忍耐，一面加緊工作，方纔得到這個進展，中央當局的領導，地方當局的同心合力，全國人民的一致後盾，都在這次表現出來。而在這吃緊的時候，忽然的最高統帥，幾蒙不測，忽然的地方割據又將重演，後方及側面，有此搖動，前線亦因之徬徨，這是何等苦痛的事呢。這種舉動，明明是分裂國土，而共匪却偏要假藉抗戰的名義，以保衛國土之名而行分裂國土之實。再就『團結民衆』來說，自國難發生以來，自國難會議以至最近籌備中的國民大會，都是團結民衆的表現。我們必須知道團結民衆，惟有國民黨才做得來，決不是共黨能做得來。何以呢，國民黨是以國民革命爲目的的，所謂國民革命，是求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生存及其發達，故以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共同利害爲基礎，而求其團結，於理於勢均是必然的；共產黨是以階級鬥爭爲目的，主張以一個階級打倒其他各階級，故拆散人民的聯合戰線，也是於理於勢均是必然的。試看當全國一致守土禦寇的時候，忽然的從中操縱，使同在國民革命軍旗幟下的部隊，發生裂痕，使同在中華民國國旗下之領土，發生裂痕，這便是拆散人民的聯合戰線的一個極大證據，而共匪却又偏要假藉『人民陣線』的名義，以團結民衆之名，而行拆散民衆之實。兄弟剛才所說挑撥離間的毒計，即此可見。

兄弟以爲我們今日若要救亡圖存，惟有依原定計劃與步驟努力做去，以期其實現；而期其實現，惟有全國民衆一致爲政府之後盾，無貳心，無歧途，沈着勇敢，猛向前進，使挑撥離間之毒計，無所施展，使懷有野心乘時割據之企圖，無從發生，這樣方纔可以肅淸內憂，這樣方纔可以捍禦外患，目前救亡圖存之要着，莫大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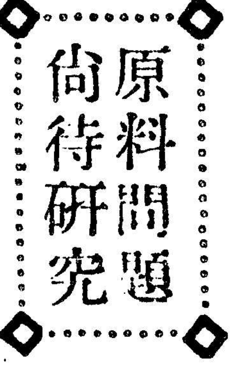
國聯行政院會開幕

國聯本屆行政院會議於二十一日開幕，主席爲我國代表顧維鈞。本屆會議，並無重要議題，所可注意者有二：一爲但澤問題，一爲原料問題，茲分述各問題連日討論之形勢如下：



日內瓦二十三日路透社電：今日國聯行政院舉行會議，討論亞歷山德萊特與但澤問題之解決，已獲有大進步。法土兩國代表今晨會談時，英外相艾頓忽往參加，艾氏應雙方之請求，竭力斡旋，以使兩國對亞歷山德萊特將來之行政爭端，得一圓滿解決，今雖尙未達此程度，然距目的已益近矣。法國現願獲一切實永久之解決，土國之意見，爲如依戰後條約附有條件割讓之桑加克與亞歷山德萊特二地不能獲得獨立，則目前祇可成一臨時協定，俾他日能再修改。考慮但澤問題之特別委員會，今日已於原則上商獲同意，諸專家現正草擬細則，衆望可將該問題列入星期一日行政院會議之議程，此足証明該問題現已無重大之障碍矣。現信新協定中將規定另任駐但澤之辦事專員，並依更有限制之範圍承認國聯對但澤之權力。又電，法土兩國對亞歷山德萊特案之爭端，近曾使全歐爲之憂慮，今兩國已於原則上商妥解決辦法，故彼此衝突之因已因以鎖除矣。其解決辦法，已由土代表暫予接受，而待重加考慮，其

中規定：（一）桑加克土地由國聯迅保。（二）桑加克應在敘利亞聯邦機構內享完全之行政獨立。（三）由法土兩國締結協定，維護此種獨立。



原料問題尚待研究

關於波蘭外長柏克所提出之原料品重行分配問題，國聯行政院，業已決定指派十四國代表爲委員，組織原料品分配問題委員會，加以研究。該委員會不久將在國聯指導之下，召集開會。其任務當僅限於就原料問題，作純粹學理方面之研究，俾採集各項情報，以供他日召集經濟會議時參考之用。此項經濟會議，必俟一般局勢改善，又德義兩國確能與國聯各會員國在經濟上進行合作之時，方可召集開會。至目前爲止，美洲國家接受參加原料問題委員會之工作者，僅巴西美國與加拿大三國，此外，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對於由國際方面合作解決原料問題之一舉，多具不良印象，則以參加原料問題委員會之十四國，其中大多數，非擁有殖民地及委任統治地之國家，即係要求殖民地之國家。職是之故，拉丁美洲諸國，深恐該委員會所討論者，將不僅限於純粹經濟問題，而將涉及政治問題，此則非拉丁美洲諸國之所願者也。

法總理和平新建議

法國里昂城二十四日哈瓦斯社電：國務總理里昂伯倫頃在此間人民陣線宴會席上發表重要演說，對於內政外交問題有所論列。聽衆共有兩千人之多，各閣員亦多列席，總理演辭，大要如次：「余意一切辦法，凡屬討價還價者，均不當向德國提出之；法國素知自愛，對于他國人民，自知加以尊重。」至經濟合作與組織和平，原屬互相關聯，且具有不可磨滅之關係，而所謂組織和平，則其主要辦法之一，即在遏止軍備競爭。法國固可與德國在經濟上相互合作，但一國在經濟上援助他國之後，倘因此反蒙有不利之影響，又誰願加以援助。總理繼稱，各國報紙有謂余當于本日發表重要宣言者，實則不然，茲者僅當提出下開數項建議：（一），人民陣綫主張和平，素甚積極，按之事實，亦已証明其確能保障法國之利益，維護法國之尊嚴。（二），法德兩國之主張，完全不同，德國主張雙方進行談判，法國則主張對于歐洲問題，作一整個解決。（三），法國所主張安全與「和平不可分割」之理論，未可分離，實與法國所主張「以國聯爲柱石」之政策，不相分離。（四），余相信歐洲和平關鍵，端在德國手中；此與英國外相艾頓日前在該國下議院所言，實屬一致。（五）法國決不與德國討價還價。（六）德國元首希忒拉提出之和平建議，當就其言行酙待，但法德兩國若政治上不能妥協，則在經濟上亦無妥協餘地。抑歐洲各國現方整軍經武，不遺餘力，因而當由關係各國成立經濟協定，俾各國工業家得在軍備之外，另闢途徑，而從事于其他工業。關于此層，國際勞工局前在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伊始之時，曾擬有大規模之公共工程，用以解決歐戰後賠償問題，良法美義，務當重予研究。總理結論則謂法國抱有和平志願，不容置疑；法國人民最所蘄求者非他，即不屈不撓，以維護整個不可分割之和平云」。

德國方面表示滿意

柏林二十五日路透社電：今日德國官方某批評者對於法總理里昂伯倫氏昨在里昂之演說，內稱歐洲之和平關鍵，端在德國云云，發表談話，謂里氏演辭中涉及德國之處，措辭均極友善，並無抨擊之語。該批評者對於里氏信任希忒拉氏屢次發表之和平宣言，係具有誠意一點，頗表滿意。據稱德國不能承認不分裂的和平之需求，爲安全之唯一有效方法，並認世之濫行利用集體安全制度者，皆屬法國之友人及協約國。德國合作之志願，初無限制，里氏今既宣言法方已準備與德國作澈底之討論，實爲將來之一佳兆也云。里氏昨日之演說，頗出各報預料之外，里氏曾否認有對德國作驚人之新經濟的饋請之意。里氏宣稱，今日之人民陣線，已日趨強盛，且較往日更有生氣，並已證明一種平靜無事之政府，確有防護其國家利益及安全之能力。里氏重行聲明對於兩國間之協定，表示反對；並堅持不分裂的和平之原則，關於歐洲時局如能獲和平之解決，各國或可予德以經濟援助之建議，里氏雖亦贊成，惟反對向德提出任何事項之類於交易者。里氏又稱，一般人以爲德國之經濟問題，或有一日強迫其向外國乞求援助，並肯屈服於各種條件之概念，實屬虛幻而極危險，在另一方面，須知一種經濟的協定，決不能脫離政治之解決而獨立，法國頗願與人合作，如德國亦表示有合作之志願者，則法國已準備與之共同工作矣。里氏結論云，限制及縮減軍備公約，固爲解決整個歐局之必

要部份，惟今日之軍火製造業，已在國家工業中佔如此重要地位，如欲單純命令停止製造軍火，而不引起嚴重之國內恐慌者，恐不可能也。今日欲實現一種縮減軍備公約，而不附以補充的經濟協定，或不可能云。

蘇俄反動案已判決

莫斯科二十三日塔斯社電：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由法官烏爾理支主席，本日開訊庇亞塔珂夫，拉狄克，蘇珂爾尼珂夫，賽列布里亞珂夫及其他十三人反動案。被告等被控危害祖國，執行間諜及陰謀破壞活動，並準備行使恐怖手段，國家檢察官維辛斯基執行控告。被告克尼亞則夫，普辛及安諾德由律師公會會員布腦德，珂莫夫及卡茲納萊也夫分別辯護。其他被告拒絕律師，將自行辯護。檢察官已開始宣讀控訴書，蘇聯及外國新聞界代表多人，外交團代表等均列席旁聽。結果十七人均被判死刑。政論家拉狄克及前任駐英大使蘇珂尼珂夫皆在其內。諸被告皆直認不諱，曾與亡命海外之特羅資基密謀推翻蘇俄政府，且涉及德國波蘭日本中國美國等國家。最可注意者，約有下列數點：（一）反蘇函件係在間諜鞋底中私携至俄。（二）曾有密令謀殺史太林。（三）密謀以北庫頁島讓渡日本，俾於日美戰爭之時，日本可有油源。政府並稱特羅資基曾允許德國，倘得返俄秉政，即可協助德國征服多瑙河流域及巴爾幹半島諸國。且謂特氏於前年十二月中，曾致函拉狄克，願以沿阿穆河諸省割讓日本，以烏克蘭割讓德國云。

供詞離奇令人難解

莫斯科二十五日路透社電：今日爲第二日公開審訊叛國犯，當被告拉狄克供述其與高級外交家磋商瓜分蘇聯計畫時，著名人物到庭旁聽者甚衆；英法美三國大使亦在其列，歷四小時始畢。被告十七人均於第一日開審時自認有罪，現均有處死刑之虞。今日拉氏雖受庭長警告仍時時述及外國外交家之姓氏，直至庭長以退庭爲恫嚇始已。拉氏供稱：渠於一九三五年覺因希忒拉之雄圖，俄德戰爭在所難免，而俄國於是戰中必遭失敗，因乃進行一種標謀政策，許將烏克蘭割讓與德國，阿穆爾境割讓與日本，而于戰中與德國軍事參謀合作；如是則戰後俄國國勢必弱，而有發生另一革命之可能。渠曾收到特羅資基氏三函，第一函寫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內稱德國法西斯主義日見得勢，遠東局勢日見嚴重，使戰爭日益趨近，其結果俄國必敗，而將造成使彼等之集團得以握權之狀態，故然彼等之集團利益計，宜促使戰事早日發生云。第二函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所書，略述恢復資本主義與俄國戰敗後以土地經濟讓與權給予法西斯主義國之程序。前任駐英大使蘇珂爾珂考夫供稱，彼犯有陰謀勾結德日兩國，企圖顛覆俄國之罪，因彼等「失敗派」之信念，以爲德國之法西斯主義，必將使俄國陷于絕境，彼以爲與其將來完全毀滅，不如及早退出社會主義，而與法西斯黨人結合云。檢察官遂質問蘇氏曰：德國一旦佔領烏克蘭，尚能容忍爾等之政府乎？蘇氏答稱，彼等將依賴其他資本主義國以阻德國之深進，後由新聞報駐華盛頓訪員羅姆氏供稱，渠曾覆特羅資基之函送達拉狄克氏云。

艾頓演講實際問題

英外相艾頓在下院演說，預料一九三七年將爲國際問題棘手之一年，惟謂是年且將爲國際機會蒞臨之一年。艾氏切實聲明英國在本年中或將被邀于世界事務中多所盡力，故英國負有偉大之責任焉。艾頓述及近年來政府平日與國會開會之時外交事務占佔大地位，實由於普通人民對和平表示之願望與憂慮有以致之，不幸此種現象迄未普遍。渠意非謂某種人民之願望和平，不若英國之殷切，僅言因乏表示意見與各地互通情愫之完全自由，致使輿論對和平未能施用其充分之勢力，此爲英國所抱憾之事態，蓋英國深覺世界願望和平者，爲數至衆。苟對互通情○的自由與言論的自由所設之一切壁壘，處處摧毀，則今日所存對和平之威脅，定可大大減輕矣。艾頓次述及西班牙之內戰，謂目前西班牙之局勢，已使國際場中其他一切事務均爲減色。雖西班牙內戰或將陷歐洲於戰爭漩渦之危險，未全消除，但此種危險已確受限制矣。如任何人相信西班牙內戰之結果，將爲任何外強或列強統治西班牙三十年，即管理其生活方法，與指導其外交政策是。渠以爲是人實完全錯誤，一切結果中，此爲最不致實現者。英國當然反對此種遭遇，此非英國一國所反對，蓋二千四百萬西班牙人亦一律反對之也。今唯一事件所能團結西班牙者，厥爲共同厭惡外人是，豪邁之西班牙人對於干涉西班牙事務至微之諸國，必將存至微之惡感，干涉之舉，終必爲惡劣之人性；不特此也，且將爲惡劣之政策，英國與西班牙固有利害之關係，但西班牙之應有特殊民體，無論其右傾，或左傾，皆非英國所關；蓋英國如於此種事件定有主張，則將陷入相抗的思想之戰爭，此爲英國所深惡者。職是之故，英國一向反對外方之干涉。今後仍將保持此志。英國對西班牙戰爭所關切者，有兩事焉。即（一）戰爭不得蔓延至西班牙境外。（二）應保持西班牙政治獨立與土地完整。故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將仍爲歐洲所進行之正當政策焉。艾頓繼提起志願兵問題，而追溯自耶誕節前夕以來，英政府努力進行一種協定，俾可禁止外國人民加入西班牙雙方作戰團體之經過，並謂此項問題，未能早日提出，實爲致令某某數列強有此種派遣志願兵行爲之原因。關於摩洛哥之地位，艾頓宣稱，所接英國駐該地總領事之報告，均可令人心慰；此外英政府對于休達及米里拉兩地

之調查，亦已接到報告，知外間曾有德國軍隊會在兩地登陸，或準備登陸之謠詠，均無証據。外相又向下院保証，謂政府對於摩洛哥之局勢，將繼續予以嚴密之注意云。艾頓又稱英政府希望並深信英義地中海宣言成立之後，兩國間之緊張關係，必可告一段落。惟上項宣言之成立，並非英政府之政策有所改變，或英國方面作何讓步，況對於英國現存之任何友誼，亦無加以變動之處，其唯一之功用，即對于地中海局勢之平定，必大有裨益也。艾頓復聲言政府方面，已見到各種軍備之重行整頓，實爲欲達到彼等目的之唯一必要方法。所謂目的者，即談判一種全歐之解決與鞏固國聯之權威是。艾頓切言政治的綏靖與經濟的合作，如望其成功，須賴各方面之戮力同心；如果能然，則吾人定能在和平世界中造成一個更美好更健全更繁榮之歐洲，惟欲達此目的必須減低軍費，學習經濟的合作方法，庶生活程度可以提高。外相次述及德國，謂世界人士現紛紛詢問種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將導德國與吾人全體至何處乎？歐洲若長此飄浮至日益渺茫之前途，若長此由國家敵對之黨派與大相違異之思想家撕成片片，則其生存之希望必渺乎其微。而其創痛必非數代所能平復。德國于決定其本國與全歐命運之舉，有選擇之勢力，若其選擇與歐洲充分平等合作之一途，則英國將無一人不出其全力匡助銷除誤會，並治平達到和平與繁榮之大道。惟僅空談與局部之補救，即能醫治吾人現所感之病痛，此種幻想，無無裨益。故任何國於與他國合作，及放棄干涉他國事務之企圖，咸不能稍存規避與退縮之念。艾頓演說之結語，謂世界不能藉公約協定與高尚之演說以圖救治，救治之道，乃在放棄國家獨佔主義；接受歐洲各國之歐洲總解決中的有權利之合組者，減輕軍備至國防所必需之程度，接受國聯之解決一切事案之國際機關，共趨合作之一途，夫而後和平始有希望焉。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一月十三日起
至二十六年一月十九日止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三

△米春霖等飛西安
△外僑全部離西安
△美總統羅斯福宣誓就職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李志剛由陝飛返京
△湯恩伯由前線抵綏垣
△日議會重開即被迫休會
△國聯行政院會議開幕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李志剛飛赴溪口
△劉汝明返察
△日內閣開緊急會議軍部要求解散議會
△俄全蘇大會通過新憲法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劉峙電約楊虎城談話楊避不談
△湯恩伯赴包頭視察
△廣田內閣辭職
△高林抵羅馬
△美中部水災嚴重
△俄審訊拉狄克等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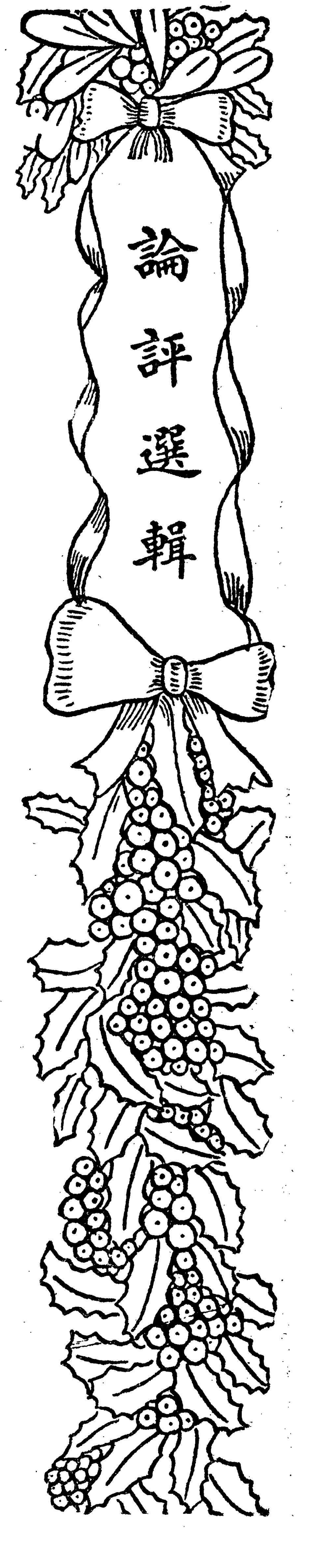
△汪飛溪口晤蔣
△米春霖謝珂抵潼
△拉狄克等被判處死刑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商震由洛返汴
△鄭浪人案外部向日提抗議
△日軍部表示反對宇垣組閣
△高林返抵柏林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陝事和平空氣轉濃雙方前哨撤退
△汪精衛返京



民國廿五年後國人心理的改造

黃炎培

著者草此文時，西安事件的狀態，尚在混沌而沈悶中。自國難最初發生，著者對於救國方案，認定「統一」「生產」「國防」三大事。根據這一貫的主張，對西安事件的處理，認為（一）不得違反統一原則。（二）對抗敵禦侮政府應依照既定政策進行。（三）善後問題，大家應尊重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的意旨與其命令。握定這三點，一切無所用其糾紛。吾們須認清民國二十五年全年若干重大事件，其間實很顯明地，表示出一種共同心理來，試問西南問題最初發生，蔣委員長不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宣言和平統一嗎？為的是什麼？到最後毅然主張和平解決，為的是什麼？綏遠前線將士，為什麼這樣奮勇？全國民衆援綏，為什麼這樣熱烈？西安事變，蔣委員長在蒙難中，用何種精神來感動他們？而他們最後送蔣委員長回京，又為何種精神所驅使？迨蔣委員長回來，全國民衆十二萬分熱誠的慶祝，又為的是什麼？其間一種共同心理，表示得非常顯明，是什麼？就是一致要求中華民族的生存。大家為了這最高目標，什麼都可以放棄。

目標清楚了。方法怎樣呢？於是全國要求整個的建設計畫，一方滿足國防需要，一方滿足國民生活需要。可是目標的認定，不是今年始。方法的要求，也不是今年始。何以至今還沒有實現呢？就是各方心理上還潛伏下一種絕大障碍。

人人愛他的國家，原是一種擴大的自私心，常人所同具的。可是人們每以為我是愛國的，總疑別人不和我同樣愛國。於是某人親敵者，某派親敵者。有被疑為親敵派的某君，最近去世，我草一文，把他生平的事實，很坦白地一一列舉，而加以公平的論斷，發表後，有人投書於我，說吾今日方知某君是好人，是有計畫的愛國者。可惜其人死了。這種事實，往往而有。我常周旋各方間：甲和乙互相攻訐，甲派和乙派互相攻訐，聽這方說來，那方簡直不是人。實則那方完全不是這回事，我所深知道的。那方對這方亦復如是。此種現象，一般社會所不免。一涉政治便更烈了。

政府與人民間亦復如是。疆場有事，政府處理不能快人之意，往往被疑為親敵，甚至疑為賣國，我不敢說沒有親敵賣國的政府，我確會親見到政府並未親敵賣國，而被人疑為親敵賣國。吾生五十餘年，自甲午以來，人民對當局的惡謚，幾於史不絕書。至於政府對人民，稍有可疑，總認為反動，政權在手，疑人反動，便什麼都不許動。我不是說沒有反動的人民，我確會親見到並沒有反動而被認為反動，此種案件，不知多多少少。

乃至中央與地方間亦復如是。上疑下之反側也，設一官，必並設一官牽制之。或於其下位置若干親信人員以伺察之。下疑上之壓迫我也，於是擁兵以自衛，雖以中央人員當封疆大任，亦蓄兵至數十團，超出於綏靖地方需要之上。國有軍隊而不能專用之於抵禦外侮，省區僅此區區財力，分其一大部分來養軍隊，致急須建設事項，無力從事建設，都是這種心理上障碍所造成的結果。

上列種種心理上障碍，一半是相疑，總認人家做壞事，總不信人家做好事。一半是相忌，他真做好事麼？難道他勝[illegible]麼？我不能勝過他，我總得破壞他纔好。這種相礙相忌的病根，很早就晴種在我國人腦海裏，所以二千年前就有人把「不疑」做他的名字，更早些，還有人把「無忌」做他

的名字，早看出這兩種病態心理是要不得的。更反映出當時這兩種病態心理已着實嚴重。

這一些病根拔不掉，雖有目標，雖有方案，雖有領袖，事實早很明顯地告訴我，還是不行。

怎樣來拔掉這病根呢？

當然一部分屬於個人修養，我嘗反省，我須絕對尊重事實，嘗自己訓練自己，須拂拭吾心如明鏡一般，無鹽來還他個無鹽，西施來還他個西施。決不因昨日無鹽，今日西施，而還留着個無鹽的影子。也決不因今日無鹽，明日將飾做西施，而預示着西施的影子。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有此自覺，我將此自勉，難道人不和我同樣地自覺自勉麼？我因此想到孔子，孔子說：「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這定是孔子涉世既深後一種感覺。

雖然，怎樣來拔掉一般社會的病根呢？一半關鍵，還是屬於目標和方案。如目標眞是顯明，整個的方案眞是完備，譬如大量生產的工廠，用機械的力量來推動工作物，工人儘端坐着，工作物給機械推動到面前，不許你不動，全廠也不許一個人不動。在這整個組織下，自己工作之不暇，決不容許你左右閒看人家，亂猜人家。目標既分明，萬目一的，便不會有反動。所有動作，完全依照整個的機構，也不容許有人反動。就工廠的立場，方求人家動之不暇，那裏還肯阻止人家動。在這顯明的目標和完密的機構之下，便不容許有相疑相忌等心理上障碍發生。

還有一半，屬於施政技術。清儒有言：「防之，人或望之。帷之，人或窺之」。惟不公開，則人之要求公開也愈甚。我國正患一般人民不樂聞政，不求聞政，乃至不肯聞政。正宜誘發他們對政治的認識和興趣，凡可以公開，或應當公開者，宜用種種有效方法，充分公開。我常感覺現時政府，與其說有意的不公開，還不如說無心的不公開，至少有若干方面的不公開，是無心的。前一週偶遊首都，入鐵道部，問最近一年來鐵路行政狀況，當局欣然告我種種，還給我刊物一冊，方知吾國自有鐵道以來五十四年間僅築成八千一百一十公里，而新計畫從民二十五起五年間將築成八千一百三十九公里，比過去加了十倍以上的速度，外債和債權方面交涉的結果，減息或取銷欠息一部或全部，減輕負擔至兩萬萬一千兩百餘萬圓之鉅，而新定方針，核減各路客票價格，核減農產品運價，獎工減價，發展內地工業減價，內地土產聯運減價等等，都是大慰人民期望的，而結果二十五年進款還比上年增一千萬圓。回到上海問了許多友人，知一年來鐵路成績麼？皆答不知，乃急寫一文——「一年來鐵路的猛進」刊入一五三期國訊旬刊，我知各部院行政等於鐵道部的，未必沒有，然而人民不知道，宣傳機關也沒有把這些做材料，來喚起人民對政治的興趣，對政府的信仰，得毋可惜。我更感覺無線電播音，還宜充分的利用。我不過舉此一例，要消除政府民間乃至中央地方間種種隔閡，怕還不少可以用技術來補救的。

行政方面有不宜公開的，將怎樣呢？這又要想到技術了。振衣者挈其領足矣。舉網者提其綱足矣。一羣之中，有制度上的領袖。有思想上的領袖。立法之前，徵集各方意見，施政之前，說明旨趣，既施之後，報告政績，對行政方面，重在認定制度上的領袖，對社會方面，重在認定思想上的領袖。思想上的領袖，一地方會有幾人！全國會有幾人！例如外交，政府遇交涉棘手，不能公開報告或徵集意見時，召集思想上領袖懇切地一席談，進或取得各方同情，增加後援力量，退亦可以減少誤會與反對。如或顧慮到故意搗亂，則我又要說了，人之愛國，誰不如我？最高目標亦既分明，接洽以後，即有誤會或反對，總不會比未經接洽時更烈的。如果深閉固拒，則一般人所懷疑的程度，往往浮於其事實。譬如政府雖沒有走十步路，未嘗不走了五步路。而因不接洽之故，不但不能了解不能走十步路的苦衷，竟會誤認爲連五步都沒有走，甚至誤認爲倒退了五步或十步。如果思想上領袖亦既了解，則民衆以信任該領袖之故，至少總不致誤會。須知在國家整個的機構之下，所謂民衆，個個至少都是全部機械的一個螺絲釘，怎麼可讓他因意思上的誤會而形成行動上的乖異呢？至於依法令的規定，對制度上領袖求諒解，這是當然的事，不用說的。不要忘却全國一致要求的總目標，不要放棄了既定方針，民國二十五年種種難關過去了。不要因外國人稍微說幾句好聽話，便趾高氣揚起來，不要因前線沉寂無事，便眞以爲無事，也許今後的難關，還要難，還要多。如果民國二十六年因全國誠意要求辦法的結果，得到適切的方案，造成整個的機構，又因施政技術的進步，根本打消相疑相忌的亡國心理，把昏黑的陰霾，一掃而空，一變爲辟雲麗日，民國二十六年國家的基礎本還沒有壞，領袖無恙，也許會

表現出比二十五年更可慶幸的事。

對西安負責者之最後警告

（錄一月二十四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在本文撰稿時，尚未得知米春霖等同陝後結果如何，當此千鈞一髮之時，願對西安當事者，作最後警告，期其勿自取滅亡而禍陝甘人民。

全局關鍵，在彼等能否自省其犯罪。夫上月十二日之變，為干犯軍紀之重大犯罪，任何理由或口實不得解脫之。張學良之來京自辯也，謂動機出於愛國，愛國云者，如人子之愛其親，事屬當然，而行之有道。軍人守軍紀，聽命令，盡任務，即為愛國，此外別無愛國之道。試念當綏遠有事之日，正在難保不變演為國家整個問題之時，而幽囚統帥，謀覆政府，此等於自抄襲後路，幾陷國家之危亡，此在軍人犯罪上，誠重大無可倫比者也。東北軍官兵自省！昔在關外，在河北，服務毫無成績，連年在陝甘，亦無功可錄，今於國難嚴重之日，竟有圖謀顛覆政府之行為，而政府尚宥免不究，既特赦其主官，更寬容其部衆，但期悔罪自新，此外毫無處分，此誠政府特別愛護之表示，論法衡情，彼等誠應速自感悟，亦國民同胞所殷望不置者也。乃不料旬日以來，局勢反而惡化，抗命情形，日益顯著。彼等須知！自上月十二日之變，彼等本為叛軍，中國苟欲維持為一國家，決不容其一部軍隊之叛亂。對頑迷不悟之叛軍，最後只有以武力討伐之。此乃國家存在之基本問題，毫無藉口政治主張之餘地者也。次論楊虎城及十七路軍隊。上月之變，張楊同負其責，而政府始終恕楊，上月十六日之討伐令，只對張學良一人，而未及楊，迨張學良判處徒刑，而楊毫無處分，僅以撤職留任了之，今日張為褫奪公權之民，而楊依然為合法的陝西長官，且其部下孫蔚如，新擢任省政府主席。苟嚴格的評論政府，實超越於寬大，而陷於仁柔。楊孫等自省！以陝人為陝官，職責何如重大？陝西父老子弟所期望而督責之者，何如殷厚？十七路在陝七八年矣，而軍隊本身，迄今訓練有缺。上月十二日之變，西安秩序竟不能保，軍隊行動所表現者乃如彼之狼藉。楊孫等清夜自思！何以對陝人？且不必言對國家如何矣。今政府為之充分開路，畀以政權，而許其自新，此而不接受而必以毀滅陝西為快，則彼等之天良安在乎？

最後論共黨。共黨於陝變有密切關係，現時更成共同負責之勢，然則請責其迷而期其悟。為共黨者，第一須自懺過去十年來對國家民族所犯之大罪。夫自江西暴動起，迄最近止，以赤色恐怖，蹂躪及十餘省。江西人口，為之減數百萬，如鄂如豫如皖，凡共黨盤據較久之地皆一空。豫南某縣，當時有埋人坑無數，每坑千百具。四川通南巴一隅，前年春間賑濟會調查時，發見民屍二十餘萬。要之共黨多年，窮凶嗜殺，謀推翻整個社會，而自己又絕無對國際對國內之一貫的認識，害國家，害民族，害自己，展轉戰爭，由東南而西北，以至於今日。粗略計之，國軍損失不下數十萬，費財數萬萬，至於共黨所殺害及其部衆滅亡之數，更不可勝計，此誠可謂對國家犯重大之罪矣。去歲以來，彼等實陷於窮蹙，而主張態度，因而轉變，國民亦未嘗不喜。然鑒於共黨過去之常變路線，則今茲之轉變，又誰能保證其為最後者？一旦得勢，恐怖政策，殆又將舊癖復犯，國家基礎，又將動搖，此為立國之必不能容忍者也。況彼等現在仍自有政府，有軍隊，而中國立國之基礎條件，必須為一個政府，一種軍隊，不能容忍內部之組織的搗亂，故共黨今日須切自懺悔，知大勢不容。誠能以事實表示取消武裝暴動之組織，使國家不復有赤色恐怖之危險，則國法上自可許其自新，其不然者，無論標榜如何，政府必貫澈其十年來討伐之方針而已。

吾人以勸告西安方面者，將以此為止，夫吾人一貫主張，為和平統一，祈禱全民族立於建國衛國之一條線上，共同奮鬥，故凡值內亂危機，無不切望和平解決。陝變以來，吾人屢為文表示愛護軍隊期其反省之意，即於共黨，吾人多年來，探究共黨發生滋長之原因，希冀由政治上思想上救濟病根，且悲哀共黨陣營中，有不少富於改革性之青年，徒囿於智識，迫於環境，致走入恐怖之絕途，苟能使其自新，亦民族血液之新鮮細胞，可以供建設之用。此乃吾人十年來之一貫的感想也。今者陝局已到最後關頭，故再為此警告之詞。望彼等切實對國家悔罪，須知凡分裂割據，皆為對國家犯罪，必自承有罪始能接受命令。觀彼等近日尚嘵嘵於政治外交問題，豈知任何政治，不容造反，而國有內亂，充其量將自亡，尚何對外可論。是以彼等之任何措詞，皆不足阻討伐之師，只有悔罪聽命是生路，其外概為絕途。西安負責者須猛省！一旦討伐進兵，彼等絕無倖存之餘地，徒

自滅而禍人民，徒自屏於民族復興事業之外，祖國前途，仍將由大多數愛國守法之國民，維持而發展之，所哀者，惟地方之受累，及彼等之自滅而已。事急矣！全國同胞今尚熱望其最後回頭，再逡巡瞻顧，則運命全非矣。

再度訴諸常識與良心

（錄一月二十二日津滬大公報）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貽國家以空前的危機，幸而張學良悔悟甚速，送回統帥，大勢一轉。不幸陝甘善後，波折叢生，默察情形，前途殆極可憂慮。查去年國家歷經重大變故，胥克轉危爲安，原因所在，吾人曾謂爲國人常識與良心之勝利。今者西北惡化，大局岌岌，勢將由空前之陝變，進而演出空前之慘劫，國家民族，曷堪設想。爰更披瀝所信，指陳利害，再度訴諸常識與良心，惟關係各方面有力份子其熟察之：

第一，吾人以爲中國今日祗有整個的國家民族路線，而不容有其他路線，蓋任何政治主張，胥非先有國家民族之存在，而後始有寄託。猶諸演劇，生旦淨丑，各具作用，悲劇喜劇，同有特點，然而舞台如坍，何從獻技？中國當前急務，厥爲救亡圖存。易言之：任何政治舞台的扮演者，今日均應以保全演劇的舞台—即國家民族—爲第一要義，須知舞台不存，則任何好角，將致英雄無用武之地，尚有何主義政策之可言？

第二，既以救亡圖存爲亟務，則首須認清國家環境。國難至此，非維持全國政治統一，軍事統一，絕對不足以肆應方興未艾之國難。近年封建勢力之崩潰，軍閥割據之失敗，原因固多，而民意厭惡，實其主因。現在統一之雛形甫具，國家之希望方殷，此際若再有人企圖封建軍閥勢力之復活與保存，必爲國民所共棄。即欲於統一的軍政軍令系統之外，別立軍隊建制，自成風氣，或特抱政見，恐徒足以削減國家實力，無論標榜如何，斷不能激國民之共信與相諒。蓋國難急迫，已達極度，集中民力國力，猶懼無濟，豈容國內軍內再留分裂之因素，等於民族自殺，開門揖盜？

第三，欲求國家民族之生存，必須保持統一之規模，而利用統一形態，策進國力，尤在於物質心理之雙方建設，其最近目標應爲造成最小限度的國防，培養最低限度的民力。中國以國家地位言，不特不足爲强大之國，並獨立主權，且不完全；以經濟情形言，不特不足言施行社會主義，並民族資本，且待保育。是以策進國力，應付內外問題，必須依客觀事實，就本身當前實際利害作打算，不宜蹈空虛，逞玄想，轉致害民而誤國。更申言之：吾人今日亟應集中人力財力，先求造成力能自衛自給的現代化國家，取得獨立國起碼的國際地位，然後乃及其他。

以上三點，實爲國家民族當前之需要，凡屬國民，概應擁護，而中央近年完成統一，整理軍隊，建設國防，擘畫經濟，努力精進，中外具瞻，不惟國力民力之培養，不無成績，即國際地位，亦爲之增加不少，陝變發生，雖局中人申言愛國，自矢無他，而手段鹵莽，造因至惡，一般國民，殊難輕恕。近者善後事宜，遷延不決，政府不惜委曲求全，當事者乃竟橫生支節，依日來所傳，宛若割據獨立之風，又將復活，西北特殊化之要求，公然提出，果爾，是與國民愛護國家民族，維持統一局面，希望和平建設之原則，大相牴牾，而軍事別立系統，尤等於自壞陣容，摧殘國力，不特中央當局在責任地位上，內外環境上，勢難優容，一般國民在常識與良心上亦不敢贊同此等開倒車貽後患之辦法。吾人竊望訴諸局中人之常識與良心，鄭重反省，速圖轉圜自拔之法，否則前途有不可測者，蓋政府之優容有限度，民衆之寬恕亦有限度，如果國人公認優容與寬恕之結果，統一仍然不保，建設依舊無望，國家民族生存，同樣可危，則亦勢不能不別作考慮。時機萬急，關係方面人士，幸亟圖之，遲恐無及矣。

（錄一月二十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遊韜光寺　疑盦

鷲峯。看。不。厭。奇。巧。冠。東。南。我。已。數。經。過。舍。此。當。窮。探。深深。韜。光。徑。幽。絕。疑。澄。潭。林。樾。漏。日。影。澹。如。萍。藻。含。盤。旋。入。山。腹。疏。鑿。開。精。藍。登。高。更。極。目。萬。麗。資。一。盦。內。湖。而。外。江。江。外。棲。輕。嵐。混。茫。山。與。海。光。釆。交。相。涵。我。欲。別。析。之。役。目。非。所。堪。所。慳。僅。一。角。未。足。厭。吾。貪。興。盡。下。山。去。衣。袂。香。醃。醃。

中秋夜坐月有感　拔可

中。秋。非。去。年。月。在。朋。友。少。露。蛩。已。收。聲。風。鵲。猶。自。繞。平生。躭。獨。坐。不。忍。厭。枯。槁。肺。肝。寒。欲。冰。出。淚。助。傾。倒。瓊。宮。縱。天。上。有。夢。詎。難。到。惟。愁。視。下。土。莽。莽。皆。宿。草。魚。驚。水。易。渾。市。擾。心。如。擣。勿。為。人。物。歎。遲。暮。且。相。保。

桂林游疊綵棲霞諸巖並泛舟陽朔三首　翼如

桂。林。山。水。區。不。到。夢。亦。慙。化。工。費。琱。鑿。勢。欲。萬。象。涵。嵯峨。石。骨。露。深。秀。天。柱。劃。森。然。拔。地。起。一。一。青。瑤。簪。連。駢與。特。立。極。目。皆。險。巉。譬。彼。虎。賁。士。峨。峨。植。[illegible]。[illegible]。迺。知。覆。載。內。靈。奇。待。窮。探。大。哉。宇。宙。秘。獨。擅。南。彊。南。

湛。湛。灕。江。水。繚。此。萬。玉。峯。清。流。見。倒。景。蕩。漾。青。芙。蓉。山光。曳。秋。姿。殊。態。皆。玲。瓏。垂。或。若。象。鼻。矗。或。若。高。幢。峙。或。若。鬥。雉。挺。或。若。長。鏦。舟。行。百。里。間。目。駭。情。未。窮。流。霞。瞑。迴。谿。餘。綺。炫。青。紅。始。信。陽。朔。美。永。誓。魂。夢。通。

秉。炬。躡。幽。險。更。訖。洞。壑。奇。疊。綵。與。棲。霞。髣。髴。神。鬼。為。深房。象。天。闕。窈。宇。懸。罘。罳。巨。鯨。掉。尾。游。龍。伯。角。翳。翳。日。月。若。在。上。錦。鯉。躍。雲。楣。萬。類。靡。不。肖。巧。豈。人。力。施。心。驚。墜。九。幽。谷。口。忽。明。煇。詭。觀。怵。心。魂。目。眙。氣。敢。噫。

香宋自重慶郵書附詩並貺二百金為圍炉取酒

之費香宋非有餘力者可抵有力者二萬金矣感不能已成五十六字報之兼以補壽君

石遺

天外。飛。鴻。送。好。音。一緘。傳。意。忒。沈。沈。爲。償。酒。債。招。紅。友。更助。炉。温。添。黑。金。萬里。看。山。餘。二。老。百年。留。命。許。重。臨。方慚。未。酹。韓。棱。醉。翻挹。廉。泉。海。樣。深。

聞正道居主靈輀北上賦此志哀

纕蘅

寢門。一。哭。更。無。時。丹旐。還。京。祇。益。悲。乘。願。故。應。輕。位。業。及身。何。止。繫。安、危。譚經。自。帶。章。逢。氣。牖世。誰。珍。菽。粟。詩。幕。府。少。年。今。萬。里。謄將。許。國。副。心。期。

奉和纕蘅九日甲秀樓韵

翼謀

天保。城。邊。九。日。臨、是日偕登鍾山友遙知。甲。秀。定。高。吟。報書。頻。訏。南。鴻。滯。依斗。端。憂。北。寇、深。萬里。兩。京。投。大句。八。番。九。驛。寫。思。心。政成。手。種、公。孫。樹、見部亭詩嘉植。欣。移。蜀。國。陰。

過佛山是先曾王父舊治訪吳荷屋中丞舊居

鶴亭

世界。枯。荷。在。行篋攜中丞贈曾王父聯文云長吉精神義山骨荷花世界柳絲鄉堂階。大。樹。荒、中丞鎸清舘片瓦無存大樹堂其祖居也百年。有。桑。海。五斗。式。桐。鄉。炙臨。還。遺。俗。佛山柱侯醬最有名回車。已。夕。陽。寂。寥。老。孫。子。賣。藥。學。韓。康。大樹堂內有賣藥者詢之爲中丞姪曾孫

雜詩

秋岳

霜後。郊。原。草。漸。紅。江城。將。冷。驗。殘。楓。棲霞。東。去。龍。潭。路。一半。青。山。是。畫。中。

江遮。方。罫。光。浮。白。谷受。深。霜。繡。作。堆。若使。經。過。無。好。語。不知。懷。抱。待。誰。開。

招隱。秋。來。萬。葉。姸。回巖。丹。碧。別。三。年。潤州。斜。月。殷。勤。甚。遠送。金。山。塔。影。圓。

南菊。垂。殘。鴈。喋。聲。北風。何。事。意。難。平。防秋。到。處。聞。奇。策。莫話。年。時。棄。舊。京。

鬔帆。縷。縷。出。平。林。暵久。吳。江。失。故。深。漫道。秋。原。農。力。畢。桔槔。依。舊。費。機。心。

官閣。新。聞。許。著。書。千窮。百。巧。總。關。渠。野塘。一。鏡。徘。徊。頃。自歎。郎。潛。髮。更。疏。

後庭宴

昭山雅集分得寓字山在湘潭

子威

古刹。崇。峯。寒。雲。叢。薄。此間。濟。勝。誇。腰。脚。下方。潭。水。上。方。山。同。來。占。得。詩。情。各。狂歌。喚。起。山。靈。中。酒。醉。凭。高。閣。夕陽。衘。樹。戀。戀。閒。邱。壑。歸路。漸。昏。黃。空江。今。落。寞。

兩條路

李蕤

在一個鎮市上，我們下了火車。

買好了票，我們被納入在這架破汽車裏，牠並不是一隻什麼了不得的汽車，外面的藍灰色的油漆已經剝蝕，上面的放包裹的木架也有好多肢體殘缺了。兩旁寫着字，一邊「長途」，一邊大約「公用」的形勢，不過「公」字已經缺了脚，很少能惹人在這寫的什麼字上注意了。

是一個非常明朗的早晨，街市上剛剛起了喧聲，提着菜籃的農夫們走着，空氣裏沒有一粒纖塵。和小玲，我們是多麼興奮呵，當汽車發出嘶聲，要向我們喝望着的地方進發的時候。

爲了出來那汽車站，我們受了不少的紛擾，我們不知道爲什麼汽車站的起路處會那麼不平，而門又會那樣的窄小，開車人是極有耐心的，慢慢的走一寸退一寸，到人都煩得鼻子要出火的時候，牠才走出那個門，那個每天要進出幾次的門。

但，一到街，牠便吼起來了。

街很窄小，曲曲彎彎的兩旁，立着許多高矮不齊的民房。在車窗中，我們可以看到集市上的人們的驚恐：把他們的扁担，菜筐，籠裏的雞，和他們自己，紛亂的滾落在路兩旁的小溝裏去，那些小溝顯然是爲着方便雨水無阻的奔流而浚修的，裏面還有些陰濕。

有些扁担的頭往溝裏縮得遲了，我們便立刻看見掌車的人睜着紅絲的眼；如果縮得稍有些晚的不是扁担而是人的話，汽車便似乎完全是有意的緊挨着那人的脊樑擦過，使他如同火鐵烙着皮膚了一般的，驚恐地跳進溝

裏，跳過小溝，這樣，汽車的有些獰啞的鳴聲便越發得意的長鳴了。

一個八九歲的孩子，車一發吼，他一隻山羊似的跑起來，鐵的項圈在頸子上上下的擺動着，從左跑到右，又從右跑到左；他完全失去了立即把身子緊貼在牆上讓汽車從他身邊擦過去的智慧，他是拚命的，發瘋的，一直向前跑着，直到十步以外的一個拐角，一個小店鋪的門前，他才從一條窄石板上越過小水溝，逃到那家店鋪。

那個孩子的母親（大概是吧）是知趣人，看着汽車到那裏有停下的意思，便放下手裏正納着的鞋底， 按着那裸着的孩子， 實實在在的打了起來。

汽車裏的聲音已經出來。

「嗐着?做一個是怪容易是嚇着?」

「他有爹沒有?是光有娘沒有爹不是?」

回答這聲音的是塗着「出賣洋油」四個斜字的黃泥牆，兩隻瘦小雞在撥着地下的土。什麼聲音也沒有，除了那個戴着項圈的那孩子的哀哀的哭聲。汽車又緩緩的若有餘忿的開行了。

「非輾死個不可！輾死個，和他打人命官司，以後就再不敢了。」

我扭回頭，這聲音發自我的鄰座。眼睛上畫着荒草似的寬肩，眼睛汪着重濁的光。「是不是呢?這些混賬到他媽的極點的傢伙！」一壁說，一壁用眼睛質問着另一個戴着白片眼鏡的油頭粉面的少爺。

「也……就是，就是，……亂跑……」

司車的人有他的苦衷，輾死一個也不過是他的憤話吧，我這樣的體會着，但心裏有一些悵惘，「輾死一個就再不敢了」，怎麼個「不敢」法呢，爹娘一到孩子吃了飯就縛在桌子腿上?……這裏完全是一個小鎮哪，我想到我們縮在路上玩土的童年。

出了鎮，遼闊的大路從碧綠的田野裏伸展出來，漸遠漸窄的一直伸到望不見的遠處，蕩在天邊的山，淡淡的幾乎是和天色分不開的忽隱忽現，仰頭是乳糜似的天色，極目是無邊的平野，我的心要飛了，我覺得我們是往天邊進發，世界上不一定有那個我們渴望着的城，我是多麼渴望城堞立刻矗立在我的眼前，我是多願意立刻知道菡她是在哪裏正做着什麼呵！

路的兩邊，田野裏，蕎麥開着慘白的花，高粱已經有許多倒地了。遠處有牛車走着，顯得那樣遲滯。我看着那細碎的蕎麥花，那瘦小的高粱穗，想着農夫們就是在那些草實上等待長長的一季，……由此想入非非，這思想使我苦惱。但我貪看那沿路的農田，我凝視着那葉已半乾的瓜蔓，那些瓜蔓上大如拳頭的瓜果，那矮矮的坐着似的草菴，和那立在田地中間的嚇老鵰的草人，我記起小的時候睡在瓜田裏，用紅泥給祖父鑿筐的摔打鳥的彈丸，突然我又抓緊手裏提着的小玲的小箱，我恐懼我這千里迢迢的來送小玲來見菡是一場夢。

路旁疏疏的行人，有背的，有挑的，汽車趕上他們，立刻就又閃下他們。前面，路的遠處，更似乎有一羣黑蟻似的一羣，排着行，極其遲緩的走在路的邊緣，漸近時，看見他們，推着手搖車，他們隨着車子的左右傾斜，運動着全身的骨節，搖震着心與肺支持着車身，塵土在他們的腳下揚起來向田野裏飛着。

「看！」小玲伸着指頭，做着很受不了的表情：「爲什麼他們該這樣的走在路上呢，汽車卻只坐着我們空着身子走路的人?」我苦笑了一下，

沒有說什麼，只想着汽車要走近他們，再閃下他們，絲毫也不管他的，讓他們負着他們的重車，走他們的遲路。

「同在一條路上呵！」小玲又十分認眞的失墜似的歎息了。

還沒有想出回答，汽車已經駛近這黑壓壓行列，完全出乎我們意外的，汽車曳然停下了。

熟練地，從車上跳下幾條穿着黑色制服的漢子，手裏各自拿着不知什麼時候便已經預備好了的傢伙，長而粗的有稜的木棒，鐵鎚。「媽格……站住！」劈頭把這一帮人車攔住。

小玲的臉都蒼白了，拖着我的衣袖，我們一齊把頭伸在沒有玻璃的車窗外面。

「我叫你領着頭軋公路！」暴駡着，有稜的木棒已經落到爲首的那個赤着臂膀的脊樑上了，他的車立刻倒下來，翻下路旁的小溝，他跳奔豆田裏，「車攀」掛落了他的笠帽，隨着，第二個也奔向豆田裏了，後面那許許多多的車，和那在車轅裏躬着腰的人，都被這意外的大禍唬呆了，架着「車把」一聲不響。

「不要多耽誤，卸了頭兩個的「車攀」，去了他們的「支杠！」……」那個夾着黑皮包戴着白手套的大約是掌管那車的頭目吧，發着命令，於是，那猪鬃的，經過許多次織補的，被車把下兩顆圓釘管着怕滑脫的「車攀」被解下了，黑衣人更純熟的抽去了他們的「支杠」，那用以支着車休息的杠子；這時，豆田裏一遞一聲的說「俺不是不知道這犯法麽」？「俺再不敢了不行麽」？的兩個，這時候才知道了厲害，飛奔上來奪那離了它便不能行進的「車攀」，但，立刻，木棒又落到他們那裸着的臂上背上，他們又跳下豆田了。

「俺是新鄭縣的：離這裏八百里！

「饒了俺吧，再不敢了！

「我們唸走回去呵，我們不是空車子呵！」這央求是一齊的聲音了。

我想，眞的卸了「車攀」是決不會的，大約是「警告」一下的意思吧！「算了，讓他們一點，他們無識見人」！憑着我穿的也是件絲織的衣裳，車上的行客們同聲的喊了！「讓拂點，罰的不打，打了不罰！」

但，這聲音還沒有說完這一句時，汽車已經發着嘶聲，飛快的走了，他們的「車攀」被擲在汽車的頂蓋上，「支槓」攢在汽車裏的洋油箱旁。一瞥中我看見他們那傾倒在小溝裏的上面壓着重大的糧袋的重車，看見他們那充滿着火的眼睛，他們是石塔般在立着，眞的，他們立到什麼時候才走呢：八百里怎麼回到家呢，他們是在一個什麼也沒有賣的荒路上。小玲掩住了臉，我也不相信我的眼睛了。

「這玩意弄得可不少，那一天不弄八十條！」

「啥巧法也不用生，摘了「車攀」情叫他走他的啦！」

「不呵，他們刁得很哩，有的一個人帶幾條攀哪！得打，一個死門，用他們這支槓打他們！」

這時我才注意到，剛才用那打他們的那有稜的木棒就是他們用作支着重車休息的工具，不知它們的主人是幾天以前過去的，留下它們在這裏卻盡了這樣用處。

「那麽，他們應該走的路是哪裏呢？」另外一個乘車者發問了。

「哪裏？你沒看見？……嚇嚇……能短他們的路麽？能不叫他們走麽？可不是沒給他們開路呵，一樣寬，一樣大，他們不走，他媽，是故意的！」說着，穿黑制服的伸手指過去，「窄麽？這留給他們的路窄麽？」

他們原來走在生滿草綸滿磚碗的路邊上，但卻挨打磕頭，他們該走哪裏，這本是我早就想知道的，我便順着那人的手指，望到他說的另一條「路」上。

天爺！那是路麽？我們乘着汽車走了這幾十里了，沒有注意到有那麽一條和公路並着的路，路不是說它算路就算路呵，路是單從顏色上也可以辨出的。那「路」，不要說走，單看已經够人心寒了。

灰紅色的乾了的泥土，上面是橫七豎八的深的車壕，牛馬深陷的蹄跡，和爲重車輪所擠壓而隆起的利刃似的乾泥，看着那，使人想起在泥沒有乾之前大馬車是怎樣在裏面衚衕着，牛馬們起來又臥倒，臥倒又起來，或者很長的時間停在那裏，等趕車人雙膝埋在泥裏卸下了重貨，把牛馬從韁下且打且抬拉起的事。但現在乾了，稀的陷脚的泥成了嶙峋的巉岩，空身人在上面恐怕也難以走上十步吧，如果推着車，不，那是沒有法子叫車子走一步的。

此時，一輛牛車在那所謂「路」上，遠遠的可以看見那兩條牛跌跌撲撲的走着，和後面的車身時時想分家，兩個農人站在兩邊，全不顧自己的腿怎樣爲那些乾泥磕絆，左一下右一下沒命的匡扶着；此外，再看不見有一個人影在那上面了。

「那路全沒有一點硬底，……一條路，容易的事麼？幾千幾百人，十年八年走不明一條路！」一個穿着半舊長衫的人歎息着說了。

「這公路是就原來的路又修寬的，那一條是新從田裏劃出的，是不是？」我問着，立時想到在幾十年以前，幾百年甚或幾千年以前，這上面走着農人，小工，大馬車，手搖車，運着他們的粮食，從四外的村莊到集市，從集市又到四外的鄉村，艱辛的，踏平了這一條道路，但現在，他們的子孫卻被趕下來，這條路的兩側挖着和村莊不能相通的小溝，在一些硬底也沒有的虛地裏衚衕！「幾千幾百人，十年八年走不明一條路！」他們這樣被推到小溝裏，被拈了車攀，被自己的「支槓」打自己，繼續到什麼時候呢？這條壟斷他們的路不容許再走他們，而他們的路還沒有一點的硬底！

「哪一天不弄幾十條？」這話立刻是給了証明了，七十里的從駐馬店到汝南的路上，我們的汽車爲着「懲治」這些「混蛋」站下了八九次；不停車而戰指着罵聲「防住，槍斃你」的，更是數不盡了，每看見烏黑的一點蠕動在前路的邊緣時，小玲便緊拖着我的衣袖，一直到汽車趕上他們，一直到我們親眼看見他們被打，被奪了「車攀」，殺繩，或者敲斷了車輪鐵軸；是的呵，當時和現在，聽着那敲斷車軸的鏘鏘的聲音或想那聲音時，我都覺着似乎敲打的不是車軸而是我的心一樣。

有一個頭髮已經頒白，迎面而來的，穿黑制服的命令着叫他站下「乾脆叫打十下」，他狂一般的喊着跑到田裏了，喊着說他情願磕頭，這時，我們覺着他磕一個頭値些什麼呢？假如能磕了頭就安全的放他過去。於是，情不自禁的，我們竟慫恿着他磕頭了，「你磕你磕呀，還不快些麼？」竟又幾個人都這樣喊了，但當他無可奈何的跪下的時候，那穿黑制服的卻乘勢趕上，劈頭劈腦的打起來，回來時還終於沒肯留下他的「車攀」，並且抽了他一根殺車糧袋的繩。

「不中啊，要是不打，打還不中呢！」

行經臨橋的地方，一個戴着半個頂的草帽的鷄鴨販子，大約是上集市去的，一個車上放着五六隻大籠，每一個籠裏裝滿着伸着頭的雞鴨，汽車沒走到他便把車子放下，汽車走到人沒出來他便作揖打躬了。

「佛爺們揀個肥的拿去吃……我才從那斜路上來，往那廂過不去，……我獨個，中間有這條溝我過不去。」大顆的汗，順着破爛的帽緣，疾急的滴下來，聲音是顫戰着。

「嚇嚇，別出相了，對不對？今天不罰不打，……」說着，拖過一個雞籠，揭了蓋子，脚一登，雞籠旋了幾旋，從小橋邊的草坡滾下去。雞子撲撲飛着，下面是蕎麥田，有些驚嚇得竄入蕎麥的綠叢了。到伸手拉第二隻籠時，那人那傴僂着的腰身全伏抱在雞籠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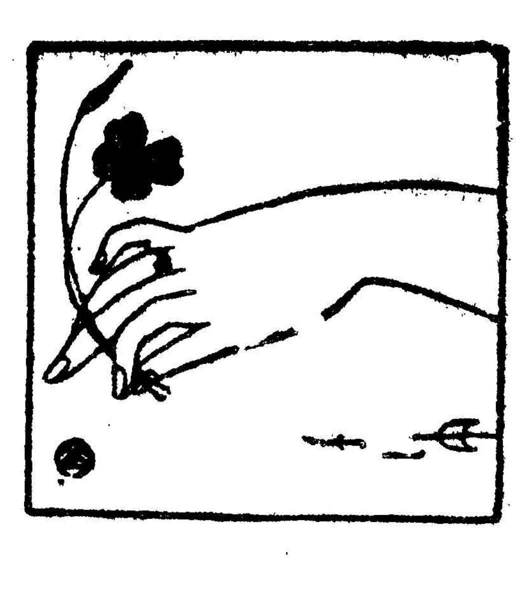
汽車開行時，一個對一個說：

「够他捉了啊，幾十隻，生東西啊，雞子可乘勢歡歡！」

「够捉？……看吧！咱要走得快，到汝南回來還不準他能捉完！」

這裏似乎已不是敢與不敢犯不犯法的問題，使我不相聯屬的想到紂王敲髓剖孕婦的傳說。這不過是個破棚的汽車呵！

到了目的地時，小玲我們辭謝了汽車，因爲下車的倉皇，小玲被那些綑在汽車廂門口的那些農夫們的「支槓」絆住脚了，發出逆耳的響聲。我看見這些支車的杠子，想起那些攔在路上的車，想着那一雙一雙充滿着血的眼睛，想着那條泥濘三尺的無底的虛軟的路，想着這一條明路上他們祖先們的曾在那上面自由往還的足跡，同時，想着那個老漢怎樣在捉那些蕎麥裏的奔逃着的鷄子，想着汽車棚上那些「哪一天沒有幾十條」的「車攀」，我不禁閉下眼來，默默的想着交織全國的公路網。



女獄

史塔霞

田秀嫚是前天送進來的「鮮魚」(註一)。她一到這裏心裏真高興；這裏比家鄉那個「拘留所」强多啦；那裏幾十人住在一間矮小底黑屋子裏，日夜鎖着鐵門，又髒又臭連喝口水都是困難的事。看這裏：嚇！樓，樓房，她就從來沒有住過；有這樣多號子，每個號子才住八九個人；白天還不鎖門，還可在廁所裏拉屎，還有什麼鐵管子，長長地細細地可以從裏面流出清水，叫什麼水龍頭，她也是長到十九歲還沒有用過的東西。她記得昨天脫下身上那件快兩月沒有洗的褂子，放在水龍頭底下洗，弄得滿地是水，被女看守揍了她三個耳光，臉上辣了半天。但是心裏卻很高興：這裏究竟是大地方，洋樓，自來水；也許連法官都是靑天大老爺，上訴打過宣判無罪才好哩。……

田秀嫚這時蜷在地板上正想得出神。號門剛開了不久，遠處敲着六點鐘。

「喂！起來把碗筷預備預備，掃掃地；今天過節呢，有肉吃」。劉陳氏推着她。

新來的「鮮魚」，照例是得把號內的雜役包辦幾天的。什麼洗碗，倒馬桶，打掃屋子，擦地板，都是新來的事。劉陳氏是來了快兩年的老囚犯，這一聲命令式的話，把田秀嫚自然推動起來；別說還帶着一句獎勵的結果「有肉吃」，是更足提起田秀嫚的精神。

過節吃肉，從昨日就盼着。田秀嫚在婆家作了四年媳婦，吃的肉就有數：過年過節在鄉下雖然也多少的吃到肉，可是輪不到兒媳婦嘴裏，頂多喝點湯兒。不過田秀嫚嘴饞，精明地偷吃過四五遭，最後一次挨了婆母一頓好打，才不敢再偷。現在打了官司聽說還能吃肉，眞樂！

筷子碗在秀嫚敏捷的動作下，很快的就預備好了，地下也掃得特別乾淨。九個人和兩個孩子都坐在坑上等。

等到搖過八點鐘的鈴，比平時遲了半個鐘頭的時候，才聽得一聲喊：「開飯啦」。

格登格登，先上樓的一個外役，手提着一桶白片肉，另一個提着一桶乾粉條，再一個提一桶湯，後面就是兩大籃子窩窩頭和小黑捲子了。等到開飯的班長上來以後，這才和女看守共同監視着開飯。

先在挨個號子門前擺的黑碗裏，用手抓上十來根粉條子，在那桶白片肉裏揀上三片肉，這肉切的眞到功夫，一律是五分寬一寸長一分厚；又在每個碗中添上半杓子清湯，所謂清湯就是煮肉的水，又黑又混好似刷鍋

水。

挨到四號：田秀嫚望見那一鉛桶肉，饞得她口中流涎；等到看見每個碗中僅僅有那麼三片，失望得她差一點要問：「爲什麼這點？」她身旁抱孩子的潘殷氏向前擠了一步，滿臉賠笑的對班長說：

「班長先生，多給俺一塊吧，可憐俺孩子」。

「這裏不講可憐！你孩子又不在押票。你別看一桶肉，這是有數的，全所七八百號人的都在這裏頭呢，你要多一塊，別人不就得少一塊嗎？」班長瞪着眼說。

十分鐘以後飯開完了，每個號子都吃起來。

田秀嫚蹲在炕前，搶先端起自己的一碗喝了一口湯。皺着眉說：

「這是什麼味？怎麼有些酸臭？」

肉是昨天煮下的，加的鹽又少，飯房裏很熱，當然早變了味。劉陳氏嘆了口氣說：

「一年不如一年。我去年也是在這裏過的中秋節，三大塊肉還加青菜哩。怎麼今天的都臭了？」

「我前天去過堂，聽說我們這所長剋扣囚糧，一天一毛三的口糧，只發七分錢，每月賺上千的大洋錢哩。過節的肉一定不祇這一點；你看，他娘的！這三片肉還不够我一口。」一個年青的姓李的女人，輕輕地說着，並且爲了表示三片肉不够一口，她一齊夾到嘴裏就吞下去。大家都笑了。

「少說話，你才來了幾天！倒愛管閒事！當心當家的(註二)聽見可受不了。」劉陳氏說。

「才來了幾天是不錯，我都懂得；我在××打上訴的時候，什麼沒經過？像這樣飯，早給他倒了不吃。」

秀嫚聽得開心，忙問道：

「爲什麼倒了？倒了就給好的？」

姓李的說：

「那裏人多，都是大案子，弄不好就罷飯；這裏不行……」

「吃飯別說話！」從樓弄西頭傳來看守的聲音，姓李的不說了。秀嫚不懂得什麼叫罷飯，也不明白這裏不行是什麼意思；但也不敢再問她，拿了個窩窩頭泡在那半碗湯裏，大口的吃起來。

× × ×

到了九點多點，開始接見了。

「三號劉李氏接見」！

「八號李玉美接見」！

「五號臧劉氏」。

「九號……」。

喊接見的聲浪，由樓下傳到樓上，被叫着自己名子的欣然地就下去接見。秀嫚從前天來了還沒有機會能下樓去看看，她好奇心重，她乖巧地借了個由頭，替號裏王胡氏底孩子晒尿布，跑到看守面前說：

「大娘」，忽然記得人家都稱先生，又改口說：「先生，俺去晒晒尿布行吧？」

一年到頭不見笑臉的看守，鼻子裏哼了一聲，接着點點頭。秀嫚明白是允許了，便奔下樓梯去。

照人的陽光，强烈的射在秀嫚臉上，空氣是這麼新鮮！她留神地四面

一望：原來還有這大院子！前天來的時候是傍晚，她簡直就沒有看見樓下還有許多空號子，還有圍樓四周都是一丈多寬的空地。她心裏暗暗奇怪！為什麼不教人們下來晒太陽？她將尿布晒在朝陽的窗子上，轉身看見接見的地方，是在高厚的墻上挖了兩個小窗戶，隔離着四層鐵網。有兩個接見的正站在那裏向外面說話。秀嫚隱約看見外面一個男人頭，她還想仔細看看，不料監視接見的看守一回頭，看到她在那裏張望，喝聲：「快上去！」嚇得秀嫚急忙上樓，心裏不住的亂跳，生怕她趕上來揍。

回到號裏才吐一口氣；用手扯住姓李的說：

「姐姐，樓下院子裏眞好；為什麼不叫咱們下去？」

「教你下去幹什麼？一不小心你再跑了呢！」

「會跑了那才怪呢？幾丈高的厚墻，雙層的鐵門，一個女人家能跑了？男人也不行。」秀嫚亂搖着頭說。

「四號孫張氏接見。」

開見了這麼大半天，秀嫚才看到自己號子裏接見的；目送着孫張氏出去後，覺得心裏很悵惘：人家有家，有人的，過節都來看看；自己呢？家鄉在數百里外，家鄉裏誰又能來看看呢？別說娘家只剩下哥嫂，就算有老娘，打了這樣人命官司，她也不敢來看看啊？在縣裏的時候，哥哥不是連一次都不敢去，唉！苦命……

田秀嫚心裏想着，覺得酸酸地想哭，一抬頭，看見孫張氏接見回來了，懷裏抱着一大包東西，笑嘻嘻地向坑上一倒：梨，饅頭，鹹菜，大葱，都滾到坑上。她一屁股坐在坑沿上，把左手拿着的一個紙盒子，向大家一揚說：

「吃啊！月餅。」接着把盒子打開；食饞的秀嫚被吃引誘得忘了哭，搶先看見是兩個大月餅。

兩個月餅被分作了九份，差不多是每人只嘗了點味兒。孫張氏又把梨給了兩個孩子一個，就將其餘的東西攏到一齊，放在坑一邊角上。

「誰來的？」劉陳氏問：

「我兄弟」。

「俺們這號裏頂窮，除了你誰還有個接見的？俺一天到晚帮着吃你的，眞不過意。」劉陳氏抱歉的說；大家也都抱歉的嘆氣。

這時又到了二點鐘開第二次飯的時候。沒有了三片臭肉和那刷鍋水；而是和每天一樣帶沙的粥，鹹菜一片，窩窩頭。不過接過見的這時是比較不同，有自己的菜吃，但是大部份還是得啃着又粗又有沙的窩頭和粥。

同時：三個女看守在這時間也坐在屋裏休息。王看守手中數着接見單子：

「一，二，三，……十三個。操她娘，忙了他娘的大半天，才這麼幾個接見的。還是過節呢！眞窮！」

「你不知道；往年八月節接見底送的月餅成堆，那個送來的不給咱一半！人情還在外，我與咱褚伙計都吃膩了。看今年這點！」不帶笑臉的章小脚說並且用手指着桌上擺着的五六盒月餅和梨，葡萄。

「今年自然和去年不同，沒有什麼本地案子，大烟，老海（註三）案都不到這裏押；大半都是些窮打上訴的，誰有錢？」褚看守說。王看守把手裏接見單子丟到牀上，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打開月餅盒子說：

「伙計們別說啦，來嘗嘗月餅吧，無論多少總是有人孝敬咱們的。」

帶着不滿足中的滿意，三個人動手吃着不花一個銅元送來的東西！

× × ×

六點鐘以後，收風已是一個多鐘頭啦。當值的看守褚，先在樓弄裏走了一遍，又在每個號子門上小圓洞上向裏張望一次，並且發了幾句不要說話，不要哭鬧的警告。於是照例的公事完畢，就跑回她們的屋子，三個人吃起酒來。

「我敬你一杯，老伙計！今天過節哪。」褚看守對她們倆說。王看守喝乾了她斟的那杯酒道：

「今天所長請客，好吃喝呢；可惜也不請咱們。」

「光請的主在，連男看守也撈不到，能輪着請咱！除非他看中了你！」褚看守譏諷的，嘲笑的說。

「你別胡說八道！」王看守笑着打了她一下。

「今天號裏千萬別鬧才好，要是哭起來可沒有辦法」小脚章愁起來。

「怕什麼！我不管她們什麼傷心愁憂，哭起來要是說了不聽，咱就報告主任，所官，一個人一付銬！」

「喝呀！」

王看守手裏搖動着杯子，有八成醉了。

田秀嫚的號裏，大家都在坐着；昏暗的微黃的燈光下，照見每人的臉更黃瘦，都嚴肅的沒有笑意。過節的習俗，更能引起人們的思家來。潘殷氏和王胡氏摟着孩子坐在地板上，孩子已經睡在母親底懷中了；秀嫚也是睡在地下的，現在她用兩隻手撐着下頦，身子斜倚在坑邊上，一雙大眼向滿屋子人來回掃射着。劉陳氏用麻線縫一隻鞋底，麻線穿過鞋底嗤嗤的響，算是這號裏惟一地音波。秀嫚最後忍不住了，把心裏想了半天的心事向劉陳氏說出來：

「大姐姐，你看我這官司可能打個宣判無罪？」

劉陳氏突然聽了她這麼句無頭無尾的話，把眼睛向她打量了一下，冷笑說：

「你眞問的奇怪！俺又不是法官，怎樣能知道。」

「不是這樣說，姐姐；你不是在這裏一天啦，你總有經驗：這大地方的老爺，總不致瞎判吧？就像俺又不是正兇，俺又沒有殺他，判俺十年不寃枉！」

「寃枉？寃枉的多哩。別說你死了個自己的漢子，才判了你十年，算什麼！你看人家李大姐，一點証據都沒有，還是個無期哩。」

「小妹子，你別瞎想了，慢慢地挨日子吧。」李好像猜透了她的心事一般，說：「我老實告訴你：黏上人命案子，就有個等頭，一年兩年別想出去；你別覺得難受，這樣案子那號子不有三四個！一共六十多號人，殺人的就佔了二十六個；就我們這號最多，已是六個了；三號裏有一個判了重刑，【註四】六號兩個重刑，像你這十年的還少哩。誰有個頭緒？打了一審，打二審，三審，再審，什麼時候是個頭？我在××看守所裏就打了四年的上訴，好容易減去那個死字，我已經不想打了；他媽的，×養的檢察官，又要求再審呢。你想，還有法子嗎。」

「前世的寃家，今生還債。我六十歲啦，還能殺死個人？他死了告着我倒判我個無期，不如給他償命才好！」一個傷害致死案由的孫黎氏，一晚上沒有開口了，現在也揷口說着，同時老媽媽的眼淚已挂在臉上。

聽了這一席話，把個秀嫚心都說冷了。眼瞪得大大地，默然無話的望着窗外，月光照着對面墻外男號監的屋頂。

十五的月亮，已從東方升上來；天空中連一片雲都找不到，晴朗的秋夜，被她的銀光普遍的照耀着；前面的海，映着月光，波浪微微漾蕩，像一片片閃動着的魚鱗。這夜不覺秋寒，也沒有海風，祗有這美麗的月，皎潔的月，給個中秋的助興。但是在這看守所裏，在這裏面被桎梏着的衆幽

靈們，正是愁苦滿面呢！

從五號傳來一陣呻吟的聲音，孫黎氏老媽媽嘆氣說：

「怕是王田嫂底病難得好喲！女人得了乾血癆，十個有五雙難，可憐這孩子，才把個死字減了去，又害這樣病，如果眞的不行了，那才是命呢！」

「什麼命不命！從有了病，誰給醫來？除了什麼『阿西不靈』，還是『阿西不靈』，這一套，就能醫病？俺不信！若有錢，有人，吃吃藥，她就不會到這步。你老人家總是命呀命的。」李不服的鼓着小嘴說。

王田嫂這人，秀嫂昨天也看見過。比她大兩歲，是同鄉人，也是謀害本夫案。已八個月的乾血癆了，瘦得剩一張皮。秀嫂望着很害怕；又聽說在這新監女號裏，三個月內已死了兩個了。所以自已連和王田嫂說話也沒有，心裏生怕自已也得了病；現在聽到她在呻吟，又不禁打了個冷戰。

待了一會，劉陳氏推推李說：

「心裏眞煩，你唱個曲咱聽，好不？」

「你心裏煩，誰心裏不煩！我不唱。」

「唱吧！好李大姐，你唱個五更天，我明天多請你吃一塊鹹菜。」

李推辭不了，聽了聽樓弄裏沒有看守的脚音，這才低聲地唱起來：

一更鼓兒喲，星斗布滿天。思想起當年，朋友有三千；不打官司常來往哪，打了那官司喲不見面。

二更鼓兒喲，月亮照窗紗。叫一聲姐姐，你不要想家，想家想的得了病哪，死在那牢監喲也白搭！

三更鼓兒喲，深夜更凄涼。恨只恨，狠心的奴那小情郎，殺人逃去關山外哪，拋下這苦味喲，奴來嘗！

…………………

李再唱不下去了，臉漲得通紅，兩顆亮晶晶地眼淚，在眼圈裏亂轉。

而且凄切的調子，也打動了每個人底心弦。秀嫂起頭靜靜地聽得很起勁；聽到後面，忽然想到自已的那個騙子，主使着殺了丈夫，跑掉了，現在自已這麼丟臉！忍不住嗚嗚地哭起來。她這一哭不要緊，就像傳染病一樣，八個人都跟着哭起來。

接着，三號裏判重刑的吳杜氏簡直放了聲；一會就傳給五號，七號，八號……整個樓面。

哭聲成了瀑布的奔流，開了口子的河堤，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當值的看守可慌了：推開杯盤狼藉的桌子，嘴裏含的半根香烟落到地下，奔到樓弄裏喊道：

「瘋啦！騷×女人們，噯你娘的什麼呀？不怕帶銬子嗎？」

但是，褚看守的罵，就像狂風暴雨中落下的一片樹葉一樣的微弱，有誰注意呢？

突然五號的鐵門敲得震房價響，裏面高聲喊出：

「快點來人，王田嫂不行了哇！」

哭的狂浪還在繼續擴大，王田嫂又要死了，把三個女看守弄得手足無措，因爲女號院子裏的兩道鐵門都上了鎖馬上還叫不着人，而開號門的鑰匙又在二科辦公室。結果她們的意思是祇好等到明天再說。

大堂的鐘聲已敲過九點了，月兒升到中天。女牢獄裏的囚徒爲這新死的押犯給了嚴重的打擊，她們各自恐懼自已的前途，各自心情上起了可怖的戰慄。哭聲逐漸的停息了，全監陷入於死的靜寂，祇有從鄰近的高樓門窗裏不時的透出猜拳的或隱約鼓樂的聲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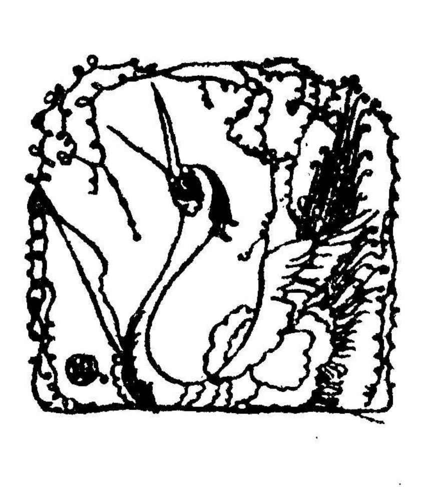
（註一）鮮魚即新押進的人犯。

（註二）當家的即是指女看守。

（註三）老海案是販賣或吸食海洛因的案子。

（註四）重刑即死刑。因犯人忌「死」字，故稱重刑。

附記：這是生活！寫出這「生活」的作者，如今也還是在這樣的「生活」裏生活着。



在城市裡（二十九）

張天翼

他到王健民家裏打了十二圈牌，到晚上一點鐘才回家。他提心吊胆地進了後門，生怕聽到什麼不幸的聲音。他總感覺得小龍的病是有一個來由的，彷彿是什麼東西作了祟。這件事說不定跟李金生有點關係。

『怎麼下手的呢？李金生怎麼下手的呢？』

腦子裏昏昏地想着，一面還聽見痲將敲在桌上的聲音。一會兒突然醒了似地一震，於是又去追究——剛才他自己想的是些什麼事。

『唉，不得了，這小龍子！……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

到了奶媽房門口——他小聲兒問：

『怎麼樣？』

『郎中說不要緊，』奶媽搶着答。

他眼睛一亮，叫道：

『好嘛，好嘛。我說的不要緊嘛。……你看，你看：郎中也這個樣子說。……你們總是虛里虛糟的，一點個事就嚇得要死。……』

這麼着他就踏着很響步子上樓去。

可是他在家裏坐不住。他簡直不敢邀亞姐出去，她祇一天到晚在樓下看守那個孩子，好像她自以為鎮壓得住魔祟似的。他歎着氣。他玩了會骨牌又使勁一推。他狠命地在屋子裏踱着步子，要拿這響聲來叫別人知道樓上還歇着一位家主。

眞該死！嗨，他到省城裏來——專門為的找悶受麼！

他溜了出去。每天總是躡脚躡手地走出後門的，好像生怕有誰會追他回來。他去找他那些朋友打牌，開旅館偎在姑娘懷裏。他們都知道唐老二的秘密：認識亞姐，也明白小龍子害的是什麼病。

『老唐，你那個孩子好了點沒有？』

『大夫說不要緊。本來是，女人家胆子小，大驚小怪的。其實算得什麼病嗳。』

說了掃大家一眼——看看別人的臉色。於是再也不說這件事，彷彿怕人提起他什麼缺點似的，有時候念頭一觸到那上面，他五臟什麼的就一緊。並且還莫明其妙聯想到李金生——咒過小龍子會死的那個傢伙。

『混蛋！』他嘴唇動了動，瞟一下他身旁那位姑娘——怕她聽見了什麼。他祇要一想到他跟李金生還得有一件事要結實交涉一下，他就覺得身子給什麼傢伙壓住了，連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有點怕那小影子，還是耽心着錢的事。

他想：李金生怎麼要天天到他家裏去呢？眞是該死！——他想要躲開他唐二先生麼？哼，他算是照拂小龍子，他竟像做了什麼鬼把戲——如今想來贖罪似的！

那天晚上坐在車上搖幌着，打着膈兒，帶着很滿意的神色回了家，剛一跨進後門，突然——他被誰一撞，差點兒沒跪下地。

『哪個！』他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

對面那個站住。廚房裏的燈光照到了他臉上，顯得很慌亂，可又有點沉重。

怎麼！李金生！——

「小龍子——小龍子！……」

李金生沒有說完就奔出去了。

奶媽房裏——大家都圍着那張小床。女人們抽咽着。亞姐腫着臉，全身痙攣地抖動着，彷彿被她自己的哭聲鞭打了似的。

一發見唐啓昆進了門，她猛地跳了起來——往他跟前一撲。她扭着他的衣領，用拳頭沒命地在胸脯搥着，嗄着嗓子喊：

「我跟你拚命！我跟你拚命……死沒良心的畜生！我跟你拚！我！我！……」

第二十章

他們把小龍子葬掉之後，亞姐簡直發了什麼病的樣子，十幾天都沒好好地吃一頓飯。她坐在窗口那個老位子上，一聲也不響，眼睛空洞地望着外面，好像在老遠地想了開去，又好像什麼都沒想。

「亞姐你何苦呢。孩子反正已經死了，他是……」

「你自然不要緊！——他又不是你的兒子！」

她不塗口紅，也不擦粉，讓顴骨上面幾點雀斑很分明地顯現出來。嘴唇肉似乎疲得縮了進去，輕輕地露出了牙齒：打這里常常流出些沒有聲音的話，二少爺織是聽不見可也感得到的。

男的偷偷地瞟她一眼，在肚子裏回答了她：

「何必呢！何必拿我來出氣呢！」

天剛剛下過一陣雨，涼得很舒服。太陽打破雲裏擠出來，把大地蒸出了熱汽——帶着一股很濃的泥土味兒。

二少爺吸吸鼻子，歎了一口氣。

「想不到他會死。……命裏不抬。……」

那個可很命地橫了他一眼。她討厭他那種癢不癢痛不痛的腔調。可是別人一沉默下來，她就簡直想要蹦起來把他揍一頓。這孩子分明是害在他手裏：他巴不得他死！

可是她還那麼坐着不動。隱隱約約彷彿總聽見有微弱的哼聲。她側着臉注意了會兒，給誰催迫着一樣的叫她想下樓去看看，一下子可又清醒過來了。好像她身子突然搬到另外一個地方似的，祇有那些嘈雜的響聲叫囂刺着她的耳膜。

「去了，去了，」她嘴唇吃力地掀動一下。心臟上彷彿給很很地戳了一刀。

她不知道她該怎麼辦。似乎她祇有𢿦坐在這張椅子上，等到她想好了第二步的辦法才可以起身。

唉，她祇想要做一個好好的人。什麼苦她都吃得來，什麼磨難她都熬得住，祇要人家承認她是正派人家的太太。這一年她拿全付精力放在小龍子身上：這孩子雖然那麼小，可是能替她毆定在唐家的地位名份。

奶媽就跟她談過：

「奶奶你眞要防防二少爺哩。他有了你——他還是在外吃花洒賭錢，跟你沒得個恩愛。」

「我也曉得，」她爽直地微笑一下。她倒不在乎什麼恩愛不恩愛，她祇要有人帮她脫出從前那種日子，讓她在正派人的世界裏露露臉。

「我是做夢……」她痛苦地想。

隨後她拚命鎭定着自己，抬起那雙發紅的眼睛瞧着二少爺：

「喂，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她聲音發緊，牙齒咬着不叫牠打顫，像受了寒的樣子：

「我們這個樣子到底算什麼呢？你老實告訴我——你打算怎麼樣。這塊地方我眞住膩了，我眞討厭死了，我實在熬不下去！我們算什麼嘎，到

底？要儘是這樣不三不四的，我當初怎幹要跟着你來｜跟着你來——這個樣子！』

『嘖唉，你眞是！』

亞姐可反復着她那句話：

『你老實告訴我：你到底怎樣打算，你到底怎樣打算！』

看來她倒還平靜，好像已經決定了什麼別的大計劃，不過還要把這件事談幾句告一個段落。二少爺索性等了會兒才開口，他相信再稍爲過些時候就會跟平素一樣——大家快快活活過日子的。

這些談過不止二十遍。今天這回也並不見得比往常難對付些。

『你總當我虧待了你。我其實——唉，我眞不曉得要怎麼說才好！我沒得一天不想着你，想着小龍子。嗨，你不曉得。有許多事——我辛辛苦苦——我就是爲的你。不過我不好寫信給你，那塊的人要是一曉得我寫信給你——我——我——當然要瞞住他們點個。……』

那突然個爆發了什麼似的，兩拳頭緊得發抖，往他跟前衝進了一步。

『好啊，好啊！——瞞着他們！』她尖叫，吱出了牙齒。『唵，我丟了你的醜！我曉得的：我不是人，祇有你是人！……』

樓梯上響起了腳步聲，越來越急促，越來越急促，於是門口白影一子幌——李金生進來了。他仍舊頭髮刷得光光的，衣裳穿得筆挺，並且有禮貌地取下那頂草帽，想要明白是怎麼回事地看着這邊。

眞不巧！——他就偏偏要在這個當口闖進來！

二少爺努力裝出沒在乎的樣子，帶種開導小孩子的派頭對亞姐擺着手：

『呃呃！……嘖，何必呢。你聽我說，你聽我說……』

那個女的可不管這一套，祇是顧自己流水似地瀉出來：

『我見不得人！我該死！我活該躲起來——不三不四的藏在這塊！好讓你做孝子，做好人，叫大家把你當孔夫子看！……』

『我幾時叫人當我孔夫子看的嗄，』他輕輕分辯着。

『你這沒良心的傢伙！畜生！….你當初跟我怎麼說的，你當初怎麼跟我說的！——我問你！——你沒得一句話算得數的！你沒得一句人話！你這張嘴，你這張嘴——兎子屁眼還比你値錢點個！——』

『什麼話，什麼話！——難聽不難聽嗄！』

『哼，難聽，你要面子！——我偏做開來說，你去做好人，你去做好人！我要在江南江北貼你的招子——叫大家曉得曉得你是一注什麼貨！……』

唐啓昆儍了一樣站在那里，腮巴肉抽動着。那雙眼睛——不知道是因爲取了眼鏡還是疲倦，顯得沒有神，他提起腿來要退一步，可是又不敢。他覺得李金生用種看熱鬧的勁兒站在旁邊，嘴角上還輕輕巧巧的閃着微笑。

他猛地掉過臉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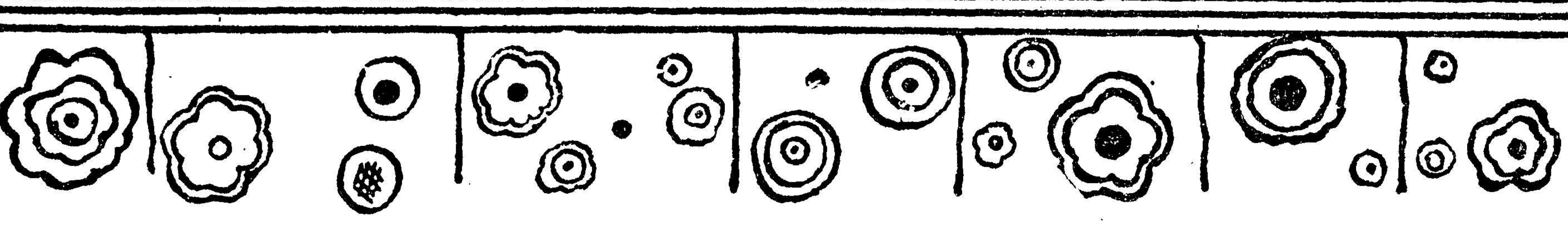
『你來做什麼，你！』

那個剛一發楞，他又吼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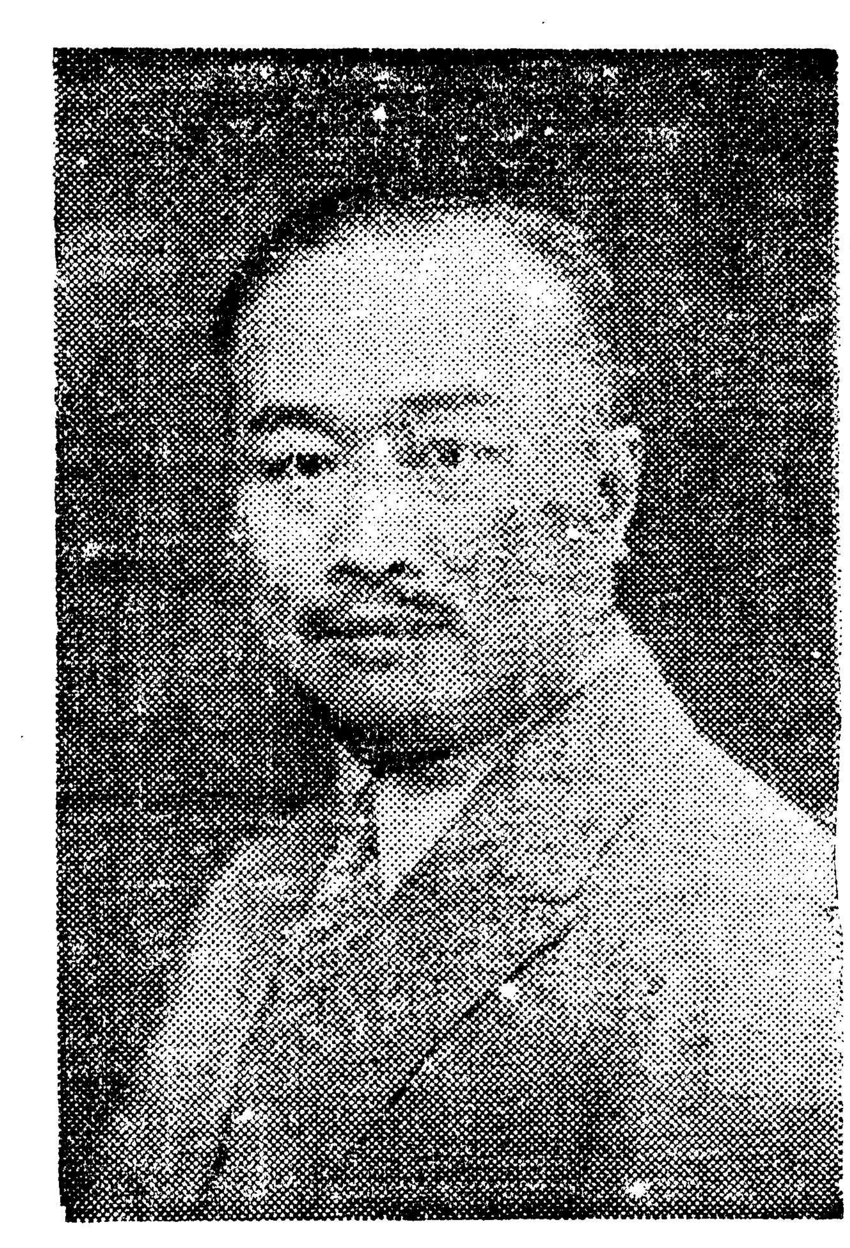
『錢呢，錢呢？——你答允我的錢呢，嗯？』

『撥不出！』

『你這個混蛋！你這個混蛋！』發白的嘴唇中間濺出了白沫。腳在樓板上頓着。『你想不想幹了，你！你簡直，—你簡直——嗯！……混蛋！也不想想吃的什麼飯！——這不識抬舉的傢伙！』　（未全）



時人彙誌



儲鎮

儲鎮，號鐵生，五十一歲，江蘇宜興人。奉天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曾任遼陽地方檢察廳檢察官，民四年調任遼寧省鐵嶺地方審判廳推事，民八調任遼寧省懷德縣知事，民九任遼寧省梨樹縣知事，民十一任遼陽縣知事，民十四任哈爾濱特別區市政管理局長，哈爾濱特別市自治會參議長，民十五兼哈爾濱市長，民十八充任東北水道局局長，民二十一任青島市社會局局長，助沈鴻烈市長建設青市社會，頗具政績。最近因青市工潮事件，與公安局長王時澤同去職。

編輯後記

本週日本發生了重大閣潮。代表政黨利益的議會與爲軍方所左右的廣田內閣間，互相衝突。我們從這個大裂痕的底層，更可見日本的政治，充滿了危機，其結果足以影響全世界。本期特由鑄成先生撰述專篇，詳敘閣潮的經過，幷譯載日本輿論界權威馬場恒吾氏論日本政局的一文，藉以闡明此次閣潮的意義。

× × × × ×

東北事變發生，迄今業逾五載。關於東北的近情，是國人所深切注意的，「東北現狀綜合觀」一文中所包括的三篇文字，很具有參考價值。

× × × × ×

大公報駐西安特派員李天織先生所寫「西安一月見聞錄」敘述事變的因果，頗足助吾人了解陝局的真相，這是一篇有保存價值的文字。

× × × × ×

「浮生六記佚稿辨僞」一文，列舉例証，闡明佚稿係出於僞託，於此可窺見作者甄別的識力，此文頗饒興趣。

編者

原文献残缺